集量論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།

作者／陳那菩薩
譯者／法尊法師
中藏對照與編校／班智達翻譯小組
略解／法尊法師

大力推薦
快來閱讀！

特別企畫

- 全新中藏對照版，並附有解釋
- 進入因明學不可或缺的一本書

班智達

PREFACE
序

因明在漢地弘傳的好開端

佛子

今年，到印度菩提迦耶時，遇到一位師姊，我跟她提起，年底，在南印度扎什倫布寺，尊者將講授《集量論》，由我擔任中文翻譯，需要準備法本，但我查找坊間的中文版《集量論》，發現大約三十年前，曾出過簡體字版，但直到現在都未有繁體字的版本。因此，我說，若能做出和印製一個版本，供大家使用，這會有多麼的好。

師姊聽了，覺得這個計畫能利益許多人，非常好，因而很願意幫忙請功德主來促成此事。這是本書之所以可以順利完成的緣起。

然而，功德主與師姊，兩位皆不願具名，只想默默地盡一己之力，圓滿達成這個任務就好。

在有了資金之後，即著手開始本書的製作：首先，將簡體版轉成繁體並校定。另外，打字好藏文的部分，比對中國的《丹珠爾》對勘本（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二

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）、美國出版的《丹珠爾》（Dharma Publishing，二〇一三年）和《古印度因明學選編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二次印刷）。最後，再做中藏對照的編校。

其次，藏文原書所無，為方便讀者清楚了解、辨別，或為完整表述中文文義、段落、科判，必須增加一些文字。同時，也將法尊法師的解釋，以符合現代讀者閱讀的習慣分段。以上這些，都花了相當多的時間。

在此，由衷感謝功德主和師姊，在印度幫忙比對藏文的格桑法師，滇金雀垷法師的中藏對照，以及以蔡昭蓉師姊為主的十多位班智達翻譯小組成員等的努力，共同完成此部書。

由於因明部分，漢地相較藏地而言較為缺乏，希望本書出版後，作一個好的開端，讓大家更重視因明；再加上，年底，經由尊者講述，能夠更加發揚光大，流傳下去。

也希望尊者法體安康，長久住世，正法常住；閱讀本書者證得佛果；一切眾生早日脫離苦海，成就無上菩提。

科判

卷一／現量品 ……015

- 現量品有二 ……017
  - 一、立自宗 ……017
  - 二、破異執 ……017
- 立自宗有二 ……017
  - 一、總說二量 ……017
  - 二、別說現量 ……017
- 總說二量有二 ……017
  - 一、正說 ……017
  - 二、釋難 ……018
- 別說現量有三 ……018
  - 一、說真現量 ……018
  - 二、說似現量 ……022
  - 三、說量果 ……023
- 說真現量有二 ……018
  - 一、說現量相 ……019
  - 二、說現量差別 ……019
- 說現量差別有二 ……019
  - 一、說根現量 ……019
  - 二、說餘現量 ……021
- 破異執有五 ……026
  - 一、破《論軌》所說現量 ……027
  - 二、破正理派所說現量 ……030
  - 三、破勝論所說現量 ……035
  - 四、破數論所說現量 ……041
  - 五、破觀行派所說現量 ……049

卷二／自義比量品 ……057

- 自義比量有二 ……059
  - 一、立自宗 ……059
  - 二、破異執 ……059
- 立自宗有二 ……059
  - 一、總說比量 ……059
  - 二、別說自義比量 ……059

- **別說自義比量有二** ……… 059
  - 一、說比量義 ……… 059
  - 二、辨比量支 ……… 059
- **辨比量支有二** ……… 064
  - 一、能比支 ……… 064
  - 二、所比支 ……… 064
- **能比支有二** ……… 064
  - 一、說三相正因 ……… 064
  - 二、說缺相似因 ……… 065
- **所比支有二** ……… 066
  - 一、正說 ……… 066
  - 二、釋疑 ……… 066
- **釋疑有二** ……… 069
  - 一、釋能比、所比疑 ……… 069
  - 二、釋和合繫屬疑 ……… 069
- **釋能比、所比疑有二** ……… 069
  - 一、分釋 ……… 069
  - 二、攝頌 ……… 072
- **釋和合繫屬疑有二** ……… 073
  - 一、析疑 ……… 073
  - 二、攝頌 ……… 076
- **破異執有五** ……… 077
  - 一、破《論軌》所說 ……… 077
  - 二、破正理派執 ……… 078
  - 三、破勝論派 ……… 082
  - 四、破數論派所說 ……… 088
  - 五、破觀行派所說 ……… 098

卷三／他義比量品 ……… 103

- **他義比量品有二** ……… 105
  - 一、正說 ……… 105
  - 二、分別 ……… 105
- **分別有二** ……… 105
  - 一、辨所立 ……… 105
  - 二、辨能立 ……… 105
- **辨所立有二** ……… 105
  - 一、敘自宗 ……… 105
  - 二、破異執 ……… 107
- **破異執有三** ……… 107
  - 一、破正理派 ……… 107
  - 二、破《論軌》 ……… 109
  - 三、重破正理派 ……… 109
- **辨能立有二** ……… 111
  - 一、明宗法 ……… 111

二、正明因 111

- **明宗法有二** 111

一、正明宗法 111

二、釋伏難 115

- **正明因有二** 118

一、立自宗 118

二、破異執 118

- **破異執有二** 131

一、破所說因 131

二、破所說似因 131

- **破所說因有四** 131

一、破《論軌》 131

二、破正理派 135

三、破勝論派 139

四、破數論派 141

- **破所說似因有三** 148

一、破《論軌》 148

二、破正理派 149

三、破勝論派 152

卷四／觀喻似喻品 155

- **觀喻似喻品有二** 157

一、敘自宗 157

二、破異執 157

- **敘自宗有二** 157

一、說喻 157

二、說似喻 166

- **破異執有三** 167

一、破《論軌》 167

二、破正理派 170

三、破勝論派 174

卷五／觀遣他品 177

卷六／觀反斷品 221

科判圖

- 卷一 現量品 015
  - 立自宗 017
    - 總說二量 017
      - 正說 017
      - 釋難 018
    - 別說現量 018
      - 說真現量 018
        - 說現量相 019
        - 說現量差別 019
          - 說根現量 019
          - 說餘現量 021
      - 說似現量 022
      - 說量果 023
  - 破異執 026
    - 破《論軌》所說現量 027
    - 破正理派所說現量 030
    - 破勝論所說現量 035
    - 破數論所說現量 041
    - 破觀行派所說現量 049

卷二 自義比量品 057

- 立自宗 059
  - 總說比量 059
  - 別說自義比量 059
    - 說比量義 059
    - 辨比量支 064
      - 能比支 064
        - 說三相正因 064
        - 說缺相似因 065
      - 所比支 066
        - 正說 066
        - 釋疑 069
          - 釋能比、所比疑 069
            - 分釋 069
            - 攝頌 072
          - 釋和合繫屬疑 073
            - 析疑 073
            - 攝頌 076
- 破異執 077
  - 破《論軌》所說 077
  - 破正理派執 078
  - 破勝論派 082
  - 破數論派所說 088
  - 破觀行派所說 098

- 卷三 他義比量品 103
  - 正說 105
  - 分別 105
    - 辨所立 105
      - 敘自宗 105
      - 破異執 107
        - 破正理派 107
        - 破《論軌》 109
        - 重破正理派 109
    - 辨能立 111
      - 明宗法 111
        - 正明宗法 111
        - 釋伏難 115
      - 正明因 118
        - 立自宗 118
        - 破異執 131
          - 破所說因 131
            - 破《論軌》 131
            - 破正理派 135
            - 破勝論派 139
            - 破數論派 141
          - 破所說似因 148
            - 破《論軌》 148
            - 破正理派 149
            - 破勝論派 152

- 卷四 觀喻似喻品 155
  - 敘自宗 157
    - 說喻 157
    - 說似喻 166
  - 破異執 167
    - 破《論軌》 167
    - 破正理派 170
    - 破勝論派 174

目錄

序　因明在漢地弘傳的好開端　佛子 003
科判 005
科判圖 008
卷一　現量品 015
卷二　自義比量品 057
卷三　他義比量品 103
卷四　觀喻似喻品 155
卷五　觀遣他品 177
卷六　觀反斷品 221
註釋 246

論前義、解論題、釋造者、譯時禮等略而不說。

論正義中，先禮讚已，誓造此論。

ཚད་མར་གྱུར་པ་འགྲོ་ལ་ཕན་བཞེད་པ། །

1. 敬禮定量欲利生[1]

སྟོན་པ་བདེ་གཤེགས་སྐྱོབ་ལ་ཕྱག་འཚལ་ནས། །

大師善逝救護者

ཚད་མ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ཕྱིར་རང་གི་གཞུང་ཀུན་ལས། །

為成量故從自論

བཏུས་ཏེ་སྣ་ཚོགས་འཐོར་རྣམས་འདིར་གཅིག་བྱ། །

集諸散說匯為一

為起敬重心故，由因果功德圓滿門中禮讚成為定量之如來世尊。因功德圓滿者，謂發慈悲菩提心等意樂圓滿，與宣說正法等加行圓滿。果功德圓滿者，謂自利功德圓滿與利他功德圓滿。自利德滿，即成就善逝。

具三種義：一、極善殊妙義，如士夫相貌端嚴；二、永不退轉義，如疾疫永除；三、無餘圓滿義，如寶瓶充滿。

此三如次勝出外道離欲，及有學、無學新證自利功德。利他功德圓滿者，即以度生義救護眾生，隨種種機，說法化導，令離生死，究竟涅槃。敬禮具足如是功德之佛世尊已，為欲成立諸正量故，陳那菩薩從自所著《理門論》等諸部論中，集諸散說匯於一處，造此《集量論》。

次廣說論義分六品。

卷一

現量品

先說現量品。其中先立自宗，次破異執。初又分二：先總說二量，次別說現量。初又分二：（一）正說，（二）釋難。

（一）正說

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དང་ན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 །
2. 現與比是量

ཚད་མའོ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གཉིས་གཞལ་བྱ། །
二相是所量

為顯自量具功德故，及為破他妄計量故。了解所量，依能量故。此中多諸邪執，故當說量。量唯二種，謂現、比二量。聖教量與譬喻量等皆假名量，非真實量。何故量唯二種耶？

曰：由所量唯有二相，謂自相與共相。緣自相之有境心即現量，現量以自相為所現境故。緣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，比量以共相為所現境故。除自相共相外，更無餘相為所量故。

（二）釋難

དེ་ལ་རབ་སྦྱོར་ཕྱིར་ཚད་མ། ། 於彼結合故	གཞན་ནི་ཡོད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ནོ། ། 餘量則非有
ཡང་ཡང་ཤེས་པའང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 ། 3. 亦非數數知	ཐུ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་དྲན་སོགས་བཞིན། ། 無窮如念等

如緣色等謂是無常。或數數緣，此是何等？曰：雖有此執，仍是緣彼所量，故非餘量。緣自相者即屬現量，以正理推知色無常者即屬比量。若由意識結合、未得定解者即屬非量，俱非現、比。又數數了知亦非餘量。雖於一義可數了知，若皆是量，則成無窮。如無新知則不是量。如以後憶念貪欲、瞋恨等於先所知義皆非是量。

二、別說現量有三：（一）說真現量，（二）說似現量，（三）說量果。初中有二：（1）說現量相，（2）說現量差別。

⑴說現量相

མིང་དང་རིགས་❷སོགས་སུ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འི། །	རྟོག་པ་དང་བྲལ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སོ། །
現量離分別	名種等合者

此總說若識離諸分別，是為現量。現量雖皆是離分別，但有無分別心非現量者，如由膜翳見二月之眼識，是無分別之似現量。所離分別為指何等？

曰：謂離名種等結合之分別。如隨欲聲，安立名稱，如天授、祠授等，詮說於義。

諸種類聲，如說牛、羊等，詮說種類義。諸功德聲，如說青、白等，詮功德義。諸作用聲，如說供施等，詮作用義。諸實物聲，如說有杖、有角等，詮有實義。

總之，緣此等聲所起之心皆屬分別，皆非現量。要離彼等分別，乃是現量。此中並不說從何境生也。

⑵說現量差別分二：甲、說根現量，乙、說餘現量。

㈤說根現量

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མིན་པའི་རྒྱུ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དེ་ཡི་ཐ་སྙད་དབང་པོས་བྱས། །
4.是不共因故	彼名由根說

དེར་དོན་དུ་མས་བསྐྱེ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རང་དོན་སྤྱི་ཡི་སྤྱོད་ཡུལ་ཅན། །
由多義生故	自義總行境
དུ་མའི་ངོ་བོའི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ནི། །	དབང་པོ་ལས་རྟོགས་སྲ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5. 多性之有法	非根所了解
རང་རང་རིག་བྱ་ཐ་སྙད་ཀྱིས། །	བསྟན་མིན་ངོ་བོ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ཡུལ། །
自了非名顯	自體乃根境

或問：五識既從根、境二緣生，何故依根立名，名「眼識」等，而不依境立名，曰「色識」等耶？

曰：根是不共因故，彼識之名由根稱說，非隨色等境說，以色等境是與他身之識及意識所共因故。如一色境，他人眼識亦能見，自身意識亦能緣故。世間亦見由不共因設立名言，如云「鼓聲」、「麥芽」等。

以是現量是離分別。《對法》亦云：「由成就眼識了知是青，非想是青。於義想是義，非於義想是法。」或問：若一向無分別，如何五識唯緣集聚？如何說云：「是緣處自相，各是自相有境。非緣物自相。」

曰：彼識是由多物所生故（由多極微合為所緣），然說是緣自處，總為行境。非於異法作不異解。如眼識是緣色處為境，非緣一一極微為境。說此義曰：「多性之有法，非根所了解。自了非名顯，自體乃根境。」即說多種極微體性之

有法，或色、香、味、觸多塵之法，非是根識所了解之境界。各根識所了解之境相，亦非名言所能顯示宣說。根識之境，即諸處離言說分別之自相體性。餘義如《釋量論》廣辨。

㈡說餘現量

ཡིད་ཀྱང་དོན་དང་ཆགས་ལ་སོགས། ། 6. 意亦義貪等	རང་རིག་རྟོ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自證無分別
རྣལ་འབྱོར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བླ་མས་བསྟན། ། 瑜伽師所教	མ་འདྲེས་པ་ཡི་དོན་ཙམ་མཐོང་། ། 無雜見唯義
རྟོག་[3]པའང་རང་རིག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དོད། ། 7. 分別亦自證	དོན་ལ་མ་ཡིན་དེ་རྟོག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於義別故

「意亦義」，是說意識現量。謂第六意識，亦緣色等義境，以領受行相而轉，亦唯無分別，故是現量。（陳那菩薩對意現量所說甚略。法稱論師說意現量，唯是根識最後念續起、緣色等境之一念意識，乃是現量。以後再續起，則不能親緣色等，是有分別，便非現量。又亦不許：同緣一境作一行相之二心俱生。故亦無有與五識同時俱轉之五俱意識。若緣異境，作異行相，則許容有二心俱轉，不為過失。如《釋量論》廣辨。）

「貪等，自證無分別」。是說自證現量。謂貪、瞋、癡、苦、樂等心，不得根故（非根現量），是自證現量。如是「瑜伽師所教，無雜見唯義」，是說瑜伽現量。謂諸修瑜伽者，不雜師長言教分別，見唯義理，亦是現量。

「分別亦自證，非於義、別故」。順釋疑難。

或問：若貪等心之自證分是現量者，則分別心亦應是現量？

曰：實爾，分別心亦是自證現量。然非於義是現量，以於義是分別故。對於義是分別，不妨對自體是自證現量。自證現量亦不妨對境義是分別也。

（二）說似現量

འཁྲུལ་དང་ཀུན་རྫོབ་ཤེས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 迷亂世俗智	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། ། 比與比所生
དྲན་དང་མངོན་འདོད་ཅེས་བྱ་བའོ། ། 8.憶念及悕求	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རབ་རིབ་བཅས། ། 似現有膜翳

此說七種似現量。前六種是有分別，第七種是無分別。

(1)迷亂心，如見陽焰誤為水等之有分別迷亂心。

(2)世俗心，如見瓶、衣等物，認為有瓶、衣等實體之

心。瓶、衣等唯是由分別心所假立，是世間約定俗成之聲義，其實體自相並無所謂瓶、衣等名。故此等心就世俗說，是不錯誤，是正確智。但約實體觀，則屬虛妄，是分別心，是似現量。

(3)比量與(4)比量後所起心，皆分別先所領受義，皆屬分別。

(5)憶念緣過去事，(6)悕求想未來境，皆無實義，純屬分別，皆似現量。有翳膜等(7)諸根識[4]，見空華、毛輪、二月等，雖無分別，然非有體，故亦成似現量。由根識不分別執著，故仍是無分別也。

說此七種之理由，如《釋量論》中廣辨。「似現量」三字，通貫上下。

（三）說量果

བྱ་དང་བཅས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有作用證故	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ཉིད་ཡིན་འཇལ་བྱེད་ལ། ། 即果能量度
ཚད་མ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དོགས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9. 亦設立為量	བྱ་[5]བ་མེད་པའང་མ་ཡིན་ནོ། ། 亦非無作用
ཡང་ན་རང་རིག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སྟེ། ། 又自證為果	དེ་ཡི་ངོ་བོ་ལས་དོན་ངེས། ། 由彼體義定

ཡུལ་གྱི་སྣང་བ་ཉིད་དེ་འདིའི། ། 10. 境相即此量	ཚད་མ་དེ་ཡིས་འཇལ་བ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由彼能量度
སྨྲས་པ། གང་ཚེ་སྣང་བ་དེ་གཞལ་བྱ། ། 曰：若時彼現相	ཚད་མ་དང་ནི་དེའི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། ། 所量量與果
འཛིན་དང་རྣམ་རིག་དེ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11. 能取能了故	དེ་གསུམ་ཐ་དད་དུ་མ་བྱས། ། 彼三非各異
ཡུལ་ཤེས་པ་དང་དེ་ཤེས་པའི། ། 知境知彼別	དབྱེ་བས་བློ་ཡི་ཚུལ་གཉིས་ཉིད། ། 故即覺二相
དུས་ཕྱིས་དྲན་པ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སྟེ། ། 12. 亦由後時念	ཚུལ་གཉིས་དང་ནི་རང་རིག་གྲུབ། ། 成二相自證
མ་མྱོང་བར་འདི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不受無此故	ཤེས་པ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ས་ཉམས་མྱོང་ན། ། 若由餘識受
ཐུག་མེད་དེ་ལའང་དྲན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13. 無窮彼亦念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ཡུལ་གཞན་ལ་འཕོ་བ། ། 如是於餘境
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་དེ་ཡང་མཐོང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不轉見彼故	

此中所說量果，非如外道所計，離能量外別有量果，是即能量心而為量果。如以斧砍木，木斷為果。非離木外有

別斷果。

以識緣境，了境即果。解釋量果共作三說。

初說：境為所量，能量度境之心為能量，心了證境之作用即為量果。即量果之心，帶境相而生，具了證境之作用，即許為能量，亦非無作用。喻如果隨因生，說持因形，如兒貌似父。（「亦非無作用」句，有本作「亦非無差別」，則作能量與量果，亦非全無差別而解也。）

第二說：以自證為量果，心之相分為所量，見分為能量。境不離心，即由心自體決定境義。若時心具義境，爾時隨順彼心之自證即能了知樂不樂義。若時唯以外義為所量，爾時現境相心即為能量。爾時彼心雖是自證，然以此自體義之現相，說為能量（此說若以外境為所量時，其能現境相之心，體雖是自證、量果，然約能量度，亦是能量。）「由彼能量度」句，釋中作「由彼義量度」。此說由黑白等種種義相於心中現，即帶境相量度境義。如是此現相，既可說是所量，亦可說是能量。其自證分從二相生，謂自相與境相。境相為所量，自相為能量，自證為量果。

第三說：以行相為所量，能取相為能量，能了知為量果。此三一體，非有別異。約義不同，安立為三。

或問：如何知識有二相？

曰：由有了知境與了彼能知心。由此差別知覺有二

相。境謂色等及由何了彼之識，此即義相與自相。了知境者，即隨順境相之識，是現義相。了知自識，即現自相。

若不爾者（不許識自知，即不許自證分），說即色等自知或成為自體者，則與知境全無差別。若謂由後時生識知者，則過去久遠之境，應不現起，彼非境故。是故識有二相，理善成立。

又由後時能生憶念，亦即證成識有二相。如於曾受之境後時能憶，如是心亦後時能憶，則知先亦曾受，若未曾受則不能憶，故亦證成識有二相。由後時生念亦即證成心有自證。若無自證曾自領受，則必不生後時念故，如憶色等之念。若謂如色等由他識領受，如是心識亦由餘識領受者。

曰：此不應理，若由餘識領受者，則成無窮。言無窮者，謂餘識後應由餘識領受，則成無窮。（若由同時餘識或後時餘識領受，皆成無窮。餘識復應不緣餘境。如《釋量論》廣說。）

「彼亦念」。謂若由餘識領受彼識者，於彼亦須見後時憶念故。（然不憶餘識，故知不然。）若彼復由餘識領受則成無窮。如是若由餘識領受，則彼餘識應不轉緣餘境，以唯緣此前識故。是故決定應許有自證識，亦即成立安住果性。當知現量是離分別。

次破異執分五：一、破《論軌》所說現量，二、破正理

派所說現量，三、破勝論所說現量，四、破數論所說現量，五、破觀行派所說現量。

一、破《論軌》所說現量（細科從略）

རྩོད་སྒྲུབ་སློབ་དཔོན་གྱི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論軌非師造	ངེས་པར་སྙིང་པོ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དགོངས། ། 14.意謂定無要
གཞན་དུ་ཆ་ཤས་སུ་གསུང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餘應說有分	དེས་ན་ཁོ་བོས་བརྟག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 故我當觀察
དོན་དེ་ལས་སྐྱེས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ཤེས། ། 此說從彼義	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ཡིན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འདིར། ། 15.生識為現量
དོན་དེ་ཞེས་པས་ཀུན་བརྗོད་ན། ། 言彼義遍說	གང་དེ་དེ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ལས་མིན། ། 然彼非唯彼
དམིགས་པའོ་ཞེ་ན་དྲན་སོགས་ཀྱི། ། 若謂所緣者	ཤེས་པའང་གཞན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16.而憶念等識　非觀待於他
ཡང་སྨྲས་པ། ཇི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་དེ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 又曰：如所現非有	དེ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དོན་དམ་དུ། ། 故於勝義中
ལྔ་པོ་བསགས་ལ་དམིག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17.五緣集聚故	དེ་ལ་ཐ་སྙད་དུ་མ་བྱས། ། 不作彼名言

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བཅད་དོ། ། 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ཚུལ་གྱིས་དབེན་པ་ཡང་། །

是中間頌 由義相遠離

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་མ་ཡིན་ཡུལ་འདིའི་ཡང་། ། སྤྱི་ཡི་ཚུལ་གྱིས་བསྟན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

非所詮此境 18.以總相宣說

དེས་ན་ཐ་སྙད་དུ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

故不作名言

初頌說《論軌》非是世親論師所造。論師意謂彼論無決定心要義，故未辨說。餘者若有心要，則應分析辨說也。（「餘應說有分」句，未見解釋。尚須研考。）由於論師對彼捨置未辨，故我陳那對彼所說現量等義略為觀察也。「此說從彼義，生識為現量」二句，牒彼論所說現量定義，謂從彼義所生之識即是現量也。以下諍[6]破。若從彼義之語，在文法中是遍說詞（聲明中詞類之一種，表普遍義）者，則任何識於任何境生者，即立彼名（即名現量），非唯從彼生，即非唯從所緣緣生識，乃名現量也。以本宗說：諸心、心所從因生故。（有本作「從四生故」，似說從四緣生。）

「若謂所緣者」，謂「從彼義」是說識定從所緣義生者，是亦不然。「而憶念等識，非觀待於他」。謂憶念、比量、悕求等識生，並不觀待有他所緣境。若定待所緣境乃生緣彼識者，則緣煙等應不生了知有火之識也。若謂緣色等，

說為義者。

試問：識生，為如所現即如是緣而生耶？抑雖現為餘相而是如其所有因而生？彼有何過？

曰：若如所現而生識者，如是彼緣集聚故，五識應成世俗有。以唯緣彼集聚故。（因五識只見集聚假相，不見彼極微實體。）

若謂現青等識，從彼義所生識是現量者。

曰：若許彼等為集聚者，雖可實爾。然計得實有行相，由現實等行相，故亦當得實及數等（即實、德、業等。）若謂彼識是如其所有因而生者，如是雖無現相應成實等之過，如是則無彼等故。（此亦不應理，識不現彼實物等相故。）如是則於彼等皆不得現量之名言，以於彼等不能各各了知故。彼等各各雖是集聚之因，然不許集聚有實體故。

以是故說：「如所現非有，故於勝義中，五緣集聚故，不作彼名言。」其第三句，釋中譯為：「心所緣五種。」信慧譯此頌為：「若非從現相，五緣集聚故。從何為勝義，彼不作名言。」總觀此頌義，是指《論軌》說從彼義生識為現量。

試問：彼義，為說如心所現耶？為如其實體耶？若如所現者，所現相非實有，是集聚相故。若指實體者，實體勝義，心不現彼相，不能說是彼現量名言也。

又所緣等應即所緣性，以勝義有故。若不爾者，則現非有之第二月等，亦應成為現青等識之因。其由義相遠離者（即無義相者），亦非所詮，以一切識若離義相，亦不能作名言也。

故此境之名言，當以共相宣說，不能以自相立名言。故五識境，即以彼共性相安立名言，名為色等，非以自性相安立名言，故說五識境不能安立名言也。

二、破正理派所說現量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རྣམས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དང་དོན་ཕྲད་པ་ལས་སྐྱེས་པའི་ཤེས་པ་ཐ་སྙད་དུ་བྱ་བ་མ་ཡིན་

諸正理派者說：「根義和合所生識，非作名言，

པ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་ཞེན་པའི་བདག་ཉིད་ནི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མོ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

無有迷亂，耽著為體，是為現量。」

此即敘計。謂正理派計現量有數種差別：一是根境和合所生識，二不能作名言，三無迷亂，四耽著為體性。

དེ་ཡང་རིགས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 ། དབང་དོན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བློ་ལ་ནི། །

彼亦不應理 從根所生覺

ཐ་སྙད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སྲ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བར་དང་བཅས་པ་འཛིན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

19.非有名言等 應不緣有間

ཤེས་པ་ལྷག་པའང་ཐོབ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識不得增上	དབང་པོ་རྟེན་ལས་ཕྱིར་མི་འགྲོ། ། 根不離所依
ཡུལ་ལ་འཛིན་པར་ནུ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20.非能緣於境	བདེ་སོགས་གཞལ་བྱ་མིན་པའམ། ། 樂等非所量
དབང་པོ་གཞན་ཡོད་ཡིད་དབང་པོ། ། 或應有餘根　若謂有意根	བཀ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ཐོབ་ཅེ་ན། ། 21.無遮故得者
དབང་པོ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་སྒྲ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། ། 餘根聲無義	ངེས་པའི་དོན་ལ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མེད། ། 定義則無果
ཤེས་པ་ཡི་ཡང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ལས། ། 應說離識相	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ར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22.以餘義為果
ཁྱད་པར་ལ་མིན་ཐ་ད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差別異故	དེ་ལ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་གཉིས་ཞེ་ན། ། 彼非有二者
མ་ཡིན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་ལའང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非所別亦爾	མ་རྟོགས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ཀུན་ལ་མིན། ། 23.不知等非遍

ལྡོ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མིན། །

無返故非果

「彼亦不應理」，此即總非，以諸差別皆非理故。

「從根所生覺，非有名言等」。此下逐計而破。設立名

言之境者是由比量心，其諸根覺絕無名言之境，不須簡濫。由諸根覺不能作名言，故不應作彼簡別詞也。

根覺亦無迷亂之差別，迷亂唯在意識，以彼是迷亂之有境故。

耽著是決定。以於具足總等之香等都不分別、無所見，故亦非有。（即根識無決定耽著。）若謂是說如實智之回轉界限者，其簡別詞亦不應理。以不迷亂故，亦說明一切識唯取自境義故。彼所說之分別，亦可各別宣說。

又所言「耽著為體性」。耽著是果，根識中非有，如其義等了知之識，即親果故。若謂非作名言等言，是為顯彼識自體性故者。曰：不然。是說現量之相故。彼由「根義和合」即成立故。若是為顯彼識自體性故者，亦應宣說：非德、實所造，非虛空等所知境性故，太為過失。

「應不緣有間，識不得增上」。此破根義和合生識為現量。若計根義一切相合生識為現量者，如於山等境，應根、境無間，然現見是有間而取。緣根增上，即緣超過根量之境，亦不應理。若謂趣外境故，則為應理。根離所依，趣於外境，故緣有間及增上境，亦皆應理者。

曰：彼亦非理。「根不離所依」。謂根即住於所依之境，故根能取有間之境義。（眼不離身，能見遠山等。）假使根能趣外境，然亦「非能緣於境」。若餘者（若能緣境），

則所依有障礙，亦應能取境也。是故眼、耳二根，唯依內所依身住，非離身外，而取有間及增上之境也。

「樂等非所量」。（原文「或非所量」，因字所限，移於下句。）此說：若根義相合所生識，乃是現量。能量之所取方是所量，是則取自身之樂等，等取苦、欲、瞋、勤勇等之心，則非是量，由不待因等既非比量，又非根義和合所生，亦非現量。能取之心既非是量，所取之樂等亦應非所量。成大過失，或字顯樂等既非現、比二量之所量，或應有餘量，亦成過失。

「或應有餘根」，此說取樂等之心，既非根義合生，則所取樂等應非所量，或應有餘根與境義合而生識取樂等。然此非有，若為成立與餘根和合所生識為現量故。

「若謂有意根，無遮故得者」。說有意根，以無所遮故，得有意根者。破曰：「餘根聲無義。」若因為無所遮故，便能成立有意根者，則說耳等餘根之聲，應全無義，即由無遮而成立故，何須更說餘根也？

「定義則無果，應說離識相，以餘義為果」。此破現量以耽著為體。前已說耽著是決定義，是量果。若現量本身即決定義，則無量果也。意謂若以決定為性之識為能量，則無能量已生之後，了解增上義之量果也。（量果所解較能量更進一層。能量只是緣境，量果則於境決定。）若謂取能別總

等之識是能量，取所別之實等之識是量果者。

破曰：「非差別，異故。」謂能量與量果，非於差別境而分，以差別境各異故。於別境為能量，於別境為量果，不應道理。如砍擔木樹，而拔羅沙樹斷。未見此事。若謂：由是所別識之因故，亦是彼境者。此亦不然。太過失故。若如是者，一切作者應皆成一，以是所別智之因，便成彼之作者故。是故若法於彼有業用，即說此法為彼果應理。

「彼非有」謂於彼中，非有增上了解之果，亦無緣能別之量。

「二者」謂若計即能別之智，是能量與所量二者。如自了知我時，既是所量亦是能取者。

破曰：「非，所別亦爾。」若如是者，則所別之智亦應成能量、所量之二也。若謂能知與所知雖是異義，然能量與所量可是一體，如自了知我之智。曰：彼亦應成二者也。若謂能別之智，與我相同者。非爾，二者皆應配合也。

「不知等非遍，無返故非果」。如是了解所知。若謂從不知、猶豫、邪解中返，即是果者，亦不應理。非遍於一切皆不知等。遍於一切決定起不知、猶豫、邪解之境非有故。於一類事稍一思惟，亦能生知故。假使有不知等，亦非返故為果。若說無不知等為返者，彼非是有，則非是果。不觀察彼為所量故。如是且說正理派之現量，不應正理。

三、破勝論所說現量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ི་བདག་དང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དང་
諸勝論者說：「由我、根、

ཡིད་དང་དོན་དུ་ བྲད་པ་ལས་གང་གྲུབ་པ་དེ་གཞན་ཡིན་ནོ་ཞེས་སོ། །
意、義，和合所成，彼是餘法。」

此是敘計。勝論派經說：「且唯由繫屬所成，彼於實為現量。」又說：「由我、根、義和合所成，彼是餘法。」

有者計離量義為他，是不共因故。計根義和合為量。

有餘者說：以最勝故，我意和合為量。若如是者，與說：「猶豫與抉擇智所成者，是現量與有因智。」則成相違。

由四法和合所生之智，與由抉擇所生者不同。以抉擇者是以觀察為先行故。現量者是唯見境故。言唯見境者，謂四法和合所生。彼中何有觀察？說根義和合為量者，全無增上所說，即如說根義和合為能量者。欲知此為何義時，應取一切義。以與一切體性相合故。其說我意相合者，於各異境，亦應於別境為量，於別境為果。無有此事，如前已說。

復次：

སྤྱི་དང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པ་དང་།

「觀待總、別，

རྫས་དང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དང་ལས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པ་ནི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མོ་ཞེས་སྨྲ་བར་མི་བྱ་སྟེ།

與觀待實、德、業，是為現量。不應如是說。」何以故？

ཡུལ་ལ་ལྟ་བའི་དོན་ཅན་ཕྱིར། ཁྱད་པར་རྣམས་དང་སྦྱར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

有見境義故 不合諸差別

གཅིག་མིན་གཟུགས་སོགས་ཀྱང་གཅིག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24. 非一色亦一

མཐོང་ན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ལས་དེ་མིན། ། དབང་གཞན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

若見彼非根 餘根無義故

རང་ཡུལ་ཐ་དད་ཀྱང་འཛིན་ནུས། །[7] དབང་པོ་ཀུན་གྱིས་འཛིན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異境亦能取 25. 一切根應取

རྫས་སོགས་ལ་མིན་དེ་ལྟ་ན། ། 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་སྤྱོད་ཡུལ་མིན། །

非實等若爾 無故非餘境

ཡུལ་མཚུངས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དོད་ཅེ་ན། ། 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ཡང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若許境同者 26. 非樂亦應成

མ་ངེས་དེ་ནི་གཞན་དུ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 ཐམས་ཅད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
不定說為餘 非說皆所立

དབང་པོ་ཐ་དད་མེད་ཀྱང་བློ། ། ཐ་དད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ཐ་དད་ཀ། །

根雖無有異 27.覺異故亦異

གཞན་དུ་ཐ་དད་མེད་གང་ལས། །

餘由何無異

以根義和合所生者，「有見境義故，不合諸差別」。以諸根覺，唯能取自義故，與諸差別同時和合，不應道理。其謂此是此之總，與實等繫屬，必先取二義，乃如是觀察。彼復是念等故。此唯由意覺作是差別，方為應理。餘則執香甘美，亦應是現量。此亦非理，以能別與所別，是異根之境故。（香是鼻根境，甘是舌根境。）

若謂：是一實法，多根所取者。破曰：「非一。」如是則非是一。如色等，應成多法。

何處見色等多根所取而是一性？若雖是多根所取而計為不異者，破曰：「色等一。」色等，如實，亦應成一。「若見」。若外救曰：諸根雖異，然唯見實境，唯由不異之識而見，如有性與德性。故色等不成一性與多性。破曰：「彼非根。」若如是不異識而見者，然彼非由根。

彼非由根門，能知餘根之境。何以故？曰：「餘根無義故。」若計餘根能取餘根境者（如眼根能取耳根境者），則於色等施設多根應成無義。

若謂色等有異故，一根不能取者，此亦非理。「異境亦能取，一切根應取」。謂自境雖異，根亦能取，對於自境，青等各異，與數等各異，亦皆能取。汝自亦許根能取異境故。

若謂：取數等各異者，非取餘根之境。餘根之境，如異色之觸境，眼如何取？若眼取觸實者，則餘根之境亦是眼之自境，是汝所許故。雖是各異，猶如青等，眼亦應取觸等故。異性是多根所取之原因，以是不取餘根之境。若境不異，亦為多根取者，則色等各別境，亦皆應為一切根所取，如彼實等。如是色等亦應非一根所取也。若謂無彼等過，以彼色等各自差別決定。由無彼故，根覺於青等不錯亂。

問：彼等之決定為何？若謂：何處無色性，彼便非眼之所取。如是觸等亦各自境決定。若如是者，眼亦於所觸聚轉。

「非實等」，謂許實與數等及諸業等，無有色性及觸性故。故眼與觸，不取彼等。若謂：如是何處有色性，彼即是眼所取。如是所觸等亦如是決定而有差別。如是無色等故，實等亦無決定。

破曰：如是則與經相違。經說：「由彼無故，不錯亂。」是說由其色等於聲等無，故不錯亂。非說由色等有也。彼等與理亦不符，以餘根於無等觀察取者而非所取。彼所取空，

如何而合色性等？（此段文，餘本作「不取者以無故。餘根不取者是無所取。如何是由色等作？」）此是釋「若爾，無故」文義。若謂：無因故不取者，是故不應結合，色等自境決定也。（「無故，非餘境」句，似說實、德、業等，無色性、觸性等故，非眼等餘根之行境。注釋中不詳，待考。）

外問：如何見取實等不異耶？

曰：「是餘境。」（據此句看，頌中「非餘境」似誤。）謂眼離所觸外而緣異境。有與餘同時行於總境執為不異之念智生，非取色等。無彼覺故。（此文似是說：取實等為不異者，是同時所生之念智，亦即意識，非是緣色等之根識，以根識是取各異境故。）

如是無差別故，諸根皆各緣自境。其遮餘義，於境生不異之覺者，一切皆是意識，故於有性及德性所生識非是現量，無表現故。起增上慢以為現量所取者，是惡分別所執耳。

「若許境同者」。此牒外救。謂能別、所別，同是根境。其不取者，以無彼覺故。破曰：若如是者，「非樂亦應成」。若二者同是根所取境者，則實、德、業等，是有實故，應如有性，實亦應是具一切根（為一切根所取）。如是，由有一實故，實非有性。

然由是一切根故，應成有性。（此皆非勝論派所樂許

者。）若謂入實之有說為有彼一實者。破曰：不爾，無差異故。與有無異，於一切皆有，則實等非所遮。如云：「於業、德有故，有非業非德。」若謂入於實者，即實是一。若入餘者，則實非一。如是則實應成異。若時眼現量取謂不熱，爾時所觸亦應成眼之所取。故不應說：如有性、德性，雖是異根所取性，而實不異也。

若謂：如是由是異根所取故，應是餘性者。破曰：「不定。」一根所取，亦見實、德、業各異，及青等各異。根雖無異，而取青等各異故。若無彼法，此法亦生，則彼法非此法之因，故各異根，非餘法因者。曰：「說為餘。」言是異根所取故，說為多性，則由是一根所取故，由何定為非一？非唯由是異根所取，說為多性。然非唯由是多性故說為不定。

此說：「根雖無有異，非說皆所立。」非由一切根異，說為多性。是說彼根異，唯是多故。覺異亦是餘因，無所遮故。

「覺異故亦異，餘由何無異。」除根異，覺亦異，不能說餘。根異覺異者，無時可說一性。說於彼之德等生現量智，應知亦遣。彼等由與自所依繫屬門，說四等和合。如是，非由一切和合生識，如觀正理派時已說。故勝論派之現量極難成立。

（此段文，信慧譯為：「此言根雖無有異，非說皆所立。非說一切多皆由根異。然是說若根異彼即是多。覺異亦是多性之因，都無所遮。復次：根雖無有異，覺異故亦異。餘由何無異。若根雖無異，由覺各異，亦說為種種。則根異覺亦異者，更無處可說為一也。由此，當知亦遣於德等識，說為現量。以彼等亦是由與自所依繫屬門，說從四等和合而生。如說非從一切和合生識，如觀察正理派所說。如是勝論派之現量，亦有過失。」）

四、破數論所說現量

སེར་སྐྱ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ི་རྣ་བ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དུ་འདོད་དོ། །
諸劫毗羅派，許耳等轉，是為現量。

此敘外計。

數論派說：「耳、皮、眼、舌、鼻等，由意加持，能於境轉，謂於現在之聲、觸、色、味、香等如次緣取，是為現量。」破曰：

ཐུ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འམ་དབང་གཅིག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無窮或一根

གཉིས་བཟུང་གསུམ་གྱི་ཡུལ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二取非三境

ཡུལ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ཐོབ་དབྱེར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28.得一境無別

དེ་ལས་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འཛིན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འཛིན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彼非取自性 不取義差別

འཛིན་ན་འདང་ཡིད་བཞིན་རྣམ་རྟོག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若取則如意 29.亦應成分別

གནས་སྐབས་དེ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སྙིང་སྟོབས་སོགས། །

應成彼分位 非是薩埵等

མ་ཡིན་གཞན་མ་ཡི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ཞེ་ན་འབྲས་མིན་པའམ། །

非是他性故 30.非他應非果

གཞན་ཉིད་མིན་ན་གཟུང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

或若非他性 則應非所取

སྣ་ཚོགས་རྣམ་འགྱུར་དོན་མཚུངས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དུ་མར་འཛ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གྲངས་ཅན་གྱི། །

種種諸變異 31.其義應相同 取多故數論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ཁ་ཅིག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དོ། ། རེ་རེའི་ངོ་བོར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ནི། །

有別派不許 一切各各性

གཙོ་བོ་རྡུལ་ཕྲན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ཡོད། ། རབ་ཏུ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འ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ལས། །

32.別有最勝塵 由結合差別

འབྲས་བུའི་ངོ་བོར་མཚོན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表示果體性	རྡུལ་ཕྲན་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གསུམ་ཉིད་ན། ། 三微塵自性
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གཅིག་པར་གང་གིས་རྟོགས། ། 33.由何證一果	རིགས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པར་སྦྱར་ན་ཡང་། ། 若異類和合
ཡོངས་སུ་འགྱུར་བར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དོ། ། 亦不許轉變	ངོ་བོ་གཉིས་ཉིད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ན། ། 若不許二性
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ངོ་བོ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ཐོབ། ། 34.果唯得一性	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མ་ལ། ། 於多義自性
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ཡུལ་ནི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ཅན། ། 根境有差別	དེ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གྲངས་ཅན་ལུགས་དོར་ཏེ། ། 故捨數論宗
རེ་རེའི་ངོ་བོ་ཉིད་མཆོག་ཡིན། ། 35.各各性為勝	ཡུལ་གཅིག་མ་ཡིན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於非一境轉
ཚད་མ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ནོ། ། 不說為能量	དྲན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མ་མྱོང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念未受故
གཉིས་ཀ་ཅིག་ཅར་འབྱུང་ཞེ་ན། ། 36.若謂二頓生	དེ་ནི་ཚད་མིན་གཞན་ལྟ་ལ། ། 彼非量觀餘
ཉམས་པའམ་ཡང་ན་དྲན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失壞或是念	དྲན་པ་ལྷག་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ཕྱིར་ན། ། 增上說念故

རྣམ་བསལ་❽དབང་གཞན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37.遣餘根無義

「無窮，或一根」。若如所說：諸根應無窮。謂彼等計，由非餘根所取境性，故於自境轉，即許為根。唯由三德增減有異，許聲等成為異類。即一聲境，亦由功德增減各異無窮盡故，應許有無量根緣取。或應成一根，若彼三德無有差異，是一種類者，如是如取異聲，亦應取觸等，故應成一根。

以一切中三德無異故，非有離三德之聲類。若謂成為聲性者，彼即非觸等，若時由薩埵等形，分位各異，如何無聲等各異？故有聲類不異相同之分位，異於觸等。於同類所取境，耳根得轉。如是於觸等亦爾。故如何有所說過失？

破曰：如是所觸亦應成眼所同境。「二取，非三境」。以形是二根所取，如山等形是眼及所觸識所見故。此即除遣說唯於自境轉，如計由形所作種類差別者，則耳等應不能取聲等，以形非三根所行境故。由形非耳、鼻、舌諸根所取，則現見聲、香、味等應皆非現量。

「得一境，無別」。又應於一境，得多種形。以一根之境有差別者，彼之差別種類有眾多故，當見一境，有多種形。又由形狀相同無差別故，則用金等所作諸勺、諸莊嚴

具，應無差異。由形相同故，金、聲、實等亦皆應相同。如是亦應不各於自境轉。

又諸根轉，為唯取自種類？抑取樂等所差別之種類耶？若唯取自種類者，破曰：「彼非取自性」。彼唯取形故，應不能決定聲等之樂等自性。是唯取形故，「不取義差別」。應不能取義境之差別，以僅緣形之少許現相，不緣義境之自體故。亦當不取聲等之差別也。如是亦應緣琵琶聲與鼓聲等之差別，以彼無別形故。

「若取，則如意，亦應成分別」。若云取義者，亦應如意，是有分別。若以自義有差別者，若取彼差別，則如意轉，於自境界成有分別。若謂是取由樂等所差別之形者，破曰：「應成彼分位，非是薩埵等。」即使如是，亦如彼分位之意轉即是分別。

試問：於樂等為各別取？抑總取耶？且非各別取。以取自境等之根轉，是於聲等所取，非於薩埵等。（三德自性。）「非是他性故」。薩埵等與聲等，非各別自性，故彼等非耳等轉之所取也。若謂「非他」，謂薩埵等非離聲等而是他性，故彼亦是所取者。

破曰：「應非果。」若薩埵等非離聲等是他性者，則不異身（即一身）之聲等應非是果，薩埵等亦應非聲等之因。其說薩埵為聲自性之建立等，亦成相違。又薩埵等互無差

異，而與聲等成一性者，是無異之自性。是則妨害計為因果。是「或」聲之義。

復次，「若非他性，則應非所取」。又若樂等非離聲等是他性者，如是則不成為各別所取。微塵亦應非是所取。五微量等亦爾。凡非餘義之根境，彼一切皆應非根境。其取為果性等者，皆應成為總有境故。（以總為境也。）如是且不各別取。

若謂總取者，破曰：「種種諸變異，其義應相同。」如是則應一切根轉，以種種相故。若於種種相之所取，取不異相者，不應道理。以由彼力決斷所取故。現見於聲等取不異相。樂等境性亦應相同。諸根之境性亦應相同。諸根應不於自境轉，以於餘境有樂等種類別故。（以於餘境、樂等，種類異故。）如是亦應成為一根也。若謂不爾，應說各取形狀、所作、差別者，彼說亦非理。

以「取多故」。即色一類由形異門亦能取多種，不見隨一形而取也。若由異形許為異類者，則根應成無窮也。有數論別派不許此義。

古劫毗羅派有說：觸等之三相，非不異聲之三相，故樂等有異，而說諸根各取自境。各於自境轉之諸根，自境差別，種類不異，故諸根不成無窮。

破曰：若由種類各異，樂等境根各具功能，勝出古師

者，吾當更有所說。「一切各各性，別有最勝塵」。若由樂、苦、癡、聲、觸、所作等各異種類，應說：一切皆有各異最勝之微塵。（即自性三德之異名。）「由和合差別，表示果體性」。彼只是由於和合之差別，不超出自種類，成立為果性，而為諸根之境也。

「三微塵自性，由何證一果」。於聲謂是聲，彼離樂等不異之覺，於眾多義謂是不異，不應正理。何以故？「若異類和合，亦不許轉變」。由三和合而成一果，亦定非有。諸數論者，種類異故，有一聲說，非有一事。（非成一性。）

若謂隨說三種自性之聲，及說樂等，其欲知自性，即成根境者。

破曰：「若不許二性，果唯得一性。」若謂耳聞聲等覺，不待樂等，有別於餘而於此轉者，則彼唯應成一自性。何以故？「於多義自性，根境有差別」。謂於聲等義之多種自性中，覺於何自性轉，彼即根義。唯彼是根境。彼復唯是一種。觸等亦相同。是故非理。

「故捨數論宗，各各性為勝」。（釋中作「故於各各事，校數論為勝」。）謂計唯從一種類差別之自性為因，而生果，較古數論見，實為殊勝。如是若說不生異類果，則為端嚴。非三自性唯從一生也。（似是說，非從三自性而生一果。）

若計唯取現在聲而根轉，是為現量。如是，則境非一。「於非一境轉，不說為能量」。一切所量則非是境，故遣其能量。（應無緣一切境之能量。）非說彼轉為能量。於正領受根轉之意根，由無因等，不說為能量，故成失壞。其正領受根轉者，不應攝入餘量之中。若謂無彼過失，彼轉之領受是憶念，猶如欲等。如云：念是現量轉之差別。是故根識是於外義之現量。此與根轉是無間隔，故是憶念。（此說領受根轉者是念。）

破曰：「非念，未受故。」無間隔之意，不應是能取根轉之念。以先未領受故。（必先領受而後方憶念。）「若謂二頓生」者，「彼非量」則將根識與領受彼之意，二俱遣除。如是則境之因由，有境亦應有也。（心境俱成所緣也。）爾時領受量根之意，未說為量。則爾時之轉者亦未說為量。故俱失壞。

若許自證等則無過失。憶念如盲人步行。若有彼者，乃說此念，是現量之差別。如是亦若取無間隔之根境者，亦非是念，以意未領受故。以先未有意領受外境義。

「觀餘或失壞，或是念」。（釋中作「念或壞，是念亦觀餘」。）唯領受根轉故，或未領受，或念失壞。言或聲者，是觀察義。如何失壞？若計與於外義根轉同時生之意領受者，破曰：如云由一境義，引生二根之功能，不能觀察。故

當失壞。若謂無彼過失，為顯念意常時取故，遮唯俱生者。於俱時成就，為於外義，根意同時取耶？攻擊其緣取之理。若謂同於一時生與根相應之意，前已說故。

雖然如是，「增上說念故，遣」。若為增上說念故，而破於外義與意同時者，則如云：「由根取後，意乃能取，如是意取已，乃能如根了知。」如是等說，皆被遣除。故於外義非有憶念。若謂意親於外義轉者，破曰：如是則「餘根無義」。諸餘根於外義轉，則應無義。以士夫義意能辦故。（意若能親取境，則諸根無用也。）如是不能定取境之自性，故數論之所說，非是現量也。

五、破觀行派所說現量

སྤྱོད་པ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ི་ཡོད་པ་དང་ཡང་དག་པར་སྦྱར་ནས་སྐྱེས་བུའི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བློ་སྐྱེས་པ་དེ་ནི་
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མོ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དེ་ལ།

諸觀行派說：「與有正結合所生士夫之根覺，是為現量。」

此敘外計。次破云：

ཡོད་པའི་གསལ་བྱ་མེད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	སྦྱོར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ལས་དེ་རྟོགས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有所遣為無	言合了知彼

ཡང་དག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་ངེས་པར་ནི། ། 正和合顯示	ཡོད་ཉིད་ལ་ནི་བསྟན་ཅེ་ན། ། 38.決定有性者
ཅི་སྟེ་ཟླ་བ་བསྟན་ཕྱིར་ཡིན། ། 若顯所對故	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ཅན་བརྗོད་ཀྱིས། ། 應說根差別
ཡོད་ཙམ་ལྡན་པས་མི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། ། 唯有非不知	མ་ཡིན་གང་ཞིག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39.復何所成立
ཅི་སྟེ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གང་ཞིག་ལ། ། 若根於何事	ཐིམ་དང་ཤིས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ཅེ་ན། ། 許融會吉祥
དེ་ཐིམ་པ་དེ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། ། 融會餘亦有	ཤིས་པ་མིག་སྨན་སོགས་པའང་ཡོད། ། 40.吉祥眼藥等
གྲགས་ལ་དེ་ལྟར་བརྟག་གྲང་ན། ། 共稱如是計	སྒྲ་དེ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ཡུལ་ལ་མིན། ། 根境無彼聲
ཀུན་ཏུ་དོན་དང་ཕྲད་གྲང་ན། ། 若義遍合者	གཟུགས་སྒྲ་བར་དུ་ཆོད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 41.聲色有間隔
ཆེན་པོའང་འཛིན་པར་མཐོང་བས་ན། ། 亦見取大者	བར་མ་ཆད་ལ་དེ་གནོད་བྱེད། ། 能害無間隔
བློ་ཡི་རྒྱུ་ཡི་ཚོགས་པ་དག། 捨說覺因聚	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བོར་ནས་ཚད་མ་གང་། ། 42.何者為能量

ཚད་མ་ཇི་ལྟར་དོན་ཡིན་པའམ། ། 量或即是義	བློ་ཡི་སྐྱེ་བ་ཞེས་ཅི་བསྟན། ། 何為添覺生
དོན་དང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ཡིད་སྐྱེས་བུ། ། 離義根意士	སྦྱོར་དང་འདུ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ལས་གཞན། ། 43.和合及作行
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གྱི་བློ་སྐ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། ། 餘說何者是	ཚོགས་པ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དེ་ཅི་ལྟར། ། 生現覺因聚
བ་ལང་ཉིད་སོགས་སྦྱོར་ལས་དོན། ། 由牛等結合	བ་ལང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སུ་འཇལ་བྱེད། ། 44.量義為牛等
དོན་དང་ཡང་དག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ལ། ། 與義正繫屬	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བློ་ནི་ནུས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 根覺非有能
རིག་བྱར་རང་ཉིད་བསྟན་མེད་པས། ། 所了自無示	གཟུགས་དོན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སྤྱོད་ཡུལ་ལོ། ། 45.色義根行境
དོན་མིན་ཤེས་པའང་རྣམ་ཀུན་ཏུ། ། 一切非義識	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བློ་རུ་⑨གན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皆應住現覺
ཅི་སྟེ་བློ་ཡི་སྐྱེ་བ་འདོད། ། 若許覺之生	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ར་སྨྲ་བ་ན། ། 46.說餘義為果
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ཐོབ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非能得餘義	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བློ་ཁང་འབྲས་མིན་ན། ། 現義覺是果⑩

དེ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འབྲས་མེད་པས་སོ། །
由無餘果故

བློ་ཡི་སྐྱེ་བ་གཞན་ཡིན་ན། །
47.若覺生是餘

འཕྲོ་འདུ་རང་གི་རྒྱུ་ལས་ཏེ། །
從和合自因

ཚད་མའི་འཕྲོད་པ་འདུ་བ་ལས། །
從量和合生

ཅི་སྟེ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དེ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། །
若非餘無義

སྐྱེས་བུ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ནས་བློ། །
48.由士夫變異

སྐྱེད་ན་མི་རྟག་པ་ར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生覺應無常

ཅི་སྟེ་བདག་དེ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་ན། །
若我不變者

དེ་ལ་ཚད་མ་ཞེས་མི་སྨྲ། །
彼不應為量

其中「有所遣為無，言合了知彼。正和合顯示決定有性者」。若謂為遣除無故而言有者，不應道理。以言和合，即顯示決定是有故。若言諸根和合，或者疑問，由何和合而言正和合？答云：和合所取，為顯彼義，故言有者。若如是者，「若顯所對故，應說根差別」。是說根差別。為顯諸根差別故，理應各各結合而說也（所對即根所對之境）。若謂此中亦說與意等結合，故以總聲說者（總言與有合，不言各別根境結合）。此亦非理。「唯有，非不知，復何所成立」。

謂若僅與總有結合。唯總有結合，士夫等已成立，彼

於無不轉，復何預再成立。若謂陽焰等非有，是似現量，有者與彼亦相結合（為簡別彼，故言有者）。其特殊環境及日光所炙，並大種差別，彼等是有。由彼與眼合，引生意識，漸生亂識。故為遮彼而言有者，不應道理。「若根於何事，許融會吉祥」。（釋中作「有聲許最勝，是說根端嚴」。依殊勝與端嚴解釋。）

此說諸根於何境融會，說彼為有。或由何事使根吉祥，說彼為有。破曰：「融會餘亦有，吉祥眼藥等。」謂微塵等亦能與諸根融會。非唯義境與根融會。使眼吉祥，眼藥、塗足等亦能使眼根吉祥明利。與彼等和合亦應成為現量也。

若謂無有彼過，譬如行生之聲，表示牛類。餘類雖亦有行生作用，然不名行生（如漢語呼畜生）。如是唯以義表示（殊勝）融會、（端嚴）吉祥。非以餘表示也。

破曰：「共稱如是計，根境無此聲。」行生之聲唯表示牛者，是世間共稱故如是計（約定俗成）。而以有聲表示融會與吉祥，則非世間共稱根境所有。故由有聲如是妄計不應道理。

「若義遍合者，聲色有間隔，亦見取大者，能害世間隔」。若計根境一切遍合，根乃取境者。但見於聲、色二境，能取有間隔，及大於根量者。若遍合者，則應不取彼二

境，當如香等取無間隔者。然不見是事故能違害。

「捨說覺因聚，何者為能量」。有說量果為餘義者。除覺生外不見有餘量果，故計從何生覺，彼即現量。如彼宗說，我等和合及有作行。捨彼等外無餘覺因。

是則以何安立現量名言？若謂「量或即是義」。若說唯義是現量之因聚者。如是，「何為添覺生？」只說「與有正和合士夫諸根，是為現量」即足，何為更覺生？前說「從何生覺、彼」，亦是妄計。

復次，「離義根意士，和合及作行，餘說何者是，生現覺因聚」。非由彼聚能生現量。（意似：非由彼總聚能生現量，或彼聚是能生，非即現量也。）

若計根義和合，彼亦非是。彼言現者，住於二故。正和合亦非現量，此未各別成立故。若謂：由何決定此是牛、此是馬？彼即現量者。彼亦非理。何以故？「由牛等結合，量義為牛等，與義正繫屬，根覺非有能」。唯觀牛性。即在汝宗，諸根覺中，僅依爾許，應無觀察功能（不能判定是牛非牛）。若不結合，而能決定為牛等者，不應道理。（要由結合牛等之名義，方能決定是牛等。然根覺無此功能。）是故所別、能別、所詮、能詮等，一切分別，皆是意所施設，非是根覺。何以故？「所了自無示，色義根行境」。此說根之境義雖有多事，然諸不共體性，是根顯現所得之境。以能

生現自相之識，各別了彼體性，如識自分。如是體性不能顯示所詮等，以所詮等是總境故。

若謂：總相亦是彼義（亦是現量之境），以是根境故，及是一切行相之決定故。若如是者，「一切非義識，皆應住現覺」。非義識即無實境之識，亦皆應成為現量也。

現聲於三處轉，謂量、識、境。此復量是真現（現量），餘二是假立。境是現所量故，假立名現。識由依根，與量相同故，亦假名現。若謂緣色等總相之覺，不觀待根，不異觀察而轉，非依賴於根者。若一切種義之識，知色等功德性等義之識，亦能緣餘識所行境者，則眾多根應成無義。

如前已說。故不共境之自體性，方是根之所行境。如是且說：從何生覺？彼即現量，不應正理。「若許覺之生」。聞說覺之生起，於外義為現量。此迎外疑，而答曰：「說餘義為果。非能得餘義。」所以者何？「現義覺、是果，由無餘果故。」 增上通達了解者是果。以量非離覺是他。故亦非離量，而有覺果也。

「若覺生是餘，從和合自因，從量和合生」。謂勝論派說覺是從自因和合大有等所生之果法。若計根覺是從和合生者，和合應成現覺。彼是常故，全不能生。故彼二說皆非是量。（覺生是現，與覺生是餘之二說。）

「若非餘、無義」。若計覺與生非餘者（即計生覺是一

者）。如是覺即是現，以是言生，則成無用。「由士夫變異，生覺應無常」。若計為生覺故，士夫從前分位（前無覺位）變異而轉趣所量者。是則士夫應成無常，故得非所樂。

「若我不變者，彼不應為量」。若計士夫無轉變者，則此與非量分位，無差別故，則從彼所生覺，能為定量，不應道理。如是他派所計現量，皆難成立。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གྱ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དང་པོའོ། ། ། །
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一終

卷二

自義比量品

次解自義比量品。分二：一立自宗，二破異執。初又分二：一、總說比量，二、別說自義比量。

一、總說比量

言「比量二」者，謂比量有自義比量與他義比量。下各別解釋，分為二品。

二、別說自義比量有二：（一）說比量義，（二）辨比量支。

（一）說比量義（細科從略）

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རྣམ་གཉིས་རང་དོན་ནི། ། 49.比量二自義	ཚུལ་གསུམ་རྟགས་ལས་དོན་མཐོང་བའོ། ། 三相因見義
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སྔར་བཞིན་ཡུལ་དང་ནི། ། 果如前境及	ངོ་བོ་མཚུངས་མིན་དེ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ི། ། 性不同彼二
རང་གི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བསྟན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 50.自相非所顯	གཟུང་བ་དང་ཕྱིར་དེ་ལས་གཞན། ། 所取異是餘
མཐོང་སོགས་ཉིད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བསྟན་ཏོ། ། 見等門顯示	རང་གི་ངོ་བོ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 非詮說自性

མིང་ལས་ཤེས་ཕྱིར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ཞན། ། 51.由名了知故	བསྟན་བྱ་ཡིད་ཀྱི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། ། 顯示餘行相　是二種意識
སྤྱི་མ་ཡིན་ཡང་མཐོང་བ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亦見非總故	དེ་མིན་མཚོན་བྱ་སྤྱི་ཡ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 52.非爾表總故
ཡིད་ཆེས་ཚིག་གི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ཀྱིས། ། 以信語能立	དེ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ལ་འགེགས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亦障礙所餘
ཐ་མི་དད་དུ་གྲུབ་ཅེ་ན། ། 若謂成不異	མ་ཡིན་ཐ་དད་ཀྱང་སྲི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 53.否異亦有故
ཡིད་ཆེས་ཚིག་ཀྱང་མི་སླུ་བས། ། 信語不欺誑	མཚུངས་ཕྱིར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 同故即比量

言「自義」者，謂自義比量。其定義，謂由具足三相之因，觀見所欲比度之義。因三相如下文廣說。其量果亦如前現量品所說。由所取、能取二相二種了解而明量果。

若爾二者，有何差別？曰：由「境及。性不同彼二」。現量之境，謂自相；比量之境，謂共相。前品已說。現量之自性是無分別覺，比量之自性是有分別覺。

問：何故比量分二，非現量耶？曰：此亦由所取境各異故。現量之境是自相，「自相非所顯」。故不可分為二也。若現量之境義，能施設名言，即由彼聲，應成比量。故現量

之自相境，不可以名言也。或曰：於現量之境義，亦見有比量轉。如由色比所觸也。

曰：雖有見此，然比量趣彼義，非如現量。「是餘」。是由先見為因，乃比度所觸。謂於彼色，捨離現量行相，由色之總比度觸之總。其現觸之差別，非可顯示故。是故二量之所行境，非是一也。

若謂：如於見等，說名見等故。如何說現量境，不可顯示耶？曰：此不相違。「見等門顯示，非詮說自性。」此僅由見、聞、覺、知等因由門，詮說彼義。非由自性詮說。謂於眼識所見之義，次由意識了知為青，說此是青。（此段文，信慧譯為他問：「唯於眼識所見之義，次由意識了知為青，說此是青。」即是比量亦能緣自相境之意。次答文為：雖同緣一色，但眼識現量是緣其自相，意識比量是由名了知，但緣共相，即餘行相也。）

此復「由名了知故，顯示餘行相，是二種意識」。（自了知即自義比量，宣說即他義比量。）謂先由眼識領受遮非青義（遮其非青，返詮是青）。次由意識得知是青，立青名言。故說二種意識。

前云：「自相非所顯。」故所了解之體性即自相，是現量之境。其總相乃比量之境，為言說所說。若謂：不應說一切比量皆是共相有境（皆緣共相）。何以故？「亦見非總

故」。言非總者，謂所見風等自性，由觸等比度也。如云：所觸者，非所見之觸等。曰：「非爾，表總故。」非是比度彼風等。以是表示為觸等功德之所依故。或非比度，風等自性差別，僅是於彼實之總，表示為觸等之所依實故。

若謂：由一切之後成。（按：本論中無此頌。）謂排除一切之後，即成比度風等自性。如云：所觸者，非所見之觸等。曰：不爾。彼有不成故。遮返亦同故。若風等成就者，不返，亦有。（餘本為：返則非有。意謂若成就有，則應永無非有也。）捨棄由與功德差別繫屬比度功德之總，而以功德之差別比度實之差別。此是不能成立為有也。

（觸是德句之差別，風是實句之差別。以有觸而比度有風，是錯誤，不能成立。按比度有理，以狹證寬，不能以寬證狹。以有別德可比有總德，以有德可比有實，以德依實故。然不能比某一別實，除非是唯一所依之實。但觸屬多種實，不能比度定有風也。）

遮返亦同故者，謂若遮觸，非地等所有，則亦能遮非風所有。不見功德之差別。謂是風所有，非地等所有也。若唯以不見，而遮見故，亦不應理。唯以可見有對有礙，比度意之功德故（意德是無觸），不能成立必無所觸。要由可見比可見故，由不可見比不可見故。其所觸者，唯是可見也。

又彼功德屬多法故，此當屬誰，成為疑因。故遮一

切，比度有風，不應道理。復次，「以信語能立，亦障礙所餘」。謂此若比度實總已，捨棄比度於彼有。（以有觸德，比度有實已，不進而比度有風。）而改以信解語量，遮於餘實有，而成立於風有。若是風有，如是亦定餘有。是故說有風等，唯由教成立耳。

「若謂成不異」者，謂若說：教與比量等，成不異故，比量亦應緣自相境者。曰：「否。異亦有故。」有說：由是世間所共許故，不應更說譬喻。是為聲教異於比度之差別。如是若由共許故不應說譬喻者，如由煙比火，有義之比量，亦應成為聲量也。

餘有說：聲量是將聲義計為不異，非直比度其義，是其差別（意為比量則比度實義也）。若爾，聲計為不異，當說如何比度其義。若謂樹聲所詮義，即實聲已了之義，非是餘義。然由異門，了知從非實返。雖由樹聲，已能了知從非實返，然是由義了知，非由聲了知也。若爾，則除樹等詞外，餘聲亦應說為量。以作用聲，亦能由義，了知彼義也。（即不說彼名，以義了知彼義。如不說實名，以樹聲了知是實。如是不說樹名，以楊柳等聲，亦能了知是樹也。）

又有說：唯語是聲，唯由彼聲自性，了達義故。是為聲量與比量之差異。此中意說：離聲之因，是為比量。聲量無有繫屬，其不共境，當以二相比度觀察，謂可見義與不見

義。於可見義，謂顯示其名。於不見義，則唯是分別，非能了達義之差別（即說聲量亦不能緣自相也）。

若天趣等聲，不能詮唯義者（意謂說天趣等極不現見事之言教，若不能詮說天趣等事）。如何成為比量耶？曰：「信語不欺誑，同故，即比量。」謂受持可信解之語言，亦不欺誑相同故，即說為比量。（對於超越根境之極不現事，唯依可信解之聖言量，乃能了知。非是現、比二量之境故。由信受彼言教，依之修行，即能得彼果，全無欺誑。故說彼言教亦是比量。非彼言教能詮彼事自相也。）如說：諸名業之義，以現量為先故。此等亦當破比度最勝等自性。是故比量之境，非是自相。

（二）辨比量支分二：（1）能比支，（2）所比支。初又有二：甲、說三相正因，乙、說缺相似因。

㈠說三相正因

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བྱ་དང་དེ་མཐུན་ལ། ། 所比同品有	ཡོད་དང་མེད་ཉིད་ལ་མེད་པའོ། ། 54.於無性為無
འདི་རུ་ཤེས་པའང་ཐོབ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 此亦得能知	ཤེས་བྱེད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དབང་བྱས་ཕྱིར། ། 依能知時故

言「所比」者，謂由法差別之有法。若以現量或以比量見彼之後，於彼同類，亦以總相理，於一切品或於一分，成

立為有。何以故？以說「唯同品有」，用指定故。而不應說：「同品唯有」故。

次說「於無性為無」者，重為決定彼義。於無性處唯為無性。非於所餘，亦非於相違。（唯無所立名為異品。非說餘法或相違法名為異品。）言於所立同類有、及於無（異品）無性。此等是說，由三相因了達有因也。

若謂應說能知。曰：不須別說。何以故？曰：「此亦得能知。」既未宣說，如何得耶？曰：「依能知時故。」此中說因，是依能知而說故。此復知者（能知因），要待了知自體，方是能知之因。非如作者（能作者），不待作成故。（故說能知之因時，即亦義說能知之智也。）若三相成就，即說為正因。

㈡說缺相似因

ཚུལ་རེ་རེ་དང་གཉིས་གཉིས་པ། ། 一一二二相	རྟགས་དོན་མིན་པར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ཤེས། ། 55.非因義義知
སྒྲ་རྟག་བྱ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ལུས་ཅན། ། 聲常所作故	ཕྱིར་དང་གཞལ་བྱ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有身非量故
ལུས་ཅན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མཉན་བྱ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身所聞故	མིག་གིས་གཟུང་བྱ་ཕྱིར་མི་རྟག། ། 56.眼取故無常

其有一相者，謂若因於所比有（即宗法性），於同品無，於彼無（異品）非無。如立聲常，所作性故。

又於同品有，於所比無，於彼無非無。如立聲常，以有身故（有質礙故）。

又於彼無為無，於所比無，於同品亦無。如立聲常，非所量故。

有二相者，謂若因於所比有，於同品亦有，於彼無非無。如立聲常，非有身故（無質礙故）。

又於所比有，於彼無無，於同品非有。如立聲常，所聞性故。

又於同品有，於彼無無，於所比亦無。如立聲無常，眼所取故。

當知此等以義了知非是因義，即成立為六種似因。

（乙）所比支分二：甲、正說，乙、釋疑。

㈠正說

ཁ་ཅིག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བས། ། 有許因不亂	ཆོས་གཞན་དཔག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ར་འདོད། ། 餘法為所比
ཆོས་དང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དག་གྲུབ་ཕྱིར། ། 法有法成故	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དཔག་བྱར་ཁ་ཅིག་འདོད། ། 57.有許繫所比

ཆོས་ལ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གྲུབ་ན་ནི། ། 因於法已成	དེ་ཡིས་དེ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ཅི་དཔག ། 彼比何餘法
དེ་ལྟར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དེ་ཉིད་ལ། ། 如是何不許	དཔག་བྱ་ཅི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། ། 58.有法即所比
འབྲེལ་པའང་གཉིས་ཡ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་ན། ། 繫屬非有二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དྲུག་པའི་སྒྲ་ར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如是成六聲
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མི་བྱ་དོན་སྨོས་ཕྱིར། ། 不說義說故	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འདི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59.非此因繫屬
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་ནི། ། 因無錯亂者	ཆོས་ལ་གཞན་དུ་སྟོན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從法於餘顯
དེར་གྲུབ་དེ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བ་ཡི། ། 彼成則了解	ཆོས་ཅན་གོ་བ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60.具彼之有法

有說：現見煙與火俱轉，非與有火之地方俱轉。故唯火是煙所比度。「法有法成故，有許繫所比」。有餘者說：火與地方，皆是世間已極成性，故火與地方皆非所比。唯彼繫屬是煙所比。

且答初說曰：「因於法已成，彼比何餘法。」若於火餘法，有煙因可得者，則彼煙因復當比何法？若謂由火與煙繫

屬何義，即憶念彼者。「如是何不許，有法即所比」。若由於火繫屬之地方有煙可得而比度者，何故不許彼火相應之地方即所比耶？非不了知彼處有火也。

次答說彼等繫屬是所比者，曰：「繫屬非有二。」若處有煙，則彼處有火。如是言說。非說有火或煙之繫屬等（非說於繫屬有火及煙）。復次，「如是成六聲」。若以繫屬為所比者，則有繫屬之火應說為此處有火之繫屬。得第六轉聲。非說於此處有火也。若說於此火繫屬（或繫屬於此火），是以初轉聲說。「不說」。謂不說自法之繫屬，故非如是比度也。

若謂：「義說故。」由說：於此火，其義已說繫屬者。曰：由前所說道理，即知彼非煙之所比故。「非此因繫屬」。謂此因與無則不生之繫屬，非所顯示。於火則爾。若謂無過，如火、煙相應之地方與無則不生之繫屬，非所顯示。然彼是所比。如是於繫屬亦應爾。

曰：應捨彼建立。何以故？曰：「因無錯亂者，從法、於餘顯，彼成、則了解，具彼之有法。」謂火與煙，無則不生之繫屬，要先於餘處顯示之後（先在餘處見到火與煙無則不生之關係），次於別處，雖唯見為煙，以若處有煙，則彼處有火。亦能顯示成立有火。

若不爾者，不能顯示各別餘處，所立火與煙，無則不

生也。（若先未於餘處成立其不錯亂之關係，則不能於此處見煙即知有火。）故是顯示共同所依。以說：若處有煙，則彼處有火故。是故其因，與法之不錯亂，先於餘處顯示極為應理。故唯法，非是所立。繫屬亦非所立。所立（即所比度事）乃以法簡別之有法（如成立「聲是無常」、「某處有火」。非但成立「無常」與「有火」也）。

㈦釋疑分二：子、釋能比、所比疑，丑、釋和合繫屬疑。初又分二：A分釋，B攝頌。

A分釋

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བསྟན་བྱ་བའི། ། 於因隨顯法	ཆོས་ལ་དཔྱད་པ་གཞན་ཡང་འཇུག ། 餘觀察亦轉
ཆོས་དོན་དུ་མ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ཀྱིས། 因於多法義	རྣམ་པ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དུ་རྟོགས་མིན། ། 61.非了達一切
གང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ཡོངས་བཅད་ནས། ། 決知所繫屬	ཆོས་གཞན་དང་བྲལ་ཐོ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能得離餘法
ཡོན་ཏན་དྲི་དང་དྲི་བསུང་སོགས། ། 由德香妙香	དེ་ཡ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གི་རིམ་པས། ། 62.彼差別次第

རྫས་མིན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རྣམ་བཅད་ནས། ། 遮其非實等	ཨུཏྤལ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རེ་རེ་རྟོགས། ། 漸達青蓮等
གལ་ཏེ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བཞིན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། ། 若謂如現見	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འཇུག་ན་ནི། ། 63.因由表門轉
ཐམས་ཅད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ར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་བའམ། ། 應一切不知	ཡང་ན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或應知一切
གལ་ཏེ་སྤྱི་ལས་ཡིན་གྲང་ན། ། 若謂由總者	དེ་ནི་དེ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64.彼亦應成餘
རྟེན་རྣམས་མ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未見所依故	ཐ་དད་མིན་གཅིག་མཐོང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不見無異一
ཆ་ཤས་འདི་ལྟ་བུའི་ཚུལ་ནས། ། 如此少分理	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ལ་ནི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་ཞིང་། ། 65.不成於有因
དེ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དུ་མ་ནའང་། ། 彼法雖眾多	ཅིག་ཤོས་ཐོ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餘者是能得

若因能比度所立法者，是否能比一切法差別耶？曰：不爾。彼因只能成立其關係不錯亂者。故因於所立法，尚須觀察。以彼極成之有法，有多種法義。其因非能成立彼一切差別義皆能了知。故曰：「於因隨顯法，餘觀察亦轉。因於

多法義，非了達一切。」不了達何等？曰：如以煙比知有火時，不能比知火之燃燒情況及熱度等諸差別義，於彼有錯亂故。

若爾，能比知何義？曰：「決知所繫屬，能得離餘法。」謂除所繫屬者外，餘則非火。其實性、德性等，此等唯能得從非實等返。如火唯得從非火返自繫屬法。如是此亦於一切非火處不見，於餘則見也。

「由德、香、妙香，彼差別、次第，遮其非實等，漸達青蓮等。」其中由功德性，從非實返（即遮非實。餘亦例知）。香性從非地實返，妙香性從惡香總返，妙香之差別（殊特妙香），從非青蓮等返。一一通達也。（此皆說明：比量等心，是遮餘而緣境。）

若非爾者，「若謂如現見，因由表門轉，應一切不知，或應知一切。」若如於火見煙，後時亦如是轉者，則終不能了達。如不見一切火，亦應不了達此火。（總之，以表相緣境，一緣則一切緣，一不緣則一切不緣。都不簡別。）

若如見而了達者，則於明了、猛利（熾熱）等差別，亦應了達也。若遮其非火，以總相轉者，則表相門轉，亦應以彼總相而觀，非以別相觀也。「若謂由總者，彼亦應成餘，未見所依故，不見無異一。」

若謂離火，有餘火性是為總者，彼且非有（離火無餘火

性）。假使是有，亦無可見。以未見一切所依故（各別火），則由多法所成之二等共法（總）必定非有。諸見總而取者與未取所依者，亦應相同也。（未取別法所依，則必不取能依之總。）

若謂取一所依，亦即取一切者（另本為：所一總依，即取一切），彼如所依亦應成多。此復所比量者，唯由少分了達。「如此少分理，不成於有因，彼法雖眾多，餘者是能得」。（第二句按注釋義，應為「而了達有因」。「不成於有因」。不好解。）

謂煙唯少分，是從火不錯亂。煙性及灰色性（即煙色）等，是能得彼火者。（即唯煙及煙的別法等，能證有火。）非實性等，有錯亂故。（實性等寬，不能為因，證明有火。）（狹因能成寬宗，寬因不能成狹宗。犯不定過。）

B攝頌

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གང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འི། ། 諸有因繫屬	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དེ་འདི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བྱ་ཡིན། ། 66.有因是所解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རྟོགས་བྱ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 ། 差別非所解	དེ་དག་ཉིད་ལ་འཁྲུལ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於彼錯亂故
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འི་དོན། ། 有因隨繫義	རྟོགས་བྱ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གི ། 67.所解非彼別

མ་ཡིན་དེ་ལ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ོ། །　　རྟོགས་པར་རབ་ཏུ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
於彼了解者　　了解錯亂故

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ནི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། །

是中間頌[11]

（有因即宗，彼之繫屬，即彼之總法，如實等，轉宗猶寬。如是有因，是此中之所了解，即所比知法，其有因之差別，如火之熱等，則非此因之所了解。煙因於彼差別法，有錯亂故。第二頌義亦相同，有重覆之過。信慧釋初頌說：有因之總，是因所了解；其差別，則非因之所解。次頌說：因所繫屬義，即因之總法，非能了解有因，即非正因。如所作性之實等。其因之差別義，則是能了解之正因。初頌說宗之總別。次頌說因之總別。似較正確。）

㈤釋和合繫屬疑分二：A析疑，B攝頌。

A析疑
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གཉིས་ལ་གནས་མོད་ཀྱང་། །　　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ལྡན་ཅིག་པ། །

繫屬雖住二　　68.是因有因俱

རྟེན་དང་བརྟེན་པ་ཉིད་ཡིན་གྱི། །　　ཡང་དག་འཐོབ་པ་བཞིན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
如所依能依　　非如和合性

རྟགས་ལ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ཡོད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 因唯有有因	ཅིག་ཤོས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ཉིད་ལ་ཡོད། ། 69.餘唯有因有
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དག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འི། ། 因有因繫定	ངེས་པ་བཟློག་ན་གནས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彼達返而住
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ཁྱབ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許因之周遍	དེ་ཡི་ཆ་ནས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ཡིན། ། 70.彼分是有因
ཁྱབ་བྱེད་ཆ་ནས་དེའི་གོ་བྱེད། ། 能遍非能了	མ་ཡིན་རྭ་ཅན་ལས་གླང་བཞིན། ། 如有角於牛
དགག་བྱ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བ། ། 所破各無亂	གང་ཕྱིར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ཡིན། ། 71.是觀待繫屬
དེ་ཕྱིར་རྟགས་ནི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ལ། ། 故因於有因	ཁྱབ་པ་བདེན་ཡང་བྱེད་པོ་མིན། ། 雖遍非作者

若謂繫屬，如和合性，俱與二者繫屬故。有因之法，亦應為因，因亦應為有因法者。曰：非爾。繫屬雖通二處，然因與有因俱時而住，是如能依、所依，各別決定。能依非所依，所依亦非能依。唯由繫屬，非能成為所依、能依法，或與能、所依法相共同處。如是亦不成為因與有因也。（要是能依、所依之關係，方成為因與有因。餘則全無成為因與有因之理也。）

其和合性（外道所計），如與一法相繫，與第二法亦唯如是相繫，都無差別。故彼和合性與此繫屬，並不相同。（繫屬是：火無則煙不生，非煙無則火不生。再者，外道計和合性，是離所和合法，別有實體。佛教所說之繫屬，是依所繫法兩不相離，假說繫屬，並無實體。）

言「因唯有有因」者，謂因皆有有因之宗，即說因宗所隨。無有無宗法之因也。其唯火所有之煙，亦能了解火之實等。其火之光明與猛利等則非所了解。故「因唯有有因」。有因宗之外，則無彼因。無火則無煙，故煙唯屬於火也。（頌說「餘唯有因有」，「餘」仍指因法。）

又如煙性是能了因，其煙之灰相等亦是能了因。其實性等，則非能了（寬故）。其外計之和合性，則違反因與有因之繫屬決定，顛倒而住。

若謂因亦可為有因，如所作性與無常性者。曰：「許因之周遍，彼分是有因，能遍非能了，如有角於牛。」雖亦有唯由少分成為因有因者，然非以彼因遍彼宗之理，成為因之支分（不以此為因之條件）。

喻如有角雖遍於牛，非以彼能了解牛，而以牛能了解彼能遍也。何以故？曰：「所破各無亂，是觀待繫屬，故因於有因，雖遍非作者。」所作性雖遍無常，然由破其常性而能了解。無常是無常，雖遍所作，然由破其非作而能了解所

作。由所作性遍無常義，則非有非所作位。故由無常於所作性，破非所作，成所了解，非是能了。

B 攝頌

བྱས་པ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འཇིག་པ་ལ། ། 所作遍壞滅	ཁྱབ་ཀྱི་མ་བྱས་པ་ཡི་མིན། ། 72. 非是非所作
རྟག་པ་མིན་ལ་ཁྱབ་མིན་པར། ། 由所作義顯[12]	མ་བྱས་པ་ཡི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སྟོན། ། 非遍於非常
རྭ་ཅན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བ་ལང་ལ། ། 有角遍於牛	ཁྱབ་པས་རྭ་ཅན་མིན་ལས་ལྡོག 73. 遮於非有角
གླང་ལ་རྭ་ཅན་གྱིས་ཁྱབ་བཞིན། ། 如有角遍牛	བ་ལང་གི་དོན་ལྡོག་བྱེད་ཡིན། ། 非遮遣牛義

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།
是中間二頌

（此二頌信慧譯為：

作性遍壞滅　　故非非所作
遍故所作義　　未說非無常
有角遍於牛　　能遮非有角
有角性遍牛　　非遮非牛義）

所作性因與無常宗，寬狹相等，亦能遮遣無常中有非所作性，「由所作性義，非遍於非常」。「非遍」二字似有誤。信慧譯為「遍故，所作義，未說非無常」。由所作性遍於無常，亦不顯非無常。即說無常也。第二頌末句，兩譯都通。由有角義寬，既不遮牛義，亦不能遣非牛義。更須研究。

破異執分五：

一、破《論軌》所說

བརྩད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ནས་ནི་མེད་ན་མི་འབྱུང་བའི་དོན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རིག་པ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
《論軌》中說：「見無則不生義，了知彼義，

པའོ་ཞེ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དོ། །
即是比量。」

此敘異計義。下逐次破執：

མེད་ན་མི་འབྱུང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ཡི། །	རང་གི་རྣམ་པ་ཙམ་འདོད་ན། །
若見無不生	74.許唯自行相
དེ་རིག་མི་བརྗོད་གཞན་ཉིད་དུ། །	བརྗོད་ན་དེ་ལྟ་བུ་གང་ལ། །
不說了知彼	若說於餘者　為如何於何

དོན་འདི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་ཞེ་ན། ། 75.若於所成義	མེད་ན་མི་འབྱུང་ཞེ་ཅི་དགོས། ། 何須無不生
དུ་སོགས་མེ་སོགས་ལ་མཐོང་ལས། ། 見煙等火等	གཞན་པའི་དཔག་བྱ་དེ་རིག་[13]གང་། ། 了何餘所比
ཆོས་ཅན་དུ་མ་ཡོད་པ་ལས། ། 76.法義有眾多	དེ་རིག་པ་ཞེས་ཇི་ལྟར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 了彼如何說

若謂見無則不生，許唯見無則不生者，則不應說了知彼。若謂此說了知彼，亦說於餘者，則如何說，於何見，均未說明也。若謂於餘處見無則不生義者，則當說見此。

「若於所成義」，若增說義字，由是所成立時，故見所成立何義，即許彼是比量者。如是則「何須無不生」，謂前說無則不生，後亦有彼。前說見無則不生義，後了知彼比度彼故（意謂前後不須都說也）。

「見煙等火等，了餘何所比」。所比度性，除於火等見煙等譬喻外，復說餘何所比義，由無則不生，而了知彼耶？「法義有眾多，了彼如何說」。法之義既有眾多，何者是煙所了分？煙亦由何分令其顯了？皆未宣說也。

二、破正理派執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་དེ་སྔོན་དུ་སོང་བ་ཅན་ག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་ནི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སུམ་སྟེ།

諸正理派者說：「彼前行之比量有三種，

སྔ་མ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་དང་། ལྷག་མ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་དང་། སྤྱིར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ཅན་ནོ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

謂具前者、具餘者，見總者

（亦可譯為前者相應、餘者相應、見總者）。」

此敘外計。下逐次破：
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གཟུང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 繫屬非根取	སྔ་མ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ཞེས་འདི་ལ། ། 此說具前者
ཐམས་ཅད་སྲིད་ཕྱིར་ལྟ་བུར་མིན། ། [14] 77.皆有故非如	འཁྲུལ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ལྡན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 錯亂故非具
ལྷག་ལྡན་ལ་ཡང་ལྟ་བུར་རམ། ། 具餘亦或如	འབྲེལ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རྟོགས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由餘繫不知
ལྷག་མ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ལས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ིར། ། 78.非由於具餘	འབྲེལ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རྟོགས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由餘繫不知
སྤྱིར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ཡང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ནོ། ། 見總亦如是	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གཞན་ལ་ཉིད་མི་འཐོབ། ། 不得其餘果

རྟགས་ཤེས་ཚད་མ་ཡིན་ཞེ་ན། ། རྣམ་པར་དབྱེ་བའང་གྲུབ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79.若因智是量 差別亦不成

此中且說：現量前行，不應正理。何以故？曰：「繫屬非根取。」謂因與有因之繫屬，非根識境。因與有因亦非現量。

如何能說彼前行者，是為比量？言「具前者」，為由與前相應，言如前者，成為如聲？或謂此中由有前法，故說具彼，而成具聲？彼有何過？

曰：「皆有故非如。」謂如比量能緣繫屬而領受，後時之因亦能緣所比也。亦不應說：如彼一法前行。由餘繫屬，亦能緣謂此如前者也。由彼未見故，未見之比量，不應說如聲。「錯亂故非具」。若謂能具者，說前者於此有。謂果能具前因者，則知彼境之智，亦應成具前者。於因了知果，如是錯亂故，非是能量。即使有因，亦容有障礙故，餘因容未會故，亦不生果。

如是且說具前者不應道理。「具餘亦或如」，謂或如餘。若如彼者，則與後現量其境相同之識，亦應如餘。彼亦錯亂故，非是能量。唯色相同，非決定有味亦相同。如是言如餘之如聲，亦不應說。

「由餘繫不知，非由於具餘」。若由因具餘果故為具餘

者，則彼之智亦應成具餘。如是若未取果，則不能取無則不生之繫而比度其因者，然亦見彼。如是由所作等亦應不能比度無常等。

如前所說諸比量，應不能了達繫屬，應說「由餘繫不知」，以未見後者故。應以因等之繫屬，能比度果等行相之識生。以唯由繫屬門，能生因與有因之智，及一切種一切體性，皆是因果種。如是具前與具餘者皆不應理。「見總亦如是」。此亦是由因果之繫屬，比度極不現境故。（此謂如具前、具餘，皆有過失。見總之比量亦如是有過。以是由因果繫屬比度極不現境故。）

若一切比量智是能量者，則於所量，「不得其餘果」。因無果是量，不應道理。以作者與所作業，是有果故。「若因智是量」者，此意謂因智是能量，比智是量果。此亦非理。彼非由異境。於餘境為能量，於餘境為量果，此事非有，如前已說。若因智是能量者，「差別亦不成」。前說：比量有具前者與具餘者。此等有因之差別不得成立。以因為境故。

諸說：唯具前比量成為三種，緣三世境故。此決定詞（唯字）不應道理。一切比量皆於三世境轉，以說：三世者故。言「如」者品，未說繫屬，分為三種不應道理，如是比量即亦破除。（正理派之三種比量，即以前因比後果，以後

果比前因，以因果比不現事。若計比智為能量，則無量果。若計因智為能量，則二智異境。皆成過失。）

三、破勝論派執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། འདི་ནི་འདིའི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དང་རྒྱུ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དང་།
諸勝論者說：「此是此之果，因、繫屬，

དོན་གཅིག་ལ་འདུ་བ་དང་འགལ་བ་ཅན་ཡིན་ནོ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དེ་དག་ནི་རྟགས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བའོ། 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
集於一義，及相違者，彼等皆從因生。」

此敘外計。下破：

རྒྱུ་ལ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བཀག་པ་མེད། ། 於因果破無	ལྡན་པའི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་གྲུབ་པ་མེད། ། 相應知無成
གཉིས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ཕྱིར་ཐ་དད་མིན། ། 80.具二故非異	མེ་དང་དུ་བའི་ལྡན་པ་ནི། ། 火與煙相應
ཆ་འགའ་ཞིག་ལས་མ་ཡིན་པས། ། 非由於少分	དུ་བ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གོ་བྱེད་དམ། ། 煙一切能了
མེ་ཡི་གསལ་བ་གོ་བྱ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81.火別成所了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བ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འང་། ། 合等亦如是

འགལ་བ་ལ་ཡང་སྲི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相違亦有故	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སྤྱི་གཞན་རྟགས་མིན་ཞིང་། ། 因餘總非因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ང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མིན། ། 82.別亦非有因	གཞན་གྱི་ལྟར་ན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ནས། ། 如餘則一切
གོ་བྱ་གོ་བྱེད་དུ་ཐལ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成能了所了	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སྡུ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འོ། ། 是為攝頌
ཡུལ་དང་དུས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སུ་ཆུག ། 縱觀處與時	རྒྱུ་ནི་ཁོང་དུ་ཆུད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83.不能了知因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མེ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繫屬無別故	གཞན་ཡང་སྲིད་ཕྱིར་གཉི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餘有故非二
གང་ཞིག་འགལ་བ་དེ་རྟགས་མིན། ། 相違則非因	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རྟགས་བློ་མིན། ། 84.無繫非因覺
རྟགས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བར་བསྟ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說從因生故	ཐམས་ཅད་རྟགས་སུ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非說皆是因
དྲན་པས་འབྲེལ་ཅན་དུ་གྲུབ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成立有繫念	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མདོར་མ་མཚོན། ། 85.果等經未表
ཐ་མ་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་དུ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最後非能顯	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དེ་གྲུབ། ། 無義餘亦成

初句「於因果破無」，釋中為「從因果無成」。信慧譯為「因果已破故」。此是說，如前破正理派具前、具餘之比量時所說之理，亦破此中所說之因果比量也。彼說：繫屬有二，謂相應與和合。此復如火與煙，及牛與角也。此中且說：相應不成，「相應知無成」。即不知相應，唯由憶念無則不生之關係亦能見故。（信慧譯為「非具，知成故」，謂非相應，以不知相應亦能成知故）。

於了知火，若不取繫屬，顯示所量之因由，不應道理。唯由知因，能了知故。若謂相應是比度之因者，則火亦應成煙智之因，「具二故」。以相應，俱與火、煙二者相應故。二者俱應成為能顯。

若謂：於熱鐵丸與紅火炭位，亦見有無煙之火。若有一例外，即不成正因。以說猶豫即非因。由此例外故，火非能比之因。故火非必與煙相應，煙則必與火相應。

彼亦非理。何以故？「非異」故。以彼相應非有差異。如於一法，於第二法亦如是故。（相應既能以煙比火，則亦應以火比煙。相應無異故。）若一非因（火不為因比煙），不應道理。若不取同時繫屬，則由何觀察不正因之錯亂？若如無則不生之繫屬者，則非二俱為因，唯一是因，極應道理。

又「火與煙相應，非由於少分，煙一切能了，火別成所

了」。（初句釋中為：「火相應之煙。」）此說火與之繫屬是相應者。即以煙比火，應非由少分比度，應煙之一切分皆是能比度，乃至煙之實性等亦應是能了之因，以無非相應故。又火之猛烈明顯等差別，亦應皆成所了之宗。一切本性皆是相應故。

如相應有過失，「合等亦如是」。謂計和合為繫屬亦有過失。牛與有角，亦非能比、所比。或黃牛等別相亦應是所比，有角之總等亦應是能比也。如是，集於一義，亦不應理，如和合說。（如集於一體之頭足等，並非能比、所比也。）

「相違亦有故」。謂計相違比量，亦有彼過失。如何有耶？曰：即不現成之四大種，亦應說因與有因（能比、所比）。如是已現成之別與總亦應說互為因與有因，以彼等部分，未有不相違者故。

又攝頌曰：「因餘總非因，別亦非有因。如餘則一切，成能了所了。」此結上來所說義。謂因如煙，其餘總，如計煙之實性、德性等，非是能比之因。其所比宗之差別，如火之猛烈、熱等，非是所比有因。若如餘勝論所計，則一切因果等法，皆應成為能了之因與所了之有因，無差別故。

又若相應是能比之因者，則應唯由相應便能了解所比。以餘無了知因與有因之功能故。於和合等亦應如是說。

若謂：此中非是以煙，唯成立火有，以彼已成故。應顯：凡有煙處，彼火相應。若不爾者，言此中者則無義故。如是亦不應說：火亦比煙，或亦火之猛烈等者。若如是者，應宗一分為因也。

（按：《理門論》中，先外問云：「如以煙立火，或以火立觸，其義云何？」論主答曰：「今於此中，非以成立火觸為宗，但為成立此相應物。若不爾者，依煙立火，依火立觸，應成宗義一分為因。又於此中，非欲成立火觸有性，共知有故。」）是故因與有因，決定非由相應，唯由無則不生故。

「縱觀處與時」。彼觀待處，亦唯是無則不生。謂先於地方，見無火則煙不生故。觀待時亦爾，如鑽木位，若時無火，則爾時不生煙故。是故以煙比火之因，相應非有。和合亦非比度牛有角之因，非現見事故。縱有繫屬，亦「不能了知因」。未見繫屬，不許為能顯。縱有和合，然了達者，是唯由見無則不生故。故唯此是因。

外計集於一義，亦有二種，謂果與餘果，因與餘因。此亦喻如色與觸、手與足等，對此亦應如是說。縱有繫屬，「不能了知因」。集於一義者，任於何處都不現見也。縱有集於一義，然了達者是唯由見無則不生故。此亦如以色比觸，觸亦應能顯色。「繫屬無別故」。由集於一義性，無有

差別。如由一說其錯亂，則由繫屬，亦應非因也。諸說集於一處唯有二者，「餘有故非二」。見因亦從因集於一義，果亦於果了知，如說未現（大種）及從未現。故說集於一義唯有二種。說決定詞不應道理。

外說：相違有四種，謂現見與不現見如是等。曰：此等一切「相違則非因」。如雲風和合與降雨相違，此中降雨非因。然彼是無。不降雨與雲風和合，相違非有。如是餘亦應說。若謂因以了達為先故，未現前等之了達，則說非因。曰：彼非是因，「無繫非因覺」。無繫屬故非是因覺。以於因覺，全無有因繫屬。太過失故。

為繫屬義，經說：「此是此之因。」此唯說因，不應道理。何以故？以「說從因生故」。所比之智亦應非果。（若從因生，亦是因者，則所比智應非是果。）唯從說因之念，亦應能了解（憶念其因即應了解其宗）。是故觀待憶念之因智，是從因生，非即是因。若謂由是因（能生因）故，說為因（能了因）者。謂於此因之差別（是此宗法能生因之差別），作為因（能了因）名，故如是說者。

曰：彼亦非理。何以故？此中「非說皆是因」（非說一切能生因皆是能了因）。此中作者及一切能生，非皆是因（能了），以比量亦從彼言說生也。若不爾者，此中亦應說我及和合等（以外計我等皆是能生因故）。因智非比量之親

因，以有念間隔故。以是親因非有。

所言「因以了達為先故」，此中「成立有繫念」，非成立有繫屬之了達。如說未成立即非因也。（外計：因以了達為先。其憶念繫屬在因智之後，故比量之親因是念，非因智，更非彼了達也。）若謂唯一繫屬是比量之因者，如是則唯是論中所說。「果等經未表」。（此說：若唯以繫屬為比量之因，則果等應非比量之因。經應未說果等。唯是論中所說也。）

若諸論中說云：因性、果性、變易性故。如是說云：於有非是因故。說為無常性與常性之因（能了）。非經所表。則由彼等中，果等隨一皆非有也。若謂如何非有，其所顯、能顯，即因果事者。曰：若許唯能顯為因者，則「最後非能顯」。因之最後謂相應等，應非能顯，以異於因故。復次：「無義、餘亦成」。以餘繫屬亦能了解彼義故。則說：此是此之能顯。謂意識了達為彼比量之因，都無意義。故勝論派之比量，且難以成立也。

四、破數論派所說

གྲངས་ཅན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། 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པ་གཅིག་ལས་ལྷག་པར་ག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

諸數論者說：「且從一繫屬現量，增上成就者，

དཔག་པའོ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

是為比量。」

其繫屬有七種，彼等隨一現量義增上義。非現量決定成就之因，是為比量。因智少有不定，不如其義。為簡別故轉趣後者。從現量之總中，由顯其未決定之別義，而生起差別了解。一切皆是比量。」

此即外計。下逐漸破。若如是計，

དེ་ལ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པ་གཅིག་ལས་ཞེས་པ་རིགས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

說「從一現量」，不應道理。何以故？

དེ་མ་ཤེས་པར་དེ་རྟོགས་ཕྱིར། །

86.未知達彼故

རང་དོན་ཙམ་ལ་ལྟ་བ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
唯觀自義故

དེ་ལ་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མེད། །

彼無因有因

ཁྱད་པར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གཉིས་ནས་མིན། །

無別非住二

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གྲོ་བ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

87.隨行非他故

སོ་སོར་མ་སྨྲོས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། །

不說別從異

གཙོ་བོའི་ཆ་ནས་བརྒྱ་ལམ་ནའང་། །

假使最勝分

གལ་ཏེ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ནམ་ལྔ་མིན། །

非他則非五

ཐ་དད་ན་ཡང་སྐྱེད་བྱེད་མིན། །

88.異亦非所生

སྐྱེད་བྱེད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
亦非能生性

གཙོ་བོ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གཅིག་སོགས། །

最勝等一等

དེ་ལས་ཀུན་ཏུ་ཐོབ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ིར། །

從彼普得故

ལ་སོགས་གང་ལས་ཡོངས་སུ་འཛིན། །

89.由何而攝持

ཐ་དད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ཉིད། །

諸異隨行等

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ནོར་དང་ནོར་ཅན་ལ། །

如是財有財

དེ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་འདི་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་མིན། །

故此非能顯

འབྲེལ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དེ་མཚོ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

90.餘繫表彼故

སོགས་པའང་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་མ་ཡིན་ཞིང་། །

亦皆非能顯

ནོར་དང་ནོར་ཅན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ཙམ། །

唯財有財等

འབྲེལ་མེད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ཡང་དག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
正說為無繫
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ལ་ཡང་གཞན་ཤེས་པ། །

91.除繫餘亦知

རྟགས་ཅན་འཛིན་པ་ཡིན་ན་ནི། །

是取有因者

གསལ་བྱ་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་ཀྱི་དངོས་པོ། །

能顯所顯事

རྣམ་པ་ཀུན་ཏུ་འཛིན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應一切能取

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མ་ཡིན་དྲན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། །

92.非比許是念

གལ་ཏེ་གཅིག་ཡིན་རྣམ་བདུན་མིན། །

是一則非七

ངེས་པར་བཟུང་པར་རིག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

指定則非理

ཡང་སླས་པ། 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བདུན་དུ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

復說頌曰：說七種繫屬

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་གཉིས་ཉིད་དང་། །	དེ་སྔོན་སོང་བ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ནི། །
唯二種比量	93.前行比量三
གསུམ་སྟེ་འདི་རྣམས་གང་དུ་བསྡུ། །	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དེ་རྟགས་མིན། །
此等何所攝	無果故非因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གཞན་དག་འོ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དགྱོད་དང་བཅས་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
餘繫屬非應	94.當說有觀察
ཡོད་པའང་དགྱོད་པ་དང་བཅས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གཞན་པ་ལས་ཀྱང་རབ་ཏུ་གྲུབ། །
有亦有觀故	由餘亦成立
གཙུག་ཕུད་ཅན་དོན་གཅིག་རྟོགས་དེས། །	ཐ་དད་ཐ་སྙད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་པའམ། །
達頂髻義一	95.異名言非有

སྐྱེས་བུའི་རྣམ་ཀུན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不知士夫義

謂現量「唯觀自義故」。以牛等之總別，俱無耳等轉故（現量唯緣自相）。若言許者，亦非爾。一切耳等轉皆非現

量。非如其義故。若謂此於現量之果，說名現量。言「從一現量」者，此中是說，現量之果意之轉趣為現量。則彼之境亦成現量。故無過失。曰：此亦非理。現量唯觀自義故。若現量俱以總別為境者，則應說：緣彼境之意轉亦是現量。然於餘境為量，於餘境為果，無如是事，前已廣說。

於餘境界立現量名言，亦不應理。其言：「一有繫屬現量。」為由何行相門而說？若謂由財等者，非爾。彼與有財相繫屬故。財與財主有繫屬故。財等隨生之念則應無義。若由餘行相者，未宣說也。若謂緣因相同者，非爾。若以不緣有繫故，要先取所比上所有之因煙等，後方念彼無火等則不生也。

如說：從財與有財等一繫屬，增上成就，是為比量者，不應道理。何以故？曰：「不知，達彼故。」即不了知財與有財等，由了知無則不生即能了解決定彼宗義故。若未緣繫屬，則非比量之因。唯有前智，乃是彼能知之因故。

若謂一切決定觀待財有財者，非有此不錯亂，故當從繫屬比度也。見繫屬已，說是不錯亂之比量，亦不應理。應唯彼即成能顯故。若繫屬是比量之因者，應唯由彼相，便了知所比。若不爾者，因應無有能知之功能故。此中又應以火比煙，以繫屬「無別」故。（繫屬於火於煙，都無差別，既能以煙比火，故亦應以火比煙也。）

無則不生，於火與煙等，則無彼繫屬之過失。何以故？曰：彼「非住二」故。唯煙是無火則不生，非火是無煙則不生。故無彼過。如是且說縱有彼等繫屬亦是因。

能害所害之事，唯不繫屬。何以故？曰：「彼無因有因。」其能害所害，如鼬與蛇。彼等非因與有因。即使蛇勝鼬敗，亦無相違。如是餘亦應知。所言：能比因之繫屬，唯是彼等。作決定詞。

試問：若時以隨行諸異，了解最勝等有性等，爾時由何繫屬而了解耶？若謂是因與有因者，此當觀察。為是能生所生？抑是能顯所顯耶？若如初者，則隨行非有，以有因是異性（即三十三諦），因是最勝。「不說別從異」。（不說從異，別有隨行，為因也。）不應說離異之外，別有隨行，為比知最勝等之因也。若謂無過，「隨行非他故」。隨行非離異是他者。曰：「非他則非五。」若不說隨行，待異是他者，則不得成為相應等五種繫屬，以彼等無異故。

「假使最勝分，亦非能生性，異亦非能生，從彼普得故」。謂能生所生事之繫屬，非由最勝等分。唯由有性等亦應能了達諸異也。（「從彼普得故」似說：從隨行為因，應普得能生所生也。）

「最勝等一等，諸異隨行等，由何而攝持，故此非能顯」。（最勝等之一性等，是由諸異之隨行等而攝持了知。

故非以此能生所生之繫屬而為顯了。）何以故？以由諸異之隨行體量等，能了知最勝與士夫（神我）。由彼即成立頂髻者之十義。故彼即能了達最勝有性等之因，非能生所生事也。如最勝有性等，與隨行等，隨順成立。「如是財有財，亦皆非能顯。餘繫表彼故，正說為無繫」。由餘繫屬一分成為因與有因，非由財與有財等。以一切種應成為能取所取，故財等任由何分，皆不見為能顯。故由餘繫而說其義。

復次，「唯財有財等，能取有因者，除繫餘亦知，應一切能取」。若由財分能顯有財，了解有因者，則捨由繫屬門緣取，而由餘因，非能詮說財義。否則極超出者，亦應由一切體性而能取有因也。如是且說：最勝與隨行等，非是因與有因之能生所生事也。

「能顯所顯事，是一、則非七」。若是能顯所顯事者，則從財有財等異，不應分為七種。若唯彼一種是能顯，則諸餘者應皆非能顯。以與因有因異故。餘繫屬可得者應成此之能顯。故餘能比之因，皆無意義。如前已說。亦不說是因與有因之事。何以故？唯能比之因是能顯，非是有因，以有因是所顯故。

又謂：同行事之繫屬，謂最勝等與隨行等。「是一則非七」。亦以此答之。若唯彼一同行，是無則不生者。則財與有財等，非同行故，應非比量也。

若謂由同行事，有具餘比量者，不爾，彼如何了知諸超根義。是故如是繫屬非比量之因。又說：比量有二種，謂見別與見總。曰：其中「非比許是念」，且不許見別者為比量。何以故？許彼是念故。以捨憶先所領受之念，餘識不謂此即是彼，故非比量。

又謂：見總有二種。此中隨一或二，「指定則非理」。為如何指定？若謂：唯見總有二種者，則由因果等應無數數比度。若謂：見總唯有二種者，則財與有財同行，能害所害等繫屬，彼等初起應非比量。以彼等非因果初起，亦非取別故。復說頌曰：「說七種繫屬，唯二種比量。前行比量三，此等何所攝。」若謂財主是作者（因），財是所作（果），以是能取所取性故者，非爾。應無餘繫屬故。若許一切皆是能知所知者，以皆是能饒益故，則不決定說云：此等二種，以「無果故」，言「見總有二種」，何是此語之果？若謂：於餘亦有二種者，則應有多種也。

又說：具前比量是有錯亂者，亦不應理。以諸有繫屬者無錯亂故。由於因容有障礙等，亦可無果故，由錯亂故非是比量。若謂由是能比之因故，假說因為比量者，亦不應理。何以故？若錯亂者「則非因」故。不能由彼比知彼義，則非彼義之因，是生疑之因故。故於此中假說為比量亦不應理。

若謂於因雖容生果智，由了知因錯亂故，（信慧譯為：由不知因錯亂故。）說為錯亂者，彼亦非爾。以爾時非彼之因故。若時於彼，生不如義之過失，爾時即非彼之比量。若雖不具因與果智，要依賴不錯亂者，則「餘繫屬非應」。如是觀待不錯亂者，彼唯無則不生。故彼是比量之因，非與果繫屬。

若謂：有觀慧者之唯具餘，乃是比量，餘唯於因（能了）假說為比量者。如是則彼之一切比量，皆「應說有觀察」。若謂現量，雖亦取總，然於義之差別不決定故。非唯具餘者乃有觀察，「有亦有觀故」。即有因成立者，亦可觀察，此由此成，或不成故。如江河充滿，是不錯亂。雖有觀察，然非由能作所作，是由無則不生故。

若謂唯由此具餘見總比量，能正了知超根境者，此不應理。何以故？曰：「由餘亦成立。」若時即由隨行等，能數數了達最勝有性等，爾時由見差別，亦見能了知故，故指定非理也（不應指定唯由具餘見總比量也）。

復次，「達頂髻義一」。由具餘比量之支分，了達最勝一有性，亦應正理。以彼事，性即是因故。若謂由異了達彼義，不應理者。曰：不爾，以從彼之隨行等相異性，即是果故。「異名言非有」。若謂非離異法，別有隨行等，即由隨行等成立最勝一性等故，則具餘之因，復何所了解耶？如是

則不應說相應有五種。頂髻者亦非有十義也。

復次，「不知士夫義」。士夫（神我）之有性，或多性，或異、或不異等，此一切種，比量皆不能知，以士夫非因故。

如是應知諸數論者之比量不應道理。（數論所說七種繫屬：一、財與有財事，如王與奴，如最勝與神我；二、自性與轉變事，如酪與乳，如自性與大等；三、果與因事，如車與支，如薩埵等轉變為聲等；四、因相與有因相事，如陶師與瓶，如神我與最勝轉；五、支與有支事，如枝等與樹，如聲等與大種；六、俱行事，如鴛鴦，如薩埵等；七、所害與能害事，如蛇與鼬，如支與有支之薩埵等。每條二喻，一是世間喻，二是論中喻。五種相應，未見明文，尚待研究。頂髻十義：一、有性，二、一性，三、有義性，四、他義性，即為他所用，五、他性，六、非作者，七、合，八、離，九、多士夫，十、住。）

〔上文信慧譯為：若謂無因果智，是觀待錯亂不錯亂者。「不得餘繫屬」。如是則若時唯待不錯亂，爾時則是說唯無則不生，是比量之因，非因果之繫屬也。於具餘者，亦非於比量有觀察，乃於因也。若謂於因，假說比量者，如是亦言由總，亦現量與決定。彼中是說一切比量皆有觀察，故非唯具餘者方有觀察也。「於有是此觀」，於有因亦當觀為

成不成。喻如江河是水充滿，然非無錯亂。

若謂唯此具餘見總比量，是了達超根事之因者，彼決定詞亦不應理，「由餘亦成一」。若時以隨行等，數數了達最勝有性等，爾時由見差別，亦見了達故。故決定詞不應道理。復次，「彼能達散義」（頂髻義，此譯為散義）。謂由具餘比量，當能了達最勝唯一有性，以彼有性即是因故。彼亦唯由差別了達應理，非由彼之隨行等，唯諸差別是果故。「非說即差別」。若謂離於諸差別隨行等及最勝，一性等非他者。若如是者，則具餘之因當說何所了達？以是不應說差別五共及零散十義也。復次，「都不達士夫」。士夫之有性、或多性、或異、或不異，具餘比量皆不了知。士夫非因故。〕

五、破觀行派所說

དཔྱོད་པ་བ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
諸觀行者說：

「比量等以現量為前行故。與彼相同，故經未說。諸作釋者隨順語者之意樂，廣為分別」。此敘外計。下逐次破：

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སྔོན་འགྲོ་ཅན་ཡ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མདོར་མ་མཆིས། །
現量前行故	比等經未說

ཞེ་ན་དྲན་འདོད་ཞེ་སྡང་དང་། །	རྩོལ་བ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ཚད་མ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96.則念欲及瞋	勤等應是量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མེད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གཞུང་ལས། །	བཏོན་ཏེ་གཅིག་ཏུ་བསྡུས་ནས་ནི། །
釋者從餘書	摘出集一處
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	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སྔོན་འགྲོ་ཅན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97.宣說比量等	非現量前行
ལྡན་སོགས་ཡུལ་ལ་དབང་བློ་མེད། །	ཡུལ་ལའང་དེ་དག་ཡ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具境無根覺	於境彼非有
ལྡན་པ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གི་རྟགས་མིན། །	ལྡན་པ་ཅན་ནི་རང་ངོ་བོས། །
98.具非比量因	有具由自體
ཁོང་དུ་ཆུ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ཡང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非是能了達	非餘亦非現
གང་དུ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འདི། །	བཀག་པས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འདི་ཡང་འགོག །
99.於何破比等	如是亦破彼
དོན་ནི་རྣམ་གཉིས་མཐའ་གཅིག་ཏུ། །	ངེས་ཏེ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ཅིག་ཤོས་བརྫུན། །
義二種一定	比量餘虛妄
ནག་པ་ཁྱིམ་ན་མེད་པ་ལ། །	ཕྱི་ན་ཡོད་པར་མཚོན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
100.黑者家中無	非表於外有

ཁྱིམ་གྱི་སྒྲ་ཡི་དོན་ལས་འདི། །	ཕྱི་ན་ཡོད་པར་རབ་ཏུ་རྟོགས། །
然由家聲義	了知此外有

其中言「現量前行故，比等經未說，則念、欲及瞋、勤等應是量」。若謂：由有現量前行，已知彼是量，故造語者未說比量等。若如是者，則憶念等亦應成餘量，以是有現量前行故。若是「釋者從餘書，摘出集一處，宣說比量等，非現量前行」。言有現量前行者，若於繫屬或相應等，說為現量者，如有繫屬或二者，不應道理。「具境無根覺，於境彼非有」。諸根是緣不共境者如前已說。繫屬依於多法，如何成無分別根覺之境？有繫屬者，亦要取繫屬性，方為比量等所需。現量則非如是。

諸作釋者，多說差別比量，以說見總不見等故。其中和合、集於一義、相違及彼相應等，皆非現量，以彼許有相應之有繫屬者為現量故。告如是許曰：「具非比量因。」具（相應）非火與煙等比量，是二者之因無差別故。應了知一切，前已說訖。

「有具由自體，非是能了達」。有具者由自體於任何比量，都不能饒益。「非餘亦非現」。如彼了達，不能饒益比量，如是現量等亦爾，如前已說。

此中不應宣說破除比量、隨教（聲量）、稱量（喻量）

等。何以故？曰：「於何破比等，如是亦破彼。」此中未少成立自許比量等，以未顯示餘繫屬故。此中少有所說，皆是勝論所許。故如破彼，當知亦破此。

當說破除義解及無事解。且破義解：「義二種、一定，比量，餘虛妄。」謂以義了解有二種：一、一向決定，二、非一向決定。其一向決定者，即是比量。一向決定了解者，如由煮熟，了知同器等食亦熟。彼由煮熟之因，能了知故，不異比量。「餘虛妄」者，謂非一向決定之義了解者，非是定量，是疑因故。如云：勤勇所發故無常。若說：非勤勇所發故常者，即不決定。

二破無事了解，如有說云：黑者不在家，即表在外。是無事量。曰：「黑者家中無，不表於外有，然由家聲義，了知此外有。」此言黑者家中無，由家聲之結合，以義了知黑者在外，非是由無了知也。若家與外俱無者，應唯說無。故以義了知在外，非餘無事量。「能治品不成，說品為成就」。有說由破他品應許成立自品者，應知以此遣除，亦遣除也。已說自義比量。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རང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འ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གཉིས་པའོ། །།
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二終

卷三

他義比量品

他義比量品分二：一、正說，二、分別。

一、正說

གཞན་དོན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་ནི། །	རང་གིས་མཐོང་དོན་རབ་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། །
101. 他義比量者	善顯自見義

如自由三相因，生有因智。如是為令他生有因智故，說三相因。是名他義比量。是因立果名故。此中未說任何一相，亦是不完全說。

二、分別分二：（一）辨所立，（二）辨能立。

初又分二：(1) 敘自宗，(2) 破異執。

(1)敘自宗

དེ་ལ་དཔག་བྱ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ནི། །	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ཡུལ་དུ་འདོད། །
其顯所比者	許為因義境
རང་གི་ངོ་བོ་ཉིད་དང་བསྟན། །	རང་དང་འདོད་འགྱུར་མ་གསལ་བ། །
102. 唯說自體性	自所樂不遣

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དོན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དང་། ། ཡིད་ཆེས་གྲགས་པས་རང་བརྟེན་འགོ། །

現義及比量　　信許於自依

或曰：顯所比者是為立宗。因明論中所立他義比量，其義云何？曰：唯應問彼。吾等說所比者，是許為因義之境。諸支分中，其說為所比，吾等不許為能立。以彼生猶豫故。然為因義，顯彼境故，彼亦定當成立。

彼復唯說自體性，隨自所樂。言唯說自體性者，謂是所成立之體性（即尚未極成者），非成立已極成之體性。如是亦離不極成因及相似喻。以不說彼等是所應成立之體性故。言隨自所樂者，是顯觀待自論所許（即不顧他論。即自論中亦隨所樂而立，非立一切也）。

此復須不遣。謂於自所依有法，不為現量義、比量、信解、共許所遣。隨所樂成立法所差別之有法，於彼上與所立法相違之現量、比量、自教及共許等所不遣也。此顯所立無諸過失。若非如是，即是似宗。如說聲不可聞，瓶是常等。如說正量不能成立所量義者，唯宗相違。又若於中由不共故，無有比量，為極成言相違義遣，如說懷兔非月，有故。

此等唯說法自性遣門，由此方隅，當知亦表法與有法差別自性遣。如有支非離支別有，以離低昂無別稱故。支亦

非離有支別有，應非現見故。實應非有，以功德之實應非實故。二者之自性差別，如說一切語義皆虛妄。如是雖有言說，若言說與語性即虛妄者，則彼語性與虛妄性，二俱除遣，如是遣除二者自性。若謂不遣所說體性虛妄者，如是則遣二者差別。（此段文尚須研究。）

（一切言是有法，皆是妄是法。其說者之言若是妄，則直接否定其法與有法之自性。若謂說者之語不妄，餘一切言皆妄者，餘一切言是有法之差別，彼言之妄性是法之差別。其說一切言皆妄者，自語則妄，反顯餘語非妄。故與二者之差別相違也。）

⑵破異執分三：甲、破正理派，乙、破《論軌》，丙、重破正理派。

㈠破正理派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། 諸正理派說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སྟོན་ཞེས་པ་འདི་ལ། ། 103. 謂顯示所立
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ཙམ་དུ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བྱས། ། 義顯不成者	དེ་ལྟར་ན་ནི་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དཔེ། ། 其不成因喻
མ་གྲུབ་པ་ཡང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亦應成所立	སྒྲུབ་ཆོས་ཡིན་ན་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མེད། ། 104. 若法是所立　則無有同法

ཆོས་ཅན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རྟགས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། །　　　　གང་དུ་ངེས་གཟུང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有法是所立　　　　則因全無義　105.前定詞無義

ཅིག་ཤོས་ལྟར་ན་འདོད་མིན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後則非所樂

謂顯示所立，義顯不成者。由言所立，即顯非已極成，安住非所立之差別。破曰：若如是者，則不極成之因喻，亦應成為所立也。如說：聲常，是所觸故，如覺。如是如云：是眼所取故，無常。此中亦說所立故，應成為宗。

此復應問：為說法是所立，抑有法是所立？為說二是所立耶？此有何過？若法是所立，則無有同法。若唯無常法是所立者，則不能說所立法之同法，以無常性，無同法喻故。有法是所立，則因全無義。若謂有法為所立者，聲極成故，不應更舉成立所立之因也。若謂二者俱是所立者，則俱犯二過。

此復為云：唯顯所立者為宗。將指定詞加於前耶？抑云：顯於所立者唯宗。將指定詞加於後耶？此有何過？曰：前定詞無義，後則非所樂。若謂唯顯所立，將指定詞加於前者，則顯能立已引出因等。其指定詞全無意義。若謂顯示所立唯為宗，將指定詞加於後者，則為因、喻而說，亦應是宗。其宗義非理。

㈡破《論軌》[15]

རྩོད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ལ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 對論軌者說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ལ། ། 如是說所立
ཕྱོགས་ཉིད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སྲ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106. 宗性故非有	རྣམ་པར་དཔྱོད་པའ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འདི། ། 觀察此所樂

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ལས་ལོག་པ་ཙམ། །
唯返所不樂

對於說所立為宗者，如為正理派所說過失，《論軌》中亦爾，以所當立之因及所說似喻亦應成宗也。彼若謂「宗性故非有」者。（釋中為：「增宗故非有。」意謂非但言所立，其上增一宗字，則非有彼過。）

《論軌》者說：非唯言所立便成為宗，謂宗所立。宗字顯所樂觀義。由彼是宗，故無其唯所立，則不極成之因等亦應成宗之過失也。如何無過？則此觀察所樂，唯返所不樂。以彼唯返所不樂事，如何能了所立差別？所樂觀察者，如眼所取，亦能觀察此是因非因故。亦應說彼為宗也。如是已說宗與似宗。

㈢重破正理派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པ་ལ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 對正理派說	དམ་བཅའ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དང་འགལ་བས། ། 107. 由宗與因違
དམ་བཅའི་སྐྱོན་ཞེས་རིགས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 謂宗過非理	ལེགས་པར་མ་བསླབས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། ། 諸未善學者
དེ་ནི་ཆོས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 說彼異法喻	རྟགས་ཉེ་འཇལ་གྱིས་འདི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། ། 108. 此非以其因　量度其所立

མ་ཡིན་འགལ་བ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མིན། །
非相違相應

正理派者說：「若宗與因相違，名宗違過，是宗過失。如說聲常，一切皆無常故。」「由宗與因違，謂宗過非理」。此中言宗與因相違（及是宗過），俱不應理。以是「諸未善學者，說彼異法喻」。諸說此因式為宗違者，不應道理。此是以異法喻方便而說也。

如是立量為妙，聲常，一切皆是無常故。此義說：由非一切，則無有故。如是以異法喻，顯無所立，則無因法。「此非以其因，量度其所立」。言量度者，此中於聲言是一切。故非說非一切為因。以彼為因則不極成。聲亦攝在一切中故。或是宗之一分故。若言一切皆無常中，其一切之聲，亦說聲者。如是則聲亦攝在一切之中，故非一切性則非有。

云何非有？若時此是一分，故非一切。若爾餘亦是一分，亦是非一切。如是非一切應非所樂也。若謂如是亦應成宗過，以無常性即遣常性故。非遣聲有性故，由說聲有，故是異法喻量式。若謂離聲，餘為一切，故聲非一切者。此亦是宗一分義故，為因不成。如云：無常，以無常故。如言聲是不成義。如是言一切非有故，因亦爾。

若謂：如云諸積聚者必為他用，是積聚故；又如云有為無常，是有為故。現見彼等亦以宗一分義為因也。曰：彼非以一切積聚法及有為法為宗義，以無喻故。然是以眼等及有為法一分為宗也。若謂聲亦應成為不共。曰：彼無成為不共之功能。以宗義之法為不共者，所聞性是不共應理。以於聲上更無餘聲，故此義不成，名因過失。喻亦有過。非是宗過。

《論軌》說此攝在相違似因中。然如是相，「非相違相應」。彼說二種相違：一宗義相違，二宗派相違。彼二俱非有此。當說彼二亦非相違。

（二）辨能立分二：（１）明宗法，（２）正明因。初又分二：甲、正明宗法，乙、釋伏難。

㈣正明宗法

གང་ཞིག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ཆོས་ཀྱི་རྟགས། ། 所有因似因	ད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་ཕལ་ཆེ་བས། ། 109. 多屬於宗法
དེས་ན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སོགས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། ། 故於因等義	སྔོན་དུ་རྒྱས་པར་དེ་བསྟན་བྱ། ། 先廣顯宗法
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་ཡོད་མེད་རྣམ་གཉིས། ། 宗法於同品	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ལའང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སུམ། ། 110. 謂有非有俱
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འང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ནི། ། 於異品各三	ཡོད་མེད་གཉིས་ཀའ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ཕྱིར། ། 有非有及二
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ཡི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總是所立故	ཆོས་དང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ཁ་ཡར་བ། ། 111. 法有法單獨
དངོས་སུ་མིན་ཡང་དེའི་ཕྱོགས་གཅིག ། 雖非真所立	ཡ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ར་བཏག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 是彼一分故　假說名所立
གཉིས་ཀ་ལ་གྲུབ་ཆོས་དེ་ལས། ། 112. 由彼俱成法	ཐ་སྙད་ཡ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ལའམ། ། 而得名言故
གང་ཡང་རུང་ལ་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ཡི། ། 若俱或隨一	ཐེ་ཚོམ་ཆོས་གྲུབ་འད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相反或猶豫　113. 法成非所許
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སུན་འབྱིན་དུའང་། ། 不許皆能破	གཉིས་ཀར་རབ་ཏུ་གྲུབ་ན་ནི། ། 若俱極成者

གཞན་གྱིས་སླར་ཡང་སྒྲུབ་ན་འདོད། །
114. 餘者許重成

སུན་འབྱིན་པ་ཡང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能破或能立

ཆོས་དེས་ཆོས་ཀྱང་མ་ཡིན་གྱི། །
有法及於法　法亦非有法

ཆོས་ཅན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གྱིས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མིན། །
有法非能成

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ཡང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། །
有法亦如是

འདི་ལྟར་ཆོས་ཀྱིས་ཆོས་སྒྲུབ་ཅིད། །
115. 法成法成故

如是已說所立宗，今當說能立因。頌曰：「所有因、似因，多屬於宗法，故於因等義，先廣顯宗法。宗法於同品，謂有、非有、俱，於異品各三，有、非有及二。」

此中宗法分為九種，故先當觀察。且此中云何名為宗法？如何不成？以有法已極成故，非所樂成立。曰：此無過失。

「總是所立故，法有法單獨，雖非真所立，是彼一分故，假說名所立」。總聚之義是所比量，如前已說。彼正所立總聚之支分義，單獨之法及有法假說名宗，是彼之法故無有過失。如說燒衣。

「由彼俱成法，而得名言故」。由是立敵俱成之法，而立宗法之名言故。

「若俱或隨一，相反或猶豫，法成非所許」。此中義

說：若俱顛倒極成，即不許為因（兩俱不成）。如云：聲是無常，是眼所取故。

若隨一顛倒成者（即隨一不成），如對聲顯論者，說所作性故。

若二俱或隨一猶豫者（即猶豫不成），如以懷疑煙處，成立有火。

言法成者（信慧譯為所依不成），如云：樂等一切處有故，我周遍而有。此復於宗法中，「不許，皆能破」。（此句是結上文兩俱不成等皆不許是宗法。對此一切皆是能破也。）

其餘「若俱極成者，能破或能立」。謂若俱極成為非宗法者，如云：眼所取性。此即能破。能立者，如云：由緣別而異故。

問：其餘非能立非能破者，由何了知耶？「餘者許重成」。若能成立為宗法者，彼是能立。若成立為非宗法者，即是能破。（此段如《理門論》云：「唯有共許決定言詞，說名能立或名能破。非互不成猶豫言詞，復待成故。」）

其宗法為能立者，「有法非能成，有法及於法，法亦非有法，法成法、成故，有法亦如是」。且如有說：以煙立火，是以有法立餘有法。彼說非理。此中非是知火有性（人皆知有火故）。說於此也。

若謂以煙所屬為所立者，應成宗義一分為因。若於所比煙見有火者，亦不應理，應無所比量故。故必應說於此，成立方處。彼即有法。此中非以德與有德之理，安立法與有法。如是且說非以有法成立有法。

次應說亦非以有法成立於法。如有說：以火立觸。彼亦非理。如前說於此故。若謂此應道理，於一切煙，見有火故。方處雖是所立，然以火之差別熱觸為所立故，則觀察方處無義。亦非以宗義一分為因。以火之差別為所立故，以總為因故。言火之差別為所立者，應許方處所別之煙（應是火字）為所立。此中何故瞋方處之差別而愛火之差別也。

有說法不成立法亦不成立有法。如說：最勝有一，現見別物有隨轉故（奘譯「有總類故」）。此中但立別物定有一因為宗。謂如塊段等定有一因為喻。故是立餘法為宗也。何以故？曰：「成故，有法亦如是。」言「亦如是」者，謂顯由餘法差別之有法亦是所立。是成立因法與所立法，無則不生也。

㈦釋伏難

དམ་བཅའ་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ངག་གིས་གང་། །	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ལ་ཐལ་བ་རྟོས། །
由宗因之語	應成非所樂

དེ་ནི་ལན་[16]ཞེས་ཤེས་བྱ་སྟེ། ། 116. 當知是答彼	དེ་ཡི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སྦྱོར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由彼門合故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གང་། ། 說因宗所隨	མེད་ལས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 宗無因不有
དེར་ནི་ལྔ་པའི་མཐའ་ཅན་དཔེ། ། 117. 依第五顯喻	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ས་ཉེ་བར་སྦྱར་ལ་འདོད། ། 由合故知因
གང་དུ་གསལ་ཚོངས་ཀྱི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ན། །[17] 若說反破者	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བ་ནི། ། 應成為無因
དཔེ་གཉིས་ལས་ནི་གྲུབ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 118. 由二喻成故	དེས་ན་རྣམ་ལྡན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མིན། ། 故非別解因
ཐལ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ོགས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 應非宗法故	ཁས་བླངས་སྔོན་དུ་སོང་བ་ལས། ། 由先有所立
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རྟགས་དང་དམ་བཅའ་ཡིས། ། 119. 如是因宗門	སྐྱོན་བརྗོད་སུན་འབྱིན་དུ་ཤེས་བྱ། ། 當知說過破

為解釋他派立量疑難故，頌曰：「由宗、因之語，應成非所樂，當知是答彼，由彼門合故。」如說：聲非常，業等應常故，常應可得故。（此是答破：由因、宗門，若有所立應成過故。以先立常，無形礙故。後但立宗斥彼因過。）又

彼宗法即是因性。

「說因宗所隨，宗無因不有，依第五顯喻」。如說：聲是無常，所作非常故，常非所作故。此中非有宗法性，而有喻相，「由合故知因」。此中由合顯示宗法。如曰：聲是所作，非非所作。「若說反破者，應成為無因，由二喻成故」。若說反破者，應成無因。彼非由破而生，因中若無，應成異故。

此中若以無為先別異可得者，則隨行應不可得。應成不樂邪增益故。由現見一隨行為先，不見別異，故是有一為先也（有一總因為先）。若不許彼，應無隨行（即無總類）。彼亦非有，即說隨行。「故非別解因」，（按藏文意：是非離相應外，另是餘因。關於數論派之相應因與反破因，後有解釋。）言隨行非有，應成異故，此有何差別？又於此中應說餘過。謂最勝非有，受用者與所受用，應成德與有德故。實應非有，諸德應成實，實應非實故。

彼等如何成為反破？此非反破。何以故？「應非宗法故，由先有所立，如是因宗門，當知說過破」。此中成立最勝為有之因，為成立諸德隨行故，說一果為因。若許此者，則所見歡喜等果，彼如功德隨行，應成受用者，故不決定。若不許者，非所受用者非功德故，根本因不成也。（此文尚須研究）

實謂由實性相應，其許為無實諸德，亦應成實，以有相應故。是以相應破。以相應之和合一故，或遍一切故。彼等亦應成實。應許實即相應，或相應亦即實。即非實法，如實亦應有實。此是宗過。實即以非實破除故。若謂：諸德亦與實相應故，亦應成實，故不決定者。然不能作是說，以未見實性相應之餘實性故。故言即成彼性，理應是宗。由實相應為因，其餘德等亦應成過。且止應成。

⑵正明因分二：甲、立自宗，乙、破異執。

㈠立自宗

ཐ་དད་མེད་པ་དེ་ཉིད་ཅེས། །	བྱས་ནས་གཞན་ལ་སྟོན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無異言即此	於別法宣說
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ཞེས་པ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་སྨྲེ། །	འདི་ལའང་ཐ་དད་ཅེས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། །
120. 言同品於品	不許此有異
དེ་གཞན་དང་ནི་དེ་འགལ་ཏེ། །	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རྣམས་གཉིས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
彼餘彼相違	於二種異品
རྟགས་མེད་པས་ན་འགལ་བ་མེད། །	རྣམ་པ་བཅད་པ་ལས་གྱུར་ཡིན། །
121. 無因及相違	唯由於簡別
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	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ཡིན་མོད་ཀྱང་། །

唯同品非有	雖是同一相
དོན་དུ་མ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པའི་རིགས། ། 122. 多義轉應理	སྤྱི་ལ་ང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ལྡན་[18]པོ་ཡིན། ། 總隨轉非愚[19]
གཞལ་བྱ་བྱས་དང་མི་རྟག་དང་། ། 所量作無常	བྱས་དང་མཉན་བྱ་རྩོལ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། ། 作性聞勇發
མི་རྟག་རྩོལ་བྱུང་རེག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 123. 無常勇無觸	དེ་དགུ་རྟག་པ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འོ། ། 依常性等九
དེ་གང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་ཡོད་གཉིས། ། 於同有及二	དེ་མེད་པ་ལ་མེད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在異無是因
དེ་རྟགས་འདི་ལས་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སྟེ། ། 124. 翻此名相違[20]	འགལ་བ་གཞན་རྣམས་མ་ངེས་པའོ། ། 所餘皆不定
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འི་གྲངས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། ། 樂說唯一數	འགལ་བ་དག་ལ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ཕྱིར། ། 於相違疑故
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རྟགས་གཉིས་ལས། ། 125. 如是疑及因	གཅིག་ཏུ་ངེས་པ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ཡིན། ། 見決定為一
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གཉིས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་ནི། ། 諸具二相者	གཉིས་གཉིས་སུ་འདོད་རེ་རེ་མིན། ། 許二二非一

དུ་མ་ཡིན་ཡང་མི་འགལ་ན། །	ཤིན་ཏུ་བར་ཡང་གཅིག་ལ་འཇུག །
126. 眾多若不違	尤其於一轉
གང་དག་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མིན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	སྤྱི་དང་འགལ་བ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བའི། །
若法是不共	共決定相違
ཆོས་རྣམས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དུ་དེ་ལ། །	ཐེ་ཚོམ་སྐྱེད་པའི་རྟགས་རྣམས་ཡིན། །
127. 遍一切於彼	皆是疑因性
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གང་ལ། །	ཞེས་འདོད་བཟློག་པས་གནོད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
觀宗法審察	若所樂違害[21]
ཐེ་ཚོམ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་ལས་གཞན། །	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ཡ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128. 成躊躇顛倒	異此無似因
ཆོས་དང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རང་ངོ་འམ། །	དེ་ཡ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ཡིན་ཡང་རུང་། །
邪證法有法	自性或差別
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ཏུ་ག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དེ་ལ་གནོད་པས་འགལ་བ་ཡིན། །
129. 由違害於彼	此成相違因
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དང་ནི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གྱི། །	ཆོས་དང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་གཉིས་སོ། །
共與差別法	及所立二種
དེ་ལ་དང་པོ་གཉིས་ཐེ་ཚོམ། །	ལྷག་མ་ལྟོས་ནས་གསུམ་དུ་ཕྱེ། །
130. 初二是猶豫	餘觀待分三

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ཞུགས་དང་མ་ཞུགས་ལས། ། 由隨行不行	ལྡོག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གྲུབ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 返隨不成故
གཅིག་ལ་ངེས་པར་ཞུགས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 131. 非於一隨行	ལོག་པ་མིན་པ་རྟགས་ས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及返應成因[22]
གཉིས་ཀར་གྱུར་པ་སྲིད་མ་[23]ཡིན། ། 成二者非有	ཡོད་པ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མིན་པའང་མིན། ། 有亦無俱非
གང་དུ་མེད་དེ་རྣམ་བཅད་དུ། ། 132. 隨遮其所無	གྲུབ་དོན་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即成所成義
གཅིག་དེ་གཞན་ལ་གཉིས་སུ་གྲུབ། ། 彼一餘二轉	གལ་ཏེ་ཞུགས་བ་བཞིན་གྲུབ་ན། ། 若如轉成者
དཀར་གཟུགས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བརྟེན་[24]པ་ལས། ། 133. 由白色德依	རིམ་པ་རིམ་དུ་བཟློག་རིམ་ལ། ། 應逆其次第
གསུམ་གཉིས་གཅིག་ཏུ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了知三二一	
གཅིག་གི་ཚིག་ཏུ་བསྟ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顯示一言故	དེ་ཡི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ལས། ། 134. 反所立相違
འགལ་བ་གང་དུ་ཞུགས་པ་ནི། ། 若隨所轉者	དེ་ཡ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ལ་རྨོངས་པའོ། ། 於差別愚蒙

即由宗法成為因與似因。彼等差別，「謂有，非有、俱」等。此中成立有者，謂由所立法總，品類均等，說名同品。以一切義皆名品故。彼所立法，「無異言即此。於別法宣說」。即說同品有也。（如聲無常，瓶等亦無常，即聲無常之同品。其所作性因，亦貫兩無常法上，由極相似無異，故言即此。即說瓶上因法亦即聲上之因法也。）所謂無異也即此也，皆是極相似，非是一體。言同品有，即無常之同類法上，定有所作性因也。（然不說遍有，因可狹於宗故。）

或問：「言同品於品。」若言無異即此，為同品者，此亦應於同品有也？此中未說差別？曰：雖有別異，如瓶等上所有無常，非是所立。然「不許此有異」。故言同品有，極為應理。若爾，異品云何？

有說：餘相屬於有法，如說非福。

有說：唯破有，即無，屬於非有。

其中且說：「彼餘彼相違，於二種異品，無因及相違，唯由於簡別。」若同品所餘，是異品有者，則應無因。謂同品所有之所作性等，除無常外，於餘苦等亦有也。同品相違，雖是異品，應唯由簡別，若無彼性，而了解所立。此如云：此處有火暖，由有火暖，了知無冷觸。然於無暖觸處，非定無非冷觸也（即無暖處，非定有冷。有中庸處為不定故）。

「唯同品非有，雖是同一相，多義轉應理」。謂若同品

無即名異品。故言異品唯無，即同品非無。是同品有。彼即正因。如所作性，是成無常之因，如是亦是成無我等之因。謂於無我等非無，即於無我等有也。若謂：此是總，應成猶豫。曰：所作性雖是總，然於無常及無我等，非如瓶等是猶豫因。

「總隨行非愚」。非一切總皆猶豫之因。如瓶是所作性，於非瓶上亦見彼性。然所作性於無常等無處，則不可見。於一切處具因相故，是決定因。如是宗法三種差別，謂同品有、非有、及有非有俱。又此一一各有三種。謂於一切同品有中，於其異品或有、非有、及有非有俱。於其同品非有及俱，各有如是三種差別。若無常宗全無異品，對不立有虛空等論，云何得說彼處此無？若彼無有於彼不轉，全無有疑故無此過。如是合成九種宗法，隨其次第略辨其相：

異同 品品 俱有	異同 品品 無有	異同 品品 有有	上、下之中間為正因
異同 品品 俱無	異同 品品 無無	異同 品品 有無	左、右之中間是相違
異同 品品 俱俱	異同 品品 無俱	異同 品品 有俱	餘五是不定因

如是九種依次畫為九格，上下豎寫同品三種，橫寫異品三種。由於四方，當知其自性與結果。謂立聲常，所量性故。或立無常，所作性故。或立勤勇無間所發，無常性故。或立為常，所作性故。或立為常，所聞性故。或立為常，勤勇無間所發性故。或非勤勇無間所發，無常性故。或立無常，勤勇無間所發性故。或立為常，無觸對故。

此攝頌云：「所量、作、無常，作性、聞、勇發、無常、勇、無觸，依常性等九。」如是分別說名為因、相違、不定。頌云：「於同有及二，在異無是因。」此中唯有二種名（正）因，謂於同品一切遍有、異品遍無，及於同品通有非有、異品遍無。

於初、後三各取中一。「翻此名相違」。復唯二種說名相違，能倒立故。謂於異品有、及二，於其同品一切遍無。

第二三中取初、後二。復有餘相違因，謂能成立違害所立者，如說諸別異物是積聚性，能為他用，積聚性故，必為他用。此因能成多義，故即二因中攝，非出九種之外也。「所餘皆不定」。所餘五種因及相違，皆不決定，是疑因義。又於一切因等相中，皆說所說一數同類。

「樂說唯一數」。當知同一類故。言一數者，此中如同品有等，樂說一數。「於相違疑故」，謂於說二種相更互相違，猶見一數。如於聲上由所作性與所聞性，疑聲是常或是

無常。（奘師譯為「勿說二相更互相違，共集一處猶為因等」。作為破一實數。藏文似是解不說二數之理由。）

「如是疑及因，見決定為一」。如聲由非眼所取及是現見事，決定非實亦非是業。故樂說為一也。若謂由如是樂說為一，則不應成為猶豫與決定二因耶？曰：無過。何以故？「諸具二相者，許二二非一」。此中具足猶豫與抉擇彼二種相，非單一相。此中何為疑相？曰：相違決定。且於一事，從無疑相，具足疑相，應道理故，是為一性。如是具足非眼所取與是現見事，如說之因相，非單獨相。

若謂一一無違，為因相應理。此如說所作性故無常。勤勇無間所發性故無常。由眾多因如何決定耶？曰：「眾多若不違，尤其於一轉。」此中雖是多因，然同作一事，故言一性，全不相違。如眾多人欲說一義，言於此事吾等一致。（此說多因可共成一宗。前說所作性能成無常與無我等，是一因可成多宗。）

若謂諸由二因，而作多事。如說：所作性故無常，苦故無我。此如相違決定，應成疑因？曰：無有此失。彼一一因皆能作多事，如前於非一事轉，極為應理。（此說多因可成不相違多宗。）若謂由各異因成立多種所立者，如離於支，無別有支。以是猶豫與抉擇故。曰：此是更互依待，俱相隨轉同是一因，或由合聚成就因相，俱是能立，故無過

失。

若謂理應四種為不定因，二俱有故。所聞云何？由不共故。以若不共所成立法所有差別，遍攝一切，皆是疑因。唯彼有性彼所攝故。一向離故。諸有皆共無簡別因，此唯於彼俱不相違，是疑因性。若於其中俱分是有，亦是定因，簡別餘故。是名差別。

若對許有聲性是常，此應是因？若於爾時無有顯示，所作性等是無常因，容有此義。然俱可得一義相違，不容有故。是猶豫因。又於此中現教力勝，故應依此思求決定。

攝上頌言：「若法是不共，共、決定相違，遍一切於彼，皆是疑因性。觀宗法審察，若所樂違害，成躊躇顛倒，異此無似因。」問：違害所樂之相違因云何？謂相反之因。何故不成不為他用？若謂由有為他用之因故，如是言所作性故無常，則所作性應不能成立無常，以有能成常性之因所聞性故者。此是惡攻難，以彼執一與常性因俱行因故，應非能立。（此文尚須研究）若謂如是一因，由所立差別應了達二義，如非眼所取性與是現見事。

曰：如是與相違決定各異，此不見有疑，不應觀察。謂從差別為他所用，成立相返故，即相違因。如是為積聚他用，此樂成立為非積聚他用者，是餘積聚性之因。其非積聚性，都非現、比之所成立，此之有性不極成故。此非疑因，

是法差別相違因與相違決定之差別。（此段文字是辨法差別相違因與相違決定因之區別。前云：相違因是成立相反義。他難：應與相違決定無異。解答曰：相違決定是執不同二因成立二宗。其相違因是以一因成立相反二宗。又說：相違決定是疑因，不能成立任何一宗。其相違因則能決定成立相反宗義。是其差別。）如是違害現見者，由顛倒成立有法之自性差別，故說為相違。如說：勤勇無間所發性故非聲。又如說非所聞性。俱是所立者，謂法所差別之有法，是所立宗故。其中隨一或是二俱，若自性，若差別，顛倒成立故。是相違因。當說二俱相違之例。如說：一切語言皆是虛妄，是能表故，如夢中能表。若有如是說者，其言說與所說體性皆虛妄性，則謗總義。是彼自性相違。若彼說者自非虛妄，則是差別相違。頌云：「邪證法有法，自性或差別，由違害於彼，此成相違因」。（奘譯後二句為「此成相違因，若無所違害」。信慧譯本亦同。此謂：由此因違害彼所樂宗，故名相違因。）

又論師引伏難曰：「非內積聚性，如是非他用。」謂積聚性是眼等內性相應，列此為因。今破其因相。若如是者，二者之同品不成。成立相違品為一切他所用。故仍攝入前相違中。

復為顯揚彼義故，更由餘門宣說：「共與差別法，及所

立二種。」謂所立法之能了，唯有三種：一共，二別，三諸二分者。應知九種分別，亦是從彼三而分。「初二是猶豫」，謂於一切法之各別自性，由共及別而一向生猶豫。如立聲常或無常，而云：所量性故；或云：所聞性故。

「餘觀待分三」。觀待所立，俱二分者，可分三種，謂正因、邪因、疑因。何故如此？初二種因一向疑者，謂由彼二，於一切品「由隨行不行，返隨不成故」。於多品中，不能簡別一，亦不能成立一。以彼要由隨行與返還故。彼二未離一分故。（共者未離異品有，不共者未離同品無。信慧譯為各缺一相，較為易解。）

或謂：若爾，「非於一隨行，及返、應成因？」謂俱二分者，非一定隨轉。應隨行與返還，二俱成因？曰：若有，可爾，「成二者非有，有亦無俱非」。以於一義，不容有亦常亦無常。如是凡所有義，亦必無有既非是常，亦非無常。

或問；如何二分，於相違多義轉，隨一切轉為能知因耶？曰：彼是由遮門，非由表門，取其差別。「隨遮其所無，即成所成義。彼一餘二轉」。謂二分中，隨其所無即應遮除。即由此門，於所立類一切遍轉或一分轉，說為如實了知之因。如云：聲是無常，所作性故；及云：勤勇無間所發性故。如是由青蓮花之妙香，能成立香性、德性、能依性、非德性等。以無香等則不見故。（後後寬於前前，若無後者

必無前者，故由前者能成後者。）若非爾者，「若如轉成者，由白色德依，應逆其次第，了知三二一」。說一言者，若不成一，則是相違決定，應知即是疑因。如許常總者（即許聲性常者），於所聞性與所作性之聲，為是常耶？抑無常耶？成為猶豫之因。

若謂：「顯示一言故。」應了解為一性者。曰：不爾。諸相違者不樂說為一故。其所作性與勤勇無間所發性，二者是同一因。如由豎立行相與鳥棲其上二事合一，即知是樹。「反所立相違」。彼於二分應二相轉，由遮遣彼已，為所立義於餘轉，故成其相反。如即由上諸因，成立為常。此中亦由遮常門中，成其相反也。

若說：此處有火故，而有冷觸。此如何成相違？如何不違？唯遮冷觸，不成暖故。曰：縱不成暖，然能成非冷觸。如是若時由火能成非暖觸之相違品，則說成暖觸。即此義成非冷觸故，說名相違。亦不相違。若謂所作性與勤勇所發及非所發俱不相異。從一切不異俱無返故，其無常性隨轉智，應不待遮常也。

曰：若何智於何轉，即彼隨轉智之差別，由分析門能作用者，雖可如是。然「若隨所轉者，於差別愚蒙」。如所作性，於勤勇所發與非所發俱隨轉故，二者於聲俱是猶豫因。以若立所作性故，是勤勇無間所發。亦可立云：所作性

故，非勤勇無間所發。如是由勤勇無間所發性，亦可立是德與非德也。

若謂如是云：所作性故無常、無我。亦應成疑因。二俱有故。曰：若離無常，於無我上有所作性者，容有彼過。如是互返是此差別（勤發與非勤發是互相排斥的，而無常與無我則非互排的，故不相同）。是故聲上，其所作性於無常、無我等處則見，於彼無處則不見故，總是決定因。若互相排斥，則是疑因。非離破常，別有無常。由返一切異品，即由此門所立智轉，則為應理。然於此中非必一切同品皆有，亦不能緣一切皆有。以諸正因，亦不能捨自所繫屬，而於餘處有因智生也。當知此中是依一事而說。猶如語表之聲，由所作性，現見自等起智故，如身表業，了知是勤勇所發性。

如是初二，亦應是緣一作用者？不爾，彼要示餘法乃生決定，非由自身能生決定也。共與別法者，是無簡別因故，是待餘法乃能決定之因。諸俱分者，簡別餘已。若處有疑，則具餘法能於彼處成決定因。如見豎立與鳥棲上，乃知是垛。非由一事能決定故。如對聲常論者，由自等起與所作性，證其勤勇所發。故於此中當取為一也。

然彼觀待所轉，能生猶豫。例如此聲，所作性故，為如瓶等，是勤勇所發？抑如電等，非勤勇所發耶？非說如虛

空等。以所作性，已簡別虛空等常性。應於無常成猶豫因。諸已簡別餘事之因，非由餘事於彼成疑。於諸非遮亦如是知。若謂此非是常，即說是無常。若不爾者，則應說瓶等自名也。此中別於無遮之事，非說是遮常謂非是常。喻如聲常，非所觸故。如所說非，是觀待猶豫而遮。前者是待相違而遮也。

若時不許常住，爾時待他所計，破永久住。謂此時雖有，然前後際不住，說是無常，無有過失。若謂：如云無質礙故為常。於一切種，觀待所立俱分，是第三種。此如何是簡別之因？曰：此觀待何處成為疑因，彼即簡別其餘。於二品俱轉，亦是觀待虛空等，與業等，為猶豫因。非觀待微塵與瓶等。故是於此所立，簡別餘法有質礙之因。謂聲由無質礙故，為當言無作用？抑當言有作用耶？從常、無常都非遮返之因。此觀待所立俱分，可說是正因、倒因、及猶豫因。已說因及似因。

乙、破異執分二：子、破所說因，丑、破所說似因。初又分四：A破《論軌》，B破正理派，C破勝論派，D破數論派。

A破《論軌》

རྩོད་པ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ལ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 對論執者說	དེ་མཐུན་མེད་ལ་མེད་པ་ཡི། ། 135. 若顯異品無
ཆོས་བསྟན་རྟགས་ཤེས་པ་དེ་ལ། ། 便說為因者	དེ་མཐུན་མེད་ལ་མེད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 若異品唯無
ཅེས་སྦྱོར་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མིན་[25]རྟགས་[26]འགྱུར། ། 不共應成因	
མེད་པ་ཉིད་ལ་ཞེས་ངེས་གཟུང་། ། 136. 指定唯異無	ཁྱབ་མཉམ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རྟགས་ས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唯等遍為因
དེ་མཐུན་ཉིད་ཅེས་འད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非許唯同有	གཅིག་ལ་རྣམ་པ་དུ་མ་མཐོང་། ། 於一見多義
དེའི་བདག་ཉིད་ཅེས་སྟོན་ཅེ་ན། ། 137. 若示彼體者	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ས་ནུ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述因則無能
ཡང་དག་དོན་བཞིན་ན་རྣམ་པ། ། 如實義未說	གང་གིས་[27]གང་ལ་ཞེས་མ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 由何相於何
ཤེས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ལས་འདས་པ་བཞིན། ། 138. 如超越能知	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མཐོང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不見義能立
མིག་གིས་གཟུང་བྱ་ཉིད་སོགས་སྒྲ། ། 眼所取等聲	མི་རྟག་རྟགས་སུ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應成無常因

མ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ཞེ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ས་དེ། །	ཇི་ལྟར་གང་ལ་ཞེས་མ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139. 若謂未說者	於何何未說
ལྷན་ཅིག་རྒྱུ་བས་[28]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། །	དེ་མིན་དཔེ་གཉིས་ལས་འགྱུར་བས། །
俱行於所立	非爾由二喻
མི་རྟག་ཉིད་སོགས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སྟེ། །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ར་གཞན་དག་འདོད་དམ་ཅི། །
140. 即見無常等	豈許餘所立

今當觀察他派所計。且如《論軌》中說：「若顯異品無，便說為因者。若異品唯無，不共應成因。」若說異品唯無，作指定者，則云：所聞性故常。此應成正因。以於常性無之瓶等，不見彼故。

「指定唯異無，唯等遍為因」。若謂唯異品無者，則此中唯各有或是等遍者，方是因。此雖無所聞性應成因之過，然指定唯異品無故，則唯有等遍者方得成因。則唯所作性，乃能了解無常。其勤勇所發性應非是因。以彼與無常，非平等遍。以雖無彼，猶見無常故。

「非許唯同有」。若指定唯同品乃有，則應成為唯同品俱行者。此雖無有前二過失，然則唯所立同品，無則不生，餘都非有。「於一見多義」。然於一因，亦見眾多無則不生。如一所作性，是無常、無我等無則不生也。故三種指定詞皆有過失。（異品唯無、唯異品無、唯同品有，三句「唯」

字。）復當觀察許同品俱行之因。

為如其所顯而說其相？為如實義而有耶？彼有何過？曰：「若示彼體者，述因則無能。」此言勤勇無間所發故，非能顯示所立無則不生也。若「如實義」。若謂如所有實義而說其相者，如是亦「未說，由何相於何」。若由因自己顯示者，則以何行相，如何顯示自體，都未見也。

「如超越能知，不見義能立」。其能知因未由自相攝持，則不能了知所知之義。（頌文為：若超出能知，則非義之能立，即不能立所知義也。）

「眼所取等聲，應成無常因」。若謂由攝持彼體性，即能詮彼相者，則眼所取性 （言眼所取之聲，本身是無常），亦應成為無常性俱行之因也。若謂所未顯示，則說彼非因者。

「若謂未說者，於何何未說」。由何、如何未說？於何事而不成因？都未說也。（前外人說：所未說者，即不成因。今進問：言所未說，由何、如何未說？言不成因，為於何事不成因？均未說明也。）

「俱行於所立」。若謂由同品無則不生門，未顯示所立者。曰：「非爾，由二喻。」謂由同品俱行性及同法或異法攝攬外事，以二種喻便能了知。如說：能顯示決定關係是為譬喻。所言何法由何於所立未說者，今當觀察。

「即見無常等，豈許餘所立」。若所作性因，能顯聲無常性，餘有何不成，為成彼故而說譬喻？非更欲說餘所立宗。如是所言，所未說者，不應道理。

B 破正理派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།

諸正理派者說：

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པ་ལས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དེ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སོ་ཞེས་པ་དེ་ལ།

「從同法說喻，彼即成立所立之因。」

此敘外計。下逐計破云：

གལ་ཏེ་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ན། །	ཆ་ཤས་དག་མིན་ལྔ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
若同法能立	非分非第五
ངག་ཅེས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ཅན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	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་པས། །
141. 謂語應簡別	於能立非理
གཉིས་ཀའང་གཞན་དུ་ཐོབ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	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དེ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俱應得他性	彼非同法因
མ་ཡིན་དེ་ཡང་སྐྱོན་གཉིས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གནས་སྐབས་ལ་ཡང་གཞན་མི་སྲིད། །
142. 非彼二過破[29]	應時亦無他

རང་རང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གནོ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 各相違害故	རྣམ་པར་བརྟགས་པ་སྲ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假立亦非有
དེ་ཕྱིར་དྲུག་པར་དེ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 143. 故第六於彼	ཁྱད་པར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རོ། ། 差別亦無義
ངག་ཀུན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ཞེ་ན་གང་། ། 非許一切語	འདོད་དེ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ཅན་དུ་གྱིས། ། 何許應簡別
དགོས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དངོས་ཀྱི་ནི། ། 144. 無許為不許[30]	སྒྲ་ལས་བརྒལ་བར་འད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超越主要聲
རྣམ་གྲངས་ཙམ་སྤྱིར་བཏང་བ་ལ། ། 唯異門於總	དམིགས་བསལ་ཡོད་པར་སྲ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非有其特殊
དེར་སྣང་གིས་སྟོང་ཆོས་གཞན་དང་། ། 145. 彼似空異法	མཚུངས་ཏེ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相同應是因

「若同法能立，非分（非語分）」。謂若說同法即是能立所立之因者，則語支分應非是因。各異轉故。若許由同時說故，雖是各異而不異轉，如軍旅等。事實宗等非不異轉，非說義故。

復次，「非第五」。此中不得第五（第五轉聲、從聲）。若即同法之喻說成立所立者，亦非彼法從彼為因，亦未見能

別所別等，各異說故。「謂語」。若作是思，與從同法說喻之語，由更互輾轉之門，是為成立所立之因者。如是則「應簡別」。何以故？以同法喻說之語，與智、欲等，皆從彼起故。應簡別說。

若謂不須別說，「於能立非理」（釋中作「於能立非有」。）以說能立所立之語中不顯示智與欲等，故彼等非能立所立。復問：為許（直接）親能立所立，抑許（間接）疏立耶？彼有何過？「俱應得他性」。若從親者，則應唯聽者所屬之念為因。若從疏者，則聽聞同法之智亦應成因。若謂雖更互輾轉能立所立，彼即是因。然聽聞之智不成因，「彼非同法因」。

以彼從語起，非從同法說喻故。「非、彼二過故」。從同法喻說中，亦有從親耶？抑從疏耶？二種亦俱有過失。若計從親說者，則彼同法智應是因。以彼若親若疏皆能立所立。若從疏者，即聞者之智等亦應成因時所說也。

若謂：此應時故，不應說特別所立者。何為彼時？「應時亦無他」。即應時宗，亦從同法顯說喻者，即應成因。若謂容有其他，非從同法顯說喻者。曰：縱有其他，然觀待同法說喻之諸後支分，亦應成因。若謂無此過，其說喻等（後支）不成為因，以說各相，相違害故。「各相違害故，假立亦非有」。諸所得者，如一有違害，分別所攝亦應爾故，則

應成猶豫。（信慧譯為有分別所攝者，尚應研究。）「故第六」。謂故應用第六轉聲（屬聲）。謂同法之喻說為因，應成第六轉。如說餘是彼法之相。

如是雖能斷疑，然非無過。何以故？「於彼，差別亦無義」。縱作第六轉聲，其言能立所立，亦成增語。若謂：為簡別故說彼，非一切同法語皆是因者。「非許一切語，何許應簡別」。若非一切同法語皆是因者，為即彼同法語非因耶？不以差別義而差別。若謂於聲差別非有故，為了達義而成差別。

如宗與因成相違故者。彼亦非理。何以故？「無所為不許，超越主要聲」。此說若無原因，超出正常聲義，不應道理。故應簡別同法，非簡別聲義也。如是不作簡別，則不能如實成立。故應簡別。若謂：言能立所立，彼即簡別者。曰：彼非簡別。「唯異門」。以一切支分皆是能立所立，故應了解為所立之簡別。

若謂違反成立異法，如是即是成立所立。又不能立者，是諸似因，彼諸同法則非似因。即說為正因者。曰：如是簡別亦不應理。「於總，非有其特殊」。凡諸錯亂之同法異法，皆是似因。彼非能成為正因。以於特殊境，必無成總時故。非先列為特殊，後觀為總。或於特殊境，後列為總也。

復次，「彼似空異法，相同應是因」。若由似因所空（即非似因）之同法異法，皆是因者。則說聲常，所聞性故，如聲性。彼量之喻及同法，諸似因中應皆非有。彼量式中瓶等異法，及成餘法。如是說聲常，勤勇無間所發性故，如電等異法亦爾。彼等同法異法，諸似因中皆應非有也。餘者有說：即能立所立，由前簡別。如說：從同法顯示喻說，彼即成立所立之因。凡與所立同法等，彼即喻等。如彼所說，亦應為斷疑故說第六轉聲，及似因所空，應成正因故。所說因相，不應道理。

C 破勝論派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ནི་དེ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འི་ཆོས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སོ། །ཞེས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དོ། །དེ་ལ་ཡང་།
諸勝論派說：「彼相應之法是因。」

此敘外計。破云：

སྤྱི་ཉིད་ཆོས་སུ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	ཆོས་དང་ཆོས་ཅན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
總性應成法	法有法非宗

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འི། །
146. 不共亦得成

ཆོས་ཐོབ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་མ་ངེས་པ། །

宗相應之法 復次諸不定

སྦྱོར་བའང་དགོད་པར་མི་བྱ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47. 量式不應立

མཁའ་སོགས་ཡོད་ཉིད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ཡི། །
成立有空等

此所言彼聲顯然是與說所立相屬。即應是說唯所立與彼相應。此復為說總聚？為說法？抑說有法？若說總聚者，「總性應成法」。此中如言聲是無常，其總之無常法應說為因。以總之餘法非有也。如言以有角故是馬。此中亦有角是總之法，應成為因。若謂是法者，彼之所作性等非有（無常上更無所作性等）。若謂是有法者，亦不應理，已極成故。若謂無常性是所立者，非爾。總義是所立故。或言無常性之聲，或言聲無常性，或言聲無常。此等總義，皆是簡擇之果故。故唯總義乃是所立。「法有法非宗」。彼等非是所立，有過失故。

若謂：總亦非是，有前所說過失，故唯聲之功德乃屬所立。其中總或有法，無他相應之法，故應許唯無常法乃是所立。其次乃說：唯聲與彼相應，彼聲之法乃是因也。曰：彼之共不共因，皆應成所立相應之法。「不共亦得成，宗相應之法」。若指定云所立相應之唯法，都無所為，不疑成為有法故。彼應言：唯所立相應之法，乃繫屬故，應得為彼之

法也。

如是則云：聲常，所聞性故，亦應成因。若謂所立法亦相同者。曰：不同。為簡別彼故云餘二品轉，謂此非向餘轉故，非相同也。若唯無常是所立者，則除聲外，餘法亦與彼相應，瓶等之法亦應說為因故。眼所取性亦應說為因也。

「復次諸不定」。言不定者，謂猶豫因。諸錯亂因亦應成因。如說：是常，無質礙故。亦應了知與彼相應，以一切種無繫屬故。是故應說：與彼同法相應不錯亂也。如是與彼相應法同者是為同法，則捨離餘法及所聞性。言不錯亂與指定詞，則捨離錯亂法之語故。前者則有所說過失。「成立有空等，量式不應立」。彼中非有極成宗相應法或所立相應法，以有法不極成故。是故量式全無繫屬，因定非理也。

D破數論派

སེར་སྐྱ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་དེའི་སྒྲོར་བ་ཉེ་བར་བརྟ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ག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་ཏེ།

諸數論者說：「為他顯示由相應與反破差別，分二種比量。

རྣམ་པ་ལྔན་པ་དང་གསལ་ཏེ་འོངས་པའོ་ཞེས་པ་འདི་ལ།

其中相應語之事境有五種，由宗等別故。」

此敘外計（較本論稍廣）。

ཚད་མའི་ཡུལ་མི་ཤེ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不知量境故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ཆོས་ཀྱང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所立法能立
རྒྱས་པའི་ངག་ཡིན་[31]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是廣語未說	གཙོ་བོ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མིན། ། 148. 不具勝隨行
ངག་ཀྱང་ཉེ་བར་འཇལ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། ། 語亦度非理	དམ་བཅའི་དོན་དང་འག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與宗義相違
རྩོད་པ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ཡོད་ཙམ་མིན། ། 無諍故非有	ཤ་དད་ཤིང་ཤུན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བཞིན། ། 149. 異如樹皮等
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སྒྲུབ་ཅེ་ན། ། 隨行皆成者	རིགས་གཅིག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གྲོ་བ་ཅན། ། 有一類隨行
གཞན་དུ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གཅིག་པུ་ཉིད། ། 餘亦唯一果	ཉེ་བར་ལེན་པ་ལའང་དེ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150. 親因亦成彼
ཕྱི་མིན་གཉིས་ཀར་སྐྱོན་ཡོ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外俱過故	ཁས་བླངས་ན་ཡང་འགལ་བ་ཉིད། ། 雖許亦相違
མ་ངེས་པར་ཡང་འགྱུར་དཔེ་ནི། ། 亦應成不定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ས་ཕོངས་ཀྱང་དེ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 151. 喻由缺所立　故彼亦非有
གྲུབ་[32]མིན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ལས་ཡིན་ནོ། ། 非成由差別	འགེགས་པའི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གཉི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障礙因非二

སྦྱོར་བ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ང་རིག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རྗེས་ཐོགས་ན་ནི་ལྡོག་པ་ལ། །
152. 二式亦非理	最後者相反
གཅིག་གསལ་བ་ལ་དེ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། །	རྣམ་ལྔན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ལྔ་ཉིད་མིན། །
遣一彼非理	非如具有五
རྒོལ་བ་རེ་རེ་བཀག་པ་ལས། །	གལ་ཏེ་རྗེས་ཐོགས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ན། །
153. 由破一一敵	許為後邊者
རྒོལ་བའི་ལན་ལ་མཐའ་མེད་ཉིད། །	གསལ་འོངས་རྣམས་སུ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敵答無邊際	應皆成反破

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། །

是中間頌

其相應比量與反破比量，皆當聯繫所量而觀察之。非一切支皆是因支，以攝入相應與反破中故。且如有說：最勝為有，現見別物有總類故（藏文為：有隨行故）。若謂此中以最勝有性為所立者，非爾。「不知量境故」，非共相境，則無比量，前已說訖。「所立法能立」。所立之法即能立之種類，無別異故。若不爾者，言是能燒故，亦應能成聲無常也。

復次，「是廣語」。極廣之語，理非能立之因。以能立因是略說故。此復「未說」。彼復未說略說是因，以說一切

支皆是能立。彼未說之差別，非所了知也。喻亦非理，若能顯示成立所立者（是喻），彼亦非理。

「不具勝隨行」。當知樹皮等非具有一總類之最勝也。縱然是有，未顯示者無隨行故。是為似喻。如是全無能立之義。於所詮分，失壞語（能詮）分，若謂所詮非有過失，能顯示彼即是喻者，彼亦不然。彼非唯所詮有過。

「語亦」，語說譬喻亦有過失，語不能顯樹皮等上有彼最勝及隨行故。

「度非理」。量度語喻亦非正理。無有合一之量謂如其喻成立所立也。如是以最勝有性為所立，支分之相於一切種無所聯繫也。《理門論》說當有聯繫，謂立別物定有一因為宗。此中先說「與宗義相違」。若謂諸別物是一因者，則樹皮等諸別異物，許多因故，應違其宗。若不許者，則喻非有。亦是過失。若謂以有為先是其所立，非是一性。謂顯是此之故。

「無諍故」。以無諍故，非立果有因（非以果有因為所立宗）。如是無諍，不應道理。否則既非是一，「非有」，亦非唯有為所立也。非是樂等之種類及隨行，「異如樹皮等」。若謂彼之總類一因是所立者，彼亦不然。以諸別物無一總類及隨行故。若謂「隨行皆成者」，不爾。無譬喻故。以無常性及果性等所隨行故。諸餘相應不聯繫故。其因亦有不成、

相違、不定等諸惡過失。且不成者，以無一類及隨行故。不爾。以諸別物同一果故。亦見「有一類隨行，餘亦唯一果」。即無（一類隨行）亦唯一果。若謂於薩埵等（三德）見由隨行（生一果）者，聲等不異諸果，世間亦有眼等之識等，故此無定（不定從一類隨行生也）。

復次，「親因亦成彼」。由是親因之果，理應以彼比知彼之種類，非是聲等境者。曰：縱非聲等，然於士夫（神我）亦應比度三德，以諸識後，現見歡喜等果故。若謂應說是於聲等外境，現見歡喜等果者，曰：「非外，俱過故。」歡喜等果，耳等轉時，隨執異或不異，俱有過失。若執不異者，則違害各著自境。若執異者，則違害比度同一總類。彼非聲等外境之果，以聲是由積聚假立故。如於行相等假立業等。又隨指定或不指定，俱不如是，俱有過故。若謂指定由彼比度唯一總類隨行者，則違害彼有種種自性。若不指定者，則應無別反破。以俱不指定故。總別一一皆成反破。此等且屬不成過失。

「雖許亦相違」。縱許有諸別物與隨行同一總類，其因亦有相違過失，以不見多前行者具足同一總類，其諸樹等無一成就，彼亦非樹皮等之前行。以有樹等之親因故。又所許因不但有相違過，「亦應成不定」。縱許樹等為樹皮等前行，其因亦是不定過。如是樹皮、瓦片、陶器、莊嚴具等皆應具

足樂等種類及多法前行也。如是且說因三種過。又由立別物先有一因為宗，故「喻亦缺所立」。不應許一切皆以最勝為先。應說樹皮等以樹等為先。「故彼亦非有」。彼喻亦非有，以樹皮等是別物中有故（非離別物另有樹皮等）。及成立彼等所立有一因前行故。如是餘支（合、結二支）之相應因當知亦非理。言一切之後而反破者，謂各別破除他計之後，而受持自宗者，稱為反破（按藏文：應名破返，或遣返，即遣他計後返成自宗之義）。

彼謂各別破除之方便有二：謂譬喻相違，及所許相違。其中唯破他宗，「非成」。非能成立自宗，不見唯破他宗，便能成自宗。如說：非質礙故聲常。唯說其是不定。雖使他宗不成，然非是成立自宗。唯此不能成立聲是無常，彼亦不定故。如某河漲滿，各各破除雪山融化等原因，而了知是降雨原因者，非唯由破除，「由差別」，是由自體差別而知。此由各別破除雪融化等而以江河漲滿為差別，否則唯各別破除降雨等錯誤，亦應成為霹靂等原因也。

彼言：破除他宗之方便有二。此亦非理。「障礙因非二」。其障礙（能破）之方便，非唯二種，由顯示支不完具之過，亦能障礙。如是且說反破之相，不應道理。「二式亦非理」。其中且說隨行反破（即用反破成立隨行）。

如云：若從無而生，無生處故應成別異。此是說諸以

生處未先行者，即應不異可得也。一類隨行不可得者，亦應增益為相反性。其中且如生處先行而不異者，都非所許（應是無生處為先而各異者，都非所許）。諸生處為先，唯由說一類隨行（應是唯由未說一類隨行），應成顛倒，亦不應理。由未說異，亦非即應一類隨行。若謂無過，無生處故即說應一性。如其所說，未說其理。以諸別物一類隨行非有，故所說難皆無所成。

若謂是遮一向決定一性者，不爾。彼亦未說，應得其返。生處未先行者，未見一性一向決定，故應得成總別性因（共得不共因）。種種隨行與反破等亦應無別。其中非有一向決定，故非應說異。故僅未說因非成相反。反其所立則為應理。謂諸不異法有一為先，一向決定故。彼相反者則應成異。如是云：「最後者相反。」

如是比度諸同類法有一為先，謂由最後以無為先等，即應成異。非由最後比度以一為先。彼亦應成異。此說諸別物有一類隨行故（諸別物定有一總類）。此與相應因是其別異。（信慧譯為：非有差異。）量式應云：若別性非從一生，無生處故應成別異，義謂應無一類者。謂諸一類相屬者，現見以一為先，非以無為先，亦非以自在等為先也。說由最後反破者，亦「遣一彼非理」。如是量式不應道理。破從無生，最後謂從最勝生，亦非道理。

復次，「非如具有五」。謂說反破亦有五種，如是則與最後相無有聯繫。謂破一切他宗最後一性說為反破。「由破一一敵，許為後邊者，敵答無邊性，應皆成反破。是為中間頌」。故說量式相全無繫屬也。此等非僅說數論之因不應道理，亦說相應與反破不應理也。已說因相，當說似因。

㈤破所說似因分三：Ａ破《論軌》，Ｂ破正理派，Ｃ破勝論派。

Ａ破《論軌》

《論軌》中說：「不成、不定、相違之義，名為似因。其中僅說不成等例喻，未說其相。如云：眼所取故無常，是不成因；無質礙故常，是不定因。勝論派說：從根生故（信慧譯為：根所取故）無常。是一相違。數論派說：因中有果，有乃生故。是第二相違。」此是敘計。下破執云：

རྩོད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ནས་ནི། 154. 由於論軌中	མ་གྲུབ་དབྱེ་བ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未說不成別
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ལ་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亦未說錯亂	དེ་ནི་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མིན་པའང་ཡིན། ། 彼亦屬不共
འགལ་བ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ཅན་ཡང་། ། 155. 亦相違決定	འགལ་བ་གཅིག་ནི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ར་རོ། ། 一相違總同

གཅིག་ནི་མ་གྲུབ་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མིན། ། 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ཡི་ནི་རྒྱུ་མཚན་དང་། །

一不成不共　　未說相反由

འདོད་ལ་གནོད་བྱེད་ཀྱང་མ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
156. 及違害所樂

其中「未說不成別」者，謂隨一不成等，有多種差別，皆未宣說。「亦未說錯亂」，亦未說其差別（共不定等）。「彼亦有不共，亦相違決定」。當如吾等所說（有六種不定）。

「一相違總同」。勝論派說總同與從根生是常。於常、無常俱可見故。此是不定，非相違因（總同即共不定）。

「一不成不共」。謂第二相違，是不成與不共因。何以故？謂先已生而更生者則非是有。此是成立一切（果法）於先已生中有。非從先已生中生也。縱然許彼亦唯彼有（是不共因），此非相違，以不成立相反義故。「未說相反由，及違害所樂」。故是缺少。彼等之中所不能攝，亦不能說非是似因。以是相反及能害之因故。

B 破正理派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དང་བཅས་[33]པ་ནི་མ་ངེས་པ་སྟེ། ཁྱད་པར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

諸正理者說：「有錯亂者，即是不定。非有差別。」

ག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མཐའ་ཁས་བླངས་པ་ལས་འགལ་བ་ཅན་འགལ་བའོ་ཞེས་པ་ལ།

說：「違宗所許是為相違。

འགལ་བ་གཞན་ཡང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མིན། །གང་ལས་སྐབས་སུ་བབ་པ་དེ། །

餘相違，非他。」說：「為抉擇應時義

གཏན་ལ་དབ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ཉེ་བར་འགོད་པའི་སྐབས་དང་མཚུངས་སོ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བ་འདི་ལ།

故，所列舉者，名時相同。

མ་ངེ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དང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མེད་པ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དང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འོ། །

此應成不定。」說：「能立與所立無差別故，名同所立。

ཞེས་པ་འདི་ལ་མ་གྲུབ་མིན། །

此非不成。」

དུས་ལས་ཐུར་ན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ནི་དུས་ལས་འདས་པའོ་ཞེས་པ་འདི་ལ།

說：「延時而說，名過時者，

མ་ཚང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
此是不完全成立所立故。」

正理派者說：「有錯亂、相違、與時相同、所立相同、超過時等，是名似因。」此敘外計。

次破云：所謂有錯亂者，即是不定。如是非有差別。為從何不定？或簡別他，或應時者，非有。如說聲之總別所

有，是二者之德。

若謂：此總非聲，是障一定故。若彼應是所立種類，彼亦是障此一定也。曰：如是亦無差別。當知如是亦於若無所立，若彼所餘，若彼相違而轉。以義了知，非一切種皆是錯亂。如前已說。若謂由違自宗所許名相違者，如勝論派說：無質礙故非是能造：如諸極微。如是觀察違其所宗而說者，是能立之過失。

「餘相違」。謂亦獲餘相違過，非唯似因。此中云：非質礙故。其不成義是因過失。云：非是能造，亦是宗過，違先許故。若謂：若彼俱犯不成與相違者，則與宗過相違。以量式中頓犯二過相違。彼復誹謗餘之作者。曰：雖然如是，若如作者量式，復以餘法相違而顯示者，彼亦應說即不成性。其宗過失亦「非他」。其中捨置自宗不成義，無餘一違宗過失可說也。

說作者為他法自在，與他自在等。餘者之量式無所相違，如說射箭與此所射。此中數論者作如是說。最勝非因，非有思故。其中遣除，謂非離最勝有他故，是為不共。即不定因。

若謂說離別物是他者，可成相違。然「非他」，謂彼唯是能立之相違，以成立相反故。非是自宗相違。說為抉擇應時義故而列之因，名時相同。如說我是常，不異身故（應

是：異於身故。如信慧本）。此中非由不異身故（異於身）觀察其我。

「此應成不定」。何以故？謂常如虛空等，或無常如瓶等，以於二者俱見不異身（異於身）故。為此是常，抑是無常？而觀察之。故此非異不定也。說能立與所立無差別故，名同所立。如說：聲常，非所觸故，如覺。此中聲上，非所觸因極成故，「此非不成」。此非於彼為不成因。由何說與所立無差別而名同所立？然此中譬喻與所立相同。可作餘觀察，謂喻與所立無差別之因，名與所立無差別。作是觀察，是同所依事多谷者，非一切皆能得也。縱是所許，因亦不成。此非與所立無差別之喻。然是語總（此上數句，似有錯誤）。是故非唯不成，亦是似因（應是：非是不成似因）。

如何為不成？若法說為因，而於有法不成，或立敵隨一不成，或猶豫不成。說延時而說名過時者，如說：聲是無常，如瓶。問曰：未說其因。乃說：所作性故。此是不完全說，或為決定而後時說，俱不說為似因。何以故？「不完全，成立所立故」。且若是不完全說者，由缺少故是不完全（缺少因支）。以非有故，非是似因。若為決定後時說者，如是因相應理，能成所立，非是似因。如因處而有，彼非似因之相故，此非是似因也。

C 破勝論派

諸勝論派說：「似因有三種，謂不成、未顯示、懷疑非有之因。」

此敘外計。次破云：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པའི་ལྟར་ན།	མེད་པའམ་ནི་འག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若如勝論者	無有或相違

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མ་ཚ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

相反說不全

所說不成，且非似因。謂或於喻無，或不極成義。言為因義故。其或字是觀察之聲。如是則於喻已極成也。若謂是說所立不成者，如是則言為因義，應成相違。言應顯示極成為先者，此中當說於繫屬時，已善極成。非有者謂無，則非疑惑。有角是已成故，既極成已於彼說喻。如云：若是有角，則是馬或牛也。

若謂非有之因即是非有，二意之因即成疑者。曰：且非非有之因，唯非有者，不能了知。如是唯非有，無能了知。然是「相反」。其中由於有角、非馬智生，而非彼智。由成立相反故，是相違性。有疑惑之因，當說為疑。「說不全」，如說是有角故，是牛。非唯彼等便是疑因。然是不共。如說：六句義是耳所取性。彼於一切中無，於眾多境是

猶豫因。

若謂於二別法俱見故，彼即是總。如豎立者。彼不應理，由無所反，彼如是現。由是有一實故雖無疑惑，然於地等則是猶豫。從彼一切皆返，非有故。故不說餘一切疑因皆是不共也（此等義尚須研究）。如是當說眾多相違與不定因。如說：為由地等合集而造身？為由各自種類？便成疑惑。以五因可得故，及破由異類造故。當說疑經「不全」也。

此復總由現見，由鄔波羅白色，定見德性、能依性、無德性等。非是疑惑。故諸非決斷之因，不應說彼總，於現見中是猶豫因。彼唯缺少。若謂非有之因是無，猶豫之因是疑者，何所立無及猶豫，皆未說故。如是是說少也。如有立聲無常，未說是眼所取，當於境猶豫。如以煙等成立火等。如是勝論派之似因難以成立。已說因及似因。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་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དཔག་པའ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གསུམ་པའོ།། །།
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三終

卷四

觀喻似喻品

觀喻似喻品分二：一、敘自宗，二、破異執。初又分二：（一）說喻，（二）說似喻。

（一）說喻

ཚུལ་གསུམ་རྟགས་ཞེ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ལས། ། 所說三相因	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སུ་ལེགས་གནས་པའི། ། 157. 善住於宗法
ལྷག་མ་ཚུལ་གཉིས་སུ་གྲགས་པ། ། 所稱餘二相	དཔེ་ཡིས་རབ་ཏུ་སྟོན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以譬喻顯示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གྲོ་བའི་རྟགས། ། 所立隨行因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མེད་ན་མེད་ཉིད་གང་། ། 158. 所立無則無
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ཅིག་ཤོས་དང་བཅས་ཉིད། ། 同法及異法	དཔེ་ལ་རབ་ཏུ་བསྟན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 當說為譬喻
མ་ཡིན་དགག་ནི་དགག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 以非遮而遮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མེད་པ་ཡང་། ། 159. 如是無有相
མ་བྱས་པ་ལས་རྟག་པའམ། ། 由非作故常	འཇིག་པ་ལས་འདིར་འབྲས་ཉིད་དུ། ། 由壞此果性
འདི་ན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ས་ན། ། 此說則不遍	མ་ཁྱབ་འདོད་མིན་མཚུངས་ཞེས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160. 非樂等合離

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དང་ནི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ཉིད། ། 共不共相違	འགལ་བའང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亦應成能立
རེ་རེས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མ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 一一俱未說	དེས་ན་དཔེ་བརྗོད་གཉིས་སུ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 161. 故說為二喻
རང་གིས་ངེས་པ་བཞིན་གཞན་ལ། ། 如自所決定	།ངེས་པ་བསྐྱེད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ཡིས། ། 欲生他決定
ཕྱོགས་ཆོས་ཉིད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 說宗法繫屬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་གཞན་རྣམས་སྤང་། ། 162. 所立餘應捨
དཔེ་ནི་རྟགས་ལས་ལོགས་པ་རུ། ། 非是離於因	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 ། 別說於譬喻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ཀྱི་དོན་སྟོ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為顯因義故	ཉེར་འཇལ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མིན། ། 163. 比度非無義
རྟགས་ཀྱི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成因繫屬故	གལ་ཏེ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གཉིས་ཡིན་ན། ། 說二譬喻者
དཔེ་ནི་ལོགས་ཤིག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གྱིས། །[34] 喻應為別有	ལོགས་ཡིན་འཇིག་རྟེན་དང་མཚུངས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 164. 別則同世間
དེ་དག་གིས་ནི་དཔེ་བརྗོད་ལ། ། 彼等說喻時	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但說諸同法

དེ་ལྟར་ཉེར་འཇལ་ཙམ་པོ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65. 成單純比度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ཉིད་སྤངས་ནས། །
捨能立所立

ཉེར་འཇལ་ལྡོག་པ་མིན་ཆེད་དུ། །
為非遮比度

ཆོས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པ་དེ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
於彼異法中

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དང་སྐབས་གཅིག་སྟོན། །
166. 異品同時說

ཆོས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པའི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་དེས། །
彼異法量式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སམ། །
或立所立因

ལྡོག་པ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ན། །
若宣說返者

མཚུངས་སྟོན་ཐུ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67. 同說應無窮

དེ་ཡི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ཡིན་ཡང་རུང་། །
或是彼差別

ཡིན་ན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ཅན་ཡང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有誤亦應成

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ཉིད་ཙམ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། །
唯宗法是因

དགུ་ཡི་ནང་ནས་གཉིས་སྲིད་དོ། །
168. 九中俱亦有

གཉིས་ཀ་བརྗོད་ལ་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་ཞེ། །
俱說不成者

དཔེ་བསྟན་ཏོ། །
已說譬喻

言「所說三相因，善住於宗法，所稱餘二相，以譬喻顯示」者，謂諸因明論中，僅說宗法性為因式。如說此所作

故，了知聲是無常。所餘二相因式中未說，為彼義故當說譬喻。

「所立隨行因，所立無則無，同法及異法，當說為譬喻」。言隨行者謂一切行。言同法者，且如說聲是無常，所作性故。若說諸勤勇所發，見彼無常，猶如瓶等。如是於異法亦說諸常住者，見非勤勇所發，猶如虛空。當說此中亦是由能立門，成立所立。於同法中，決定當說諸勤勇所發，見彼無常。則異法中亦決定當說，所立無處則無。即是顯所立無處，無彼因也。

「以非遮而遮，如是無有相」。如是說前者是非遮，後者是無遮。（《理門論》云：「前是遮詮，後唯止濫。」）如是則不許常法者（如經部師不許虛空有體），亦成異法喻也。後以何緣，第一說因宗所隨逐，第二說宗無因不有，不說因無宗不有耶？由如是說能顯示因同品定有、異品遍無，非顛倒說。若謂：若如瓶喻，如說因有宗必隨，如是亦應說宗有因必隨也。曰：不爾。不應說故。瓶是為宗所隨之所作性，差別而說故。顯示語義，主要是顯示決定之義也。（此數句文尚應研究，與信慧譯本也大有出入。）

復次，「由非作故常，由壞此果性，此說則不遍，非樂等合離」。（《理門論》頌為：「應以非作證其常，或以無常成所作，若爾應成非所說，不遍非樂等合離。」）若依同法

門（先因後宗），說諸非所作皆是常者，則應以非作，證其非所立之常。如是若依異法門（先宗後因），說凡諸無常皆是所作者，則應以無常證所作性，亦非所立之宗。勤勇所發性不等遍之因，應有過失。謂如電等，則應是常，及勤勇所發性，是其過失。

若謂縱有彼過，若了知所立之因，不顯示等遍者，離無常外容有他故，則不應說所立無處因定非有。若唯依有事者，則瓶無常性亦應由勤勇所發，無則不生。則不應說觀待外義而顯示。當說等遍之因成立所立。於此時中唯以義說，所立無處因定非有。不說異法喻。若時俱說二喻，爾時顯示異品唯有（此句似有誤）。

等遍者顯示所立無處因定非有。則不應說能立所立之因顯有同法。如是亦是障礙因隨成所立，非遮其義（此諸句尚須研究）。以說同品有及二故。（此段文，信慧譯為：若指定為：諸非勤勇所發則定是常，無常亦唯勤勇所發，容成彼過。若時指定唯非勤勇所發是常，非說勤勇所發。爾時則無過失。此即是說常住於勤勇所發中無。如是此中說無常從勤勇所發，以指定因故，則餘非有。是由說者意樂所指定故，於勤勇所發性說常性非有也。曰：此是異法。若非爾者，如於常中無勤勇所發故，比量無常性。如是勤勇所發，常性非有故，比量非勤勇所發。故是成立非所立宗。故應顯

示唯因於所立無處非有也。若於此中顯示所立無處非有性者，則說無常性是勤勇所發，當有何過耶？如說常性是所聞，於無常非有故，此不共因亦應成為常住之因也。若謂無過，如說無常性是勤勇所發。此中勢得成立所立常住。如是說常性當是所聞，非能於常住顯示為所聞性。若勢俱得二者，吾等亦許。或以勢力或以餘事俱顯示故。若是顯示因遍隨所立轉者，彼離無常更無餘事，則不應說：所立無處因定非有。若唯有者，則勤勇所發性若無，瓶之常性亦非有故。則不應說觀待外義，此即是喻。當有過失？曰：周遍之因，當說隨所立轉，以於此位勢顯所立無處，因定非有故，不應說異法喻。若時俱說二喻，爾時是唯顯同品有。周遍者，謂顯所立無處因定非有也。如是則不應說因隨所立轉也？此亦是為遮所立隨因轉。然此遮無義，以說同品有二相故。）

此中當說：因之餘相，以宗法性，即由因顯示故，義定應說唯同品有者。如是由言唯同品有，則於異品唯無同品，應得遮義。彼無處無，是唯無處非有，非異品無我等。如是此中是唯所立無處無，非於餘處。若以異品能了所立者，則成相違不相違眾多因，謂正有之相違，及所說正因，由當說之同法喻應成不定。其非質礙性於常非有，亦應顯示是由於有事，非謂由餘及相違無事。由是言非勤勇所發者，以勤勇所發與無常性相繫屬故，由無無常則當顯示無因。

異法喻者，謂於常非有，顯示因為無性，非是顛倒。縱非說非所作故常，然此中以虛空等常為宗，即成立非所作也。如是由俱說對治品相違與不定故，則不應說。（以上諸文似均屬反面義，尚須研究。）非單說一一相應成過故。（非只說同法或異法，俱犯過失。）如是則是說世間量式，非是所立法如實之因相。應成不定故。為二種俱於喻語中說？為說餘一種耶？以是因故，二種俱說。若不爾者，「共不共相違，亦應成能立，一一俱未說，故說為二喻」。（單說同法喻，有共不定。單說異法喻，有不共不定。二俱未說，有相違過。故當俱說二喻。）

若只說同法，則亦當通彼無處，於共因生疑。若唯說異法，則於所立種類亦無，當成不共。若二俱不說者，則於同品不轉，於異品轉故，當成相違。故定當說能對治品，俱治相違與不定過。若對已少極成者，則隨說一相亦成能立。如聲了達二義故。隨以一相，能俱顯二義故。是以義勢俱說二相。比知其義亦應觀此理。

於所比事，定取此因已，次念餘法彼同類有，無則非有，引生定解。是故云：「如自所決定，欲生他決定，說宗法繫屬，所立餘應捨。」謂為顯示宗法性故說因言，為顯示彼所比事及無則不生性故說喻言，為顯示所比事故說宗言。此外更非有餘能比支。此中遣除他宗所計樂知合、結等支。

若如是者，喻言亦應非他，以為顯示因義故。

如不別說合支，此支亦不應說也？亦非如是。「非是離於因，別說於譬喻，為顯因義故，比度非無義」。謂三相因中，已說所立性與因言，故為顯示因之餘相，故說喻言，亦有意義。若如是者，「成因繫屬故，說二譬喻者，喻應為別有」。若因言唯說宗法性，為成立因餘相故，當別說喻支。亦非如是。「別則同世間」。如是則如同世間（所計量式）之喻與因無繫也。

「彼等說喻時，但說諸同法」。謂世間人說譬喻時，唯顯示同法，如云所作性故。「捨能立所立」。謂彼量式中，無有所說「能立所立之因」。「成單純比度」。以彼量式未說為因義故（單純比度即與因無關係之喻。比度即喻之異名）。唯顯比度所立。如說：彼如瓶，所作性故無常。若謂由異法宣說能立所立者，彼亦不然。以彼異法亦不能顯示能立所立之因。何以故？以彼亦「為非遮比度，彼異法量式，異品同時說」。謂彼亦只說於常住見非所作。如世間人將非所作性與常住性，顯示同時成立也。（意謂若說「所立無處因定非有」，則顯因義。若僅說「常住見非所作」，只說明二事同時有，不能表示因義。第一句「為非遮比度」，義尚不明，尚須研究。）遮者，為遮常住與比度。（此說：為遮常喻，與頌文相返。）如是此中，若離因義別說喻者，當唯

說喻，如世間說。若謂雖未說因，然由說喻亦能攝持所立也。彼亦不然。

彼中亦「若宣說返者，或立所立因，或是彼差別，同說應無窮」。（信慧譯為：「俱因，唯所立，或彼差別喻，其喻應無窮，異品當無返。」）若如是比度者，如說：如瓶所作性故無常，如是聲亦爾。此則成為說瓶是無常。亦不成顯示聲之決定。

若謂：是說如瓶等無常，非如虛空常。唯比度所立者。此則是顯從虛空等返之所作性。

若謂：比度所立差別，無常如瓶等者。如是則是說從衣等返之所作性，非與一切所立相應。亦與宗義不相繫屬。唯以無常為宗故。如是比度義皆不應理。（上說三種立喻皆不應理：一、給有因之宗為喻，二、給唯所立宗為喻，三、給宗之差別為喻。如說瓶是所作性故無常，則是立瓶為無常，應更舉喻。其喻之無常，復應更舉喻。所說相同故便成無窮。此諸喻亦不能遣其異品有，故信慧譯文較善。）

若謂因唯是宗法性故，喻應離因別有也。若爾，亦「唯宗法是因，有誤亦應成」。則諸似因亦應成因。「俱說不成者」。設作是思，若唯說同法喻，由彼容有錯誤之時機，以於異品亦容有故。若唯說異法唯無，於彼當成不共因。若俱說二喻，則過非有也。曰：彼亦有過。「九中俱亦有」。九

種宗法中，初三及末三之第三因（即第三句與第九句），雖皆說二喻，仍容有錯誤也。已釋譬喻。

（二）說似喻
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མེད། ། 無因所立二	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ལ་མེད་མ་བྱས། ། 異品未作無
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། ། 隨行倒二種	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མེད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 169. 無隨行亦似
རྟགས་མེད་སོགས་དང་དཔེ་མེད་དང་། ། 無因等無喻	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ལ་སོགས། ། 隨行顛倒等
འབྲེལ་པར་མ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ཡ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 未說繫屬故	ཉེར་འཇལ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ཅམ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170. 非有繫比度

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 །
是中間頌

其似喻中言無因者，如云：聲常，非所觸故，如極微塵。言無所立者，如云：如業。言無二者，如云：如瓶。其於異品轉者，如說凡諸無常，彼非所觸，如現見業，如極微塵，如虛空等。此等諸同法喻，若與所立法相繫屬者，當各

各說彼極成法。若對不許虛空等常法者，則有法不成，無二中攝。

隨行顛倒者，諸同法喻，如云：諸無常者皆勤勇所發性，猶如瓶等（倒合）。

諸異法喻，如云：諸非勤勇所發性，見皆是常，猶如虛空（倒離）。若都不說隨行，唯說因與所立義，及彼異法同時有，如云：勤勇所發故無常，常故非勤勇所發，如瓶與虛空（此是無合無離）。

有說雙具合離者即是譬喻。其二隨行顛倒者亦說為似喻。此復攝頌云：「無因等無喻，隨行顛倒等，未說繫屬故，非有繫比度。」（無喻應為非喻）

二、破異執分三：（一）破《論軌》，（二）破正理派，（三）破勝論派。

（一）破《論軌》

རྩོད་པ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ནས་ནི་དེ་དག་གི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ངེས་པར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ནི་དཔེའོ་ཞེས་པ་ལ།

《論軌》中說：「決定顯示彼等繫屬者，是為譬喻。如說瓶等。」

此敘計。下破云：

དེ་དག་གི་ཞེ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 不應說彼等	ཕན་ཚུན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ཉིད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 非互所立破
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ཙམ་གྱིས་ལྷན་ཅིག་ཏུ། ། 亦非唯同法	རྒྱུ་བར་སྟོན་པ་ཡང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171. 顯示其俱行
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གཞན་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ཅེ་ན། ། 若義亦說餘	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དེ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 不應說異品
མེད་མི་འབྱུང་གི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དེ། ། 若異品顯示	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ས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ན། ། 172. 無不生繫屬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མ་བཟུང་འགའ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
不取所立者

གཞན་ནི་དེ་ཡིས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則應全非有　由彼成餘故

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བསྟན་པ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ཀྱང་། ། 173. 即由顯能立	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ཡི་རྟག་པ་ཐོབ། ། 應得非樂常
གཅིག་པ་ཉིད་ནི་དཔེ་ཡི་སྐྱོན། ། 非唯一喻過	མ་ཡིན་ནོ་ཞེས་བསྟན་ཟིན་ཏོ། ། 如前已宣說

何為不顯示繫屬者？如云：諸勤勇所發，彼即無常。如是言如瓶等，亦不應理。以所顯示非譬喻故，唯以爾許，不能顯示無則不生故。復次，「不應說彼等」。何以故？「非互所立故」。若二俱有無則不生之繫屬者，如說勤勇所發故無常。如是亦應說，無常故勤勇所發。是故應說，是顯示因繫屬於宗。

「亦非唯同法，顯示其俱行」。唯依無常性，非能顯示因不錯亂。「若義亦說餘」。若謂說諸勤勇所發，彼即無常。義勢亦說於常非有者。如是則「不應說異品」。

若以義了知成立所立者，則說因與異品無則不生之繫屬，復何所為？「若異品顯示，無不生繫屬，不取所立者，則應全非有」。若由表門顯示常住非勤勇所發，即能成立勤勇所發是無常者，則不捨少許也。何以故？「以彼成餘故」。若非所立宗，由彼常住非勤勇所發性能成立故，則此勤勇所發成立無常，無少許所作也。「即由顯能立，應得非樂常」。若常性與非勤勇所發，由表詮門能顯無則不生者，彼則定應許為常住。非勤勇所發與常住，亦應互成無則不生也。

如說常故非勤勇所發，如是亦應說非勤勇所發故常。以顯示彼與異品互相繫屬故。如是亦非所樂，以彼與異品，無則不生之繫屬非有。以於二者非有無則不生之繫屬，故不

應說彼與異品之繫屬也。如云：「如覺性、瓶性，說為不極成性之喻。」此中是唯說繫屬之喻故，是為成立所定說義。故似喻性不應道理。

彼是說「諸常住者彼非所觸」。此是似喻，以非能顯諸非所觸（與常住）無則不生故。（如云：「聲是常，非所觸故，如覺、如瓶。」其覺喻，所立法常性不極成，即前似喻中無所立者。瓶喻，所立法常與能立因非所觸，俱不極成，即似喻中無二者。若不與宗因相違，則不能說明是否似喻。）

「非唯一喻過，如前已宣說」。非唯一不成義者是似喻過。如前已說。（倒合離等皆是喻過）

（二）破正理派

རིགས་པ་ཅན་རྣམས་ན་རེ།

諸正理派者說：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འི་ཆོས་དང་མཐུན་པ་ལས་ཆོས་དེ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དཔེ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དང་།

「由所立同法，通達彼法之喻，是為說喻。

དེ་བཟློག་པ་ལས་ཏེ་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ལས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དེ་ལ།

由彼相違，是顛倒喻。」

此敘計。下破執：

གོ་བྱེད་དུ་དེ་མཐོང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གཉིས་ཀ་སྨོས་པ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74. 能了不見彼	俱說應無義
རྣམ་གྲངས་ཕྱིར་གཞན་ལས་གྲུབ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ཆོས་དང་སྦྱར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
異門餘成故	不合所立法
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ན་ནི། །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ནོ་[35] ཞེས་ཉེར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། །
175. 觀待於說喻	言如是結合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་ཡང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ཞེས། །	ཉེ་བར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ར་རིག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於所立如是	結合不應理
སྤྱི་ཉིད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	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རང་ལ་རྟེན་རྗེས་འབྲང་། །
176. 總唯說為因	別依自隨行
གཉེན་པོའི་ཕྱོགས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	ཁྱད་པར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ཀྱང་དེ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非具對治品	別門亦應爾

此亦若離因義，喻別有者，則不應說喻定繫屬於因義。如是言所作性故無常，猶如虛空。亦應成喻。故所立之異法、同法，於有性及所聞性等亦皆容有。復次，若喻由前簡別，則普取所立之同法與異法。「於了不見彼」。以不說外義之喻，言了解所立法，應亦不能通達彼法也。若謂通達

彼法，於因等後為簡別者，如是亦「俱說應無義」。則言「通達彼法之喻」，如是俱說應全無義。

云何無義？以言通達彼法者，由成就同法，義得成就所立與彼相違法。除此無餘通達彼法。言譬喻者，亦是說具彼極成之法，謂於何義是與世間假立之覺不同。（信慧譯為：與世間覺相同。較妥）之喻。且說通達彼法（為喻），不應道理。以「異門故」。以一切支皆是通達所立法之異門。故不能得彼也。（信慧譯為非得彼功能。意謂喻無能通達彼法。）故應說一，謂由所立同法，或由異法，成立彼故。除此無餘能通達彼法者故。

又若謂：言由所立同法，通達彼法者，是所立有法之增語者。如是亦由二者成為有法，非由說了達義也。若汝謂由成就所立與能立法是喻義者，則雖成就二法，由語義結，亦不能通達所立之義，前已說訖。

此中亦唯以能立而比度，則所立法亦應說無窮。說喻之果亦非為立已成之法。何以故？以「餘成故」。謂果由能顯因亦如是成故。否則此中由同法喻之所成辦，則非是果。

餘者有說：通達彼法，是喻之喻。彼亦「不合所立法」。亦聲，謂所立同法，與異法亦爾，「能了不見彼」故。問於何、由何、何者、何事不合所立法耶？謂於此所說同法喻。由喻、所立之所作性等，不應合於同法。由瓶者，謂所

立之所作性等為同法，是由通達瓶之所立法、能作所作之關係，非由有餘法而為所立同法也。彼二句語亦由顯示義之喻故，失壞語支。故喻非理。「觀待於說喻，言如是結合。於所立如是，結合不應理」。此中言如是者，隨總結合，或別結合。皆不應理。一切之總，不能言如是故。

若謂：且結合說，所作性如瓶；不結合說，如虛空等非所作性。曰：「總唯說為因。」總謂所作性故。唯如是說，言聲之有繫屬故。喻與所立非是一義，言如是成無常性，不與外義相結合。不爾，應成無差別之總也。

若謂：成立所作性，是與差別結合。謂此所作如瓶，非如衣等。彼亦非理。何以故？「別依自隨行」。決定依自者，謂是差別，非如瓶等，所作從非聲發故。如是亦無結合（意謂別則瓶之所作與聲之所作不同。瓶是從泥團等生，聲是從顎齒等生，各依自轉。法喻不能結合也）。

異法合者，如說：非如虛空非所作性。若謂二遮，是唯遮所作性者，則不成為彼因義。若謂不遮所作性，是為遮與彼俱行之常者。亦非如是。何以故？「非具對治品」。未說因性是說所作之總，由有所作法，則非有對治品之時機。若為遮彼結合異法，為遮非所作俱行之常，亦未說結合。由是亦非具足對治品。由同法門亦無以所作性通達無常性。

其具有彼對治品常性，由何能遮？若謂常性不極成

故，唯由異法能遮常性者，如是則「別門亦應爾」。若不說同法，由差別門，亦應能遮彼法對治品俱行。如說：是所聞故，聲是無常。瓶等無常，由與非所聞俱行，遮無常故，應成非所樂之常性。由成立無常性相同故，此中亦應成常性，言勤勇所發故，猶如電等。

由於同法（似是異法），此中全不應理。何以故？由非如虛空非所作性，故彼非常。非唯非所作，為常性因，以由無彼不成為常（此句似有誤）。無常性因，非質礙等，由無彼故亦非能遮無常性。虛空觀待語義理可結合。何以故？以非所作性以外之常，無有少許。猶如虛空。於無常性，亦說如瓶，故是無常。如是結合亦不應理。（以上諸文是破合支）於結中不說重述。彼非別支，不應宣說。（此文似有誤。信慧譯為「結由重言，非是餘支，故結非理」。）（原意似是說：結支是重述宗義，故非別支。）

（三）破勝論派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ཡི། །	རབ་ཏུ་གྲུབ་དཔེར་ཞེས་ཟེར་རོ། །
諸勝論者說：	「二俱極成者為喻。」
དེ་ལ་ཡང་།	མཁས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འི་སྦྱོར་བའམ། །
對彼亦云：	177. 說虛空喻式

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མི་བྱེད་པ། །	དགའ་ནི་ཕྱོགས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ཀྱང་མིན། །
不說隨行相	或非語一分
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ཉེ་བར་སྦྱོར་དོན་དུ། །	དེ་ནི་དཔེ་ཡི་གཟུགས་བརྙན་ཡིན། །
178. 能立結合義	彼是喻影像

རང་རྒྱུད་ཡིན་ཡང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自續亦無義

言俱極成者，若謂宗因於虛空極成，以是彼德故。

則一切皆虛空成喻。若謂所立法於何成就，彼即喻者，則語支分不應道理。「不說隨行相，彼是喻影像」。若不顯示因與所立之隨行，彼即似喻。二者之喻如前配說。

「能立結合義，自續亦無義」。

若喻是自續（即自在義）者，則應說非因義之一分也。由是則能立非有。亦非結合之義。如前已說。（本品釋文過略，與信慧譯本出入亦多。須更研究。如得西藏大德的注釋，當詳加校訂。）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དཔེ་དང་དཔ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་བརྟག་པའ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བཞི་པའོ། ། །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四終

卷五

觀遣他品

前說量有二種。有許聲起亦是量者。（即所謂聲量。謂由發語聲為因，了達其所說義。故名聲量。）

སྒྲ་ལས་བྱུང་བ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ལས། །	ཚད་མ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འདི་ལྟ་སྟེ། །
聲起非離比	而是其他量
རང་གི་དོན་ལ་བྱས་སོགས་བཞིན། །	གཞན་སེལ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སྟོན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179. 由遣他門顯	自義如所作

聲於何境，由無則不生之繫屬，即由此分。如所作性等，由遮餘義而顯示自義。故非異比量（說聲量亦是比量所攝）。有說：種類之聲，是從各自差別而成。為於所說起決定故，是差別聲。答彼頌曰：

ཐ་དད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རིགས་སྒྲ་མེད། །	མཐའ་ཡོད་ཕྱིར་མིན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諸異無類聲	無邊故亂故

聲謂能詮。且如有等種類聲，非是實等之能詮。以無邊故。言無邊者，謂諸異法不能與聲繫屬。無繫屬之聲，詮義亦非理，僅能了知聲自體性（如聞異方之言，僅聞其聲，不能了解其所詮義）。又錯亂故，如有聲，既於實轉，如是亦於德等轉（實是有，德等亦是有。故有聲於實等皆轉）。有錯亂故，當成疑惑。非是能詮。有作是思。唯種類聲，或

唯具彼者，易繫屬故，不錯亂故。答曰：彼等亦

རིགས་སམ་ལྡན་སྒྲ་ཐ་དད་ཀྱི། ། 180. 種類或具聲	དོན་ལ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རྗོད་བྱེད་མིན། ། 非別詮異義

如是言有實、有德、有業。其異義之實等聲，應不成為共同所依。然如是見，若有或具彼，於實或德皆不能有。當說為實之有也。（意謂有等種類聲，非即實、德等。應說為實、德等之有。用第六轉聲。）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又攝頌曰：	ཡོན་ཏན་དང་ནི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ཅན། ། 功德與有德
[36]བརྗོད་པའི་རྣམ་དབྱེ་ཐ་དད་དུ། ། 說別定異故	ངེས་ཕྱིར་གཞི་དང་མཐུན་པ་ཡི། ། 181. 同所依之實
།རྫས་དང་སྒྲ་དག་རབ་ཏུ་གྲུབ། ། 及聲皆極成	བསྡུ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འོ། །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ནི་འདིར་འགྲེལ་ཅན་གྱི། ། 繫屬由有繫	ཆོས་ཀྱིས་འཕངས་[37]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་སྟེ། ། 法所引而說
དེ་ལྟར་དངོས་བྱས་[38]ན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ཀྱི། ། 182. 如是由所作	དངོས་པོ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ས་སྨྲ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 說事非由餘

繫屬非決定能相繫屬，容有餘障礙故。要由有繫法，方說為繫屬故。非由自法能說繫屬聲。以此為例，

འདི་ཡི་རིགས་ཀྱི་སྒྲ་ཡིས་ནི། །	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་ཉིད་མི་འཐད། །
由此種類聲	詮說不應理

有說：與諸異聲同所依故，易繫屬故，不錯亂故，當說唯具種類。彼亦非理。

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དེ་ལྡན་མིན། །

183. 無自在非具

若如是者，則實自性，當由有聲差別而說為實，非直言實。由彼不引瓶等異法故，則彼於諸異性非有共同所依。無與非所作非有共同所依。如白與聲。於說自德，由實差別而說故。由有，不於實引甘美等。

如是此中亦應成異。又曰：

ཉེ་བར་བཏགས་ཕྱིར་མི་སྲི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

假設非有故

假設故者，謂聲詮自體或種類。假立於彼轉及具有

彼。若何於何所假立義，即說彼為非真實義。相曰亦非有故。言具彼者，為由功德相同，而智轉移，此同非有。為由功德饒益相同，亦非有故。如何智轉移非有？以假立者，

འབངས་ལ་རྒྱལ་པོ་བཏགས་པ་བཞིན། །	བློའི་ཚུལ་ལ་ཐ་དད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
如說民為王	覺相各異故

如云彼人即我自己。於奴僕說自聲者，非於王與奴生相同之覺。於具彼假立種類聲者，亦有：

རིམ་གྱིས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ནི། །	ཀུནྡ་དུང་སོགས་དཀར་པོ་བཞིན། །
184. 次第而說者	如花螺等白

於何智相同者，現見次第而說。譬如說：君陀花、俱穆陀花及螺貝之白色。其頓說者，如具彼種類之聲，非有智轉移之念。

ཡོན་ཏན་གྱིས་ཕན་བཏགས་དངོས་ལ། །	བློ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ཡང་འཇུག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於德所益事	無覺亦應轉

若如功德所益之玻璃，而具彼功德事者，則於實轉之覺，應不待於功德轉之覺。如紅玻璃覺之事，不待所依。諸

未熟悉之人，都無異覺故。又：

འདྲེས་པའི་ཚུལ་ནས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དུ། །	ལོག་པའི་ཤེས་པར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85. 雜相於一切	皆應成倒智

一切聲智，由與義合雜，皆成錯亂，猶如玻璃，則一切知皆非如義。復次：

སྤྱི་སོགས་མང་པོ་ཉིད་དང་ནི། །	ཅིག་ཅར་འཛིན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
總等與多性	及諸頓緣者

ཕན་འདོགས་པ་ནི་འག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186. 饒益應相違

諸能緣眾多者，如白等功德。譬如說：瓶、地造、實、苦、甘、香等，爾時功德饒益則應相違。爾時由功德相，不能與實成一。無差別故。於一境上亦不能由功德相而領受也。若謂一次即能了達瓶等事者，破曰：

གཟི་ཡི་ཁྲ་བོ་ཐམས་ཅད་མཐོང་། །
見瑪瑙眾色

若謂一切皆是瓶故，故能同於一時各各皆能饒益，於

瓶等事無所取故。其見瑪瑙一切雜色者，是頓得一切事也。

དེ་དག་ཐ་དད་རྣམས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	དེ་དང་ལྡན་པའི་སྐྱོན་དེ་མཚུངས། །
彼等諸異法	具彼過相同
རིགས་རང་ངོ་བོའམ་དེ་ལྡན་གྱི། །	ངོ་བོར་གང་ལས་སྦྱོར་མི་བྱེད། །
187. 類性或具性	由何不相合

對於異體，亦決定應說。謂說種類為異體，及於事類假立為異。如為具彼所說過失，一切應說。以於所說種類，亦可增益聲自性說為實故。由是說具種類及種類性等。此中亦當說如何有過：

དེ་ལྡན་ཐ་དད་ཉིད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།	དེ་ཡང་སྔར་ཉིད་གསལ་བྱིན་ཏོ། །
說具彼為異	彼如前已遣

於種類聲，言已遣者，謂前說：諸異無類聲；及說：

於具種類亦應說。若謂種類者，唯由具種類而說，非由異法自性而說者。若如是者，

དེ་ལྡན་ཙམ་ཡ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འམ། །	ཡོད་པ་ཡིན་ཞེས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དཔྱད། །
188. 唯具彼應觀	為繫或是有

言「唯具彼」者，具被亦當成事緣或繫屬功德。如說攝略、作用、益他等，說為繫屬。由他共稱，異事無亂，為繫屬故。對彼亦如前已說：「種類或具聲，非別詮異義。」

བུམ་པ་སོགས་ཀྱིས་དེ་ལྡན་དོན། ། 瓶等具彼義	སྣམ་བུ་སོགས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མིན་ན། ། 若衣等不轉

སྤྱི་ཡི་དོན་དེ་ཇི་ལྟ་བུ། །

189. 彼總義如何

總是於多法俱轉者。於具總之瓶等，豈有衣等轉耶？

彼等之總，為如何耶？若謂：說具總者，其增益為彼總之義復為何？若立有聲，是詮總之言。其有等上無復有等故。不應說於彼轉。是故若決定許有總義者，彼亦於義非有。故曰：

སྒྲ་དོན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པ་དང་མཚུངས། །

唯聲義相同

具彼之瓶等，是有聲所詮故。具彼與有相合者，前無少極成。

དེ་ཡང་རྒྱུ་མཚན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། །
許彼無因緣

於諸異聲，不見不異之因緣。故彼亦不應說是總。

如是諸所別亦非有。若謂由有聲，於不異有功德之實轉者，如極青等，亦許於瓶等轉，故成為能別與所別者。破曰：

གལ་ཏེ་གཅིག་ལ་སྔོ་སོགས་བཞིན། །
若一如青等

དེ་ལྟའང་མ་ཡིན་ཁས་བླངས་ཀྱང་། །
190. 非爾縱然許

རིགས་ལ་རིགས་མེད་པས་དེ་མིན། །
類無類故非

應成為所繫之功德。亦非如是。以青之聲，無極青等。由餘具彼不應道理。說青繫屬，非是聲義。復次，縱然許彼總，由於種類更無種類，故亦非總。

縱許有總，然於青等，亦非有如青總所分三類之青等功德。諸許具彼瓶等種類之差別故，則許於實轉之瓶等之差別。故此亦不應觀察。如是於聲，雖非所詮，然由義引當許瓶等為其差別。則瓶等具彼之義，定無少許聯繫。

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འཕངས་པ་མ་ངེས་པའོ། །
義引不決定

言由義所引者，謂由義之勢決定生起。如云：晝間不食，則決定夜中而食。此中言有，不定為瓶等故，是猶豫因。非有義引。故云：種類聲，是與異繫屬之總，具種類之能詮。不成任何解答也。

དེས་ན་སྒྲ་ལའང་གཞན་སེལ་བྱས། །
故聲亦遣他

故如前說，如所作性等，聲亦是由遣他門而顯自義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	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་མང་ཡོད་ཀྱང་། །
又曰：	191. 所詮雖眾多
སྒྲ་ཡིས་རྣམ་ཀུན་རྟོག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རང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འི་དོན། །
聲非皆能了	與自隨繫義
རྣམ་གཅོད་ངག་གི་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ཡིན། །	སྒྲས་ཀྱང་ཆོས་གང་དུ་མ་ཡི། །
是遮遣之果	192. 聲亦非能於
དོན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གྱི། །	སྦྱར་བྱ་དེ་ཉིད་ལ་སྣེ་སྦྱོའི། །
眾多法義轉	唯於所結合

ཡོན་ཏན་ཉིད་སོགས་ཀྱི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སྡུ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 །
非由聲德等	是諸攝頌

若唯遣他是聲義者，如青蓮等者，如何成為共同所依，及能別所別事耶？云何不成？如總異者，是諸差別聲之遣他故。非有彼過。

སེལ་བས་ཐ་དད་དོན་ཆ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རང་དོན་ཐ་དད་རྟོགས་ལ་རྨོངས། །
193. 遣異義別故	了自義異愚
གཅིག་ལ་ཐ་དད་འབྲས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དང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། །
一無異果故	能別與所別

若依青蓮等聲，亦由遣他之別，而遣除自義之差別故。如豎立與鳥落等，聚於一遣他自義，而成為共同所依。如是彼等各各，於各自之差別成猶豫因，非由具餘聲成能遣故。由有如是事故，亦成為能別所別。謂如一所依，彼既非青，亦非是蓮。如何既是青，亦是蓮？茲當說：

དེ་ནི་སྔོན་པོ་རྐྱང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	ཨུཏྤལ་རྐྱང་པའང་[39]ཡིན་ཏེ། །
194. 彼非唯是青	亦非唯是蓮

བསྡུས་པ་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་ཡ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
聚是所詮故

由青與蓮聲，與彼一切結合，非單一種。若單一者：

ཁ་དོག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དོན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如顏色無義

（信慧本為「如字應無義」）如雖有尼聲與羅聲，然誦尼羅，都無有義。此亦如是。若謂：說顏色時，其尼羅聲不生少分義解。為斷此攻難，曰：

ཁ་དོག་གི་དོན་ཅུང་ཟད་ཀྱང་། །
195 顏色無少義

མིན་ནའང་ཚིག་གཉིས་ལས་དེ་ཡི། །
然由彼二語

བརྗོད་བྱ་རྟོགས་ན་དེ་ལ་ཡང་། །
能了彼所詮

ཡན་གར་བ་དེ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
彼亦了單義

如尼聲與羅聲，為尼羅聲所空。如是蓮與青聲，亦為聚聲所空。如說：尼與羅聲，不生少分義解者。對彼亦應說，種類青是尼聲之所詮。當了解單獨義。

若具彼功德之所詮者，亦是具實之具。如顏色為義所空，如是聚義亦是彼名言所了也。若是異聲宣說，由義之

勢，即是宣說異義。是故遣他之聲義中，共同所依及能別所別，亦皆應理。於餘義中則聲義非理。何以故？以於彼中，支與有支之義，與彼所依，為異、為不異耶？且非不異，

ཡན་ལག་གཅིག་པར་ཐལ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འདུས་ལ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ཡིན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196. 應互成一故	聚非有一性

若聚是一者，則蓮與青義應非異。以一義中非是他故。彼等亦應互成無異。復次：

འདུས་པ་དུ་མར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聚應成眾多

以聚者不異多法，故應成眾多。由此義故亦非是有；即許為有，其聚與青蓮義亦非有共同所依。以於一事轉者，

སྒྲ་དག་རང་དོན་སྤོང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
聲非捨身義[40]

若單獨義，是青與蓮聲之義者，則自與聚中，由何能言彼等即此，而成共同所依？若謂無彼過失，以總中攝別故。彼二別義同一體性者，是由總義。為令了知具差別義故，故合說二者之事。如是二者即是共同所依，以具聚義

故。

曰：此中且如青聲，詮無異義，非是種類。青聲之總若不詮實與種類，由何觀察攝入差別與實、種類之中？若謂如青，其實亦為總所詮者。（信慧本為：具青之實亦為總之所詮。）若有彼差別者，則羅婆與鄔波羅等亦應為所攝也。然如是非理。何以故？前已說故。謂前破具彼種類時云：「無自在非具等」等，已說不成。又說總中攝差別故，亦不應理。由何非理？

ཐེ་ཚོམ་ཟ་ཕྱིར་གཞན་སེལ་མིན། །

197.疑故非遣他

見由總聲，於差別聲，生猶豫故。由何生疑？則以彼詮說不應正理。若謂雖如是，然由差別聲，義即了知總，無錯亂故。應作是說：於差別中亦攝其總。

此亦非所詮。非遣他故。謂青聲，如鄔波羅等，則青等非遣他。故應說為攝入其中。縱然許攝，亦是攝入所詮之中。若謂二者俱是差別義者，則成異門之聲。現見：

གཅིག་ལས་རྣམ་གྲངས་སུ་འགྱུར་རོ། །

一應成異門

異門之聲，謂對不了解者，及眾多義。為令了解前義故，更說餘異門也。若如是者，則成為異門聲之聲。諸異門聲謂仍詮前義，非頓時說。如是即由青聲，了解蓮義。則亦非有能別所別。此上且說不異品之過失。

如對不異所說過失，於異品亦爾。謂計異者，離諸聚法，別有一聚性，為彼聚性於諸聚法，抑諸聚法於彼聚性。若一切轉或一分轉，皆定非有。即許為異：

ཐ་དད་ན་ཡང་གཉིས་ཀར་མིན། །

異則亦非二

彼中亦非有共同所依，亦非有能別所別。彼為義成一？抑聲成一？若義成一者，為德實成一？抑具彼成一？如是若聲成一者，為說德實成一？抑說具彼成一？當如是觀察。其中：

གལ་ཏེ་དོན་གཅིག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ན། །

198.若於一轉者

དོན་གྱི་རྫས་དང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དག །

義之實與德

སྤྱི་དང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གཉིས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

總別二非有

若青功德，與蓮之種類。於一實轉故，則共同所依與能別所別，皆成非有。青德非具蓮之種類，蓮之種類亦非具青德。

དེ་ལྡན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ང་ཡ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具彼二亦無

若時青德與蓮種類具總義者，爾時則無共同所依。

於他轉之實中，能別所別事，或二者於一，亦非是有，以總別不相合故。以上且說二者於義非有。如二者於義：

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སྒྲ་རིགས་དང་ནི། ། ཡོན་ཏན་ཙམ་ཞིག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如是聲應是 199. 唯說類與德

若聲唯詮說種類與功德者，極相異故彼亦非有。彼等之共同所依亦非有，未說繫屬故。彼聲亦非有能別性（似是「非有能別所別」）。以上且說：唯詮種類與功德，不應道理。

དེ་ལྡན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ཉིད་ལ་ནི། ། མཚུངས་མི་མཚུངས་སུ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於說具彼中 應成同不同

若種類與功德之聲，詮一別實者，故彼所依應成相同。若詮異能別實者，故應成不同。由其不決定故，無共同所依。若謂：

མཚུངས་ཕྱི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མི་འདོད་ཅེ། །
同故不樂說

若作是思：且受共同所依，是相同故，不樂詮說者，無繫屬差別。（雖有繫屬等差別，然不樂詮說，以且受共同所依相同故。信慧作：「不樂說不同。」）若於何處有同覺之因，即說彼為共同所依。其中雖有花未開放等諸餘差別，非所樂說也。此是無盡攻難。

俱遣二者而攝持等，乃至幾時有義，爾時於彼聲有作用，即應樂宣說彼也。若有繫屬者，非是所樂說之差別，則如何宣說有事耶？又曰：

བ་ལང་རྟ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ལའང་མཚུངས། །
200. 牛馬等亦同

若牛馬等，亦由牛性有等繫屬都無差別。於彼不樂說總，而說彼事。如蓮與青等，牛馬亦應成為共同所依。若謂：

དེར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ཏུ་མ་བྱས་ཞེ། །

彼未差別者

（信慧本為：「彼是行相別。」）若作是念，牛與馬等有形相差別，各各遣除種類之因有別，如是各別宣說，如何不樂說？彼非如蓮與青，如是亦非應成為共同所依也。若如是者，

དུ་མར་བྱས་པ་འདུ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	གཞན་ཡང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ལ་ཡང་མེད། །
應成多聚集	又所許亦無

由於一事多總能顯故，應以多形成為聚集。然不見有是事。又言同者，謂牛與馬等，未說所依同不同故。

牛性有等非是能顯。其中若說同者，應成共同所依。（信慧本為：又，同者，謂牛與馬等，應成所依同與不同。以非所詮故，及能顯有性等，併牛性等故。其中亦若不樂說不同，應成共同所依。）言「所許亦無」者，謂許為有共同所依者，說蓮與實等為有。彼亦應無得也。若謂總是能顯別故，牛與馬等無共所依者，如是亦見蓮花之有及實等是能顯性。復次：

ཡོན་ཏན་རྫས་དག་གསལ་མིན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201. 德實應非顯

功德與實，非是形故，則與彼繫屬之總，應非能顯。

若謂：由功能差別，能顯自、共相故，故於實等異法，非有形狀差別。曰：不樂。於諸異事亦許功能差別故。如蓮花事。若謂說總是顯異之因故者，於彼當說，何者是牛性與馬性等之差別。此中當說何者。且作為牛等能詮之聲。彼等隨欲之聲，各各聲之所詮即彼差別。其中：

ཐ་དད་རྗོད་བྱེད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། །
異由能詮異

如是總別唯聲異者。非彼自性。若謂無差別事，由差別聲假立為異者。不應作是說。以諸差別，是能顯總之因故。牛等差別應無故。若謂如歌羅等，由能詮異故者。曰：不爾，彼應思擇故。以於一法，亦由多異門聲所詮說故。此中是說，如實聲自無差別。於聲中，如牛等雖亦自無差別，然由總，則作為差別。於中即如是安立。若謂現事豈非牛聲等之差別耶？曰：現事中縱有差別，然彼非所詮，非與義俱見故。諸愚車等名言者，不能說彼義故。故由於總，而於諸聲分其差別。

諸勝論者說：「諸總由自性，有諸差別，以依各自之總即是能顯。此如云：頭、背、腹、手等，由此等差別。」如彼所計：

ཞི་ན་རང་ལས་ཁྱད་མེད་སྒྲ། །	གསལ་བྱེད་གསལ་བ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། །
聲自無差別	能顯所顯異

ཕན་ཚུན་རྟེན་པ་ཐོབ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202. 當得互相依

言「互相依」者，謂所說彼等當得也。何為實自性？

謂能顯自總也。何為總自性？謂自實所顯也（如是相依而說，非能自顯其體也）。復次：

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དུ་མ་དང་གཅིག་གི །	ཕན་ཚུན་གསལ་བ་མང་པོ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自性多與一	互相顯應多

言顯多者，由是眾多之能顯，及由眾多所顯。以實是有等眾多總之能顯。謂一總有多自性。又言地所造等多實，是有等之能顯，謂諸有，有多自性也。

此中於一切種，由功德繫屬各異故，由功能各異故，由能詮各異故，雖是一事，應許為眾多體性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	ཡོན་ཏན་ནུས་པ་རྗོད་བྱེད་ཀྱི། །
又曰：	由德能能詮
དབྱེ་བས་ཐ་དད་རབ་ཏུ་བཏགས། །	གཅིག་མང་པོ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203. 別故設為異	一多相繫故
དུ་མ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	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འོ། །
應成為眾多	是中間頌

以上且說：共同所依非有。

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དང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དུ། །	བྱ་ཉིད་རང་དབང་མིན་སྔར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能別與所別	204. 非自在前說

如說具彼中，能別所別非有。彼前已說訖。以是於遣他之聲義中，共同所依與能別所依事，皆悉應理。

非於餘相。

གཞན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མིན་སྤྱི་དང་ནི། །	ཐ་དད་རྣམ་གྲང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བསྒྲུལ་ཡིན། །
非他總與別	應說為異門

雖皆相同，然非他性之總與能別所別異門諸聲義，是遣他聲。何以故？無相違故。且異門聲，非頓合故。雖同是遣他，而各捨自義，不應道理。又諸總聲，於自諸差別，遣

他義者，非不重執諸差別聲，是所求故。謂如樺樹，非拔羅沙等，如是亦非瓶等。此等是解答，應捨餘非總聲義難。如是總聲，安立自所樂義境時，如何不待能別所別之聲？如是：

འགལ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ཚོགས་པ་ཡང་། ། 無違故積聚	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 205. 亦能詮餘義

聚總等聲義，仍是遣他，無不應理。如是總別諸聲，於自義總轉故，隨二或多於彼所差別之餘義亦能詮說，極為應理。如前已說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又曰：	དེ་ཙམ་འདོ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ཐ་དད། ། 許爾許故異
རང་དང་སྤྱི་ཡི་དོར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 自總皆不捨	མ་བཟུང་ན་ནི་དོན་གཅིག་ལ། ། 不取於一義
འདི་དག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བསྐྱེད་པར་མཚུངས། ། 206. 此等生疑同	དུ་མ་ཡིན་དུ་ཟིན་ཀྱང་སྤྱི། ། 雖眾多取總
ཁས་ལེན་ཐ་དད་ཀྱིས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། ། 由異不錯亂	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དང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དུ། ། 能別與所別

བྱ་བ་དེ་དག་ཉིད་མཚུངས་མིན། །	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སྡུ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། །
207. 彼等非相同	是諸攝頌

問：由何因緣，而能除遣餘異聲義？

ཐ་དད་ཐ་དད་གཞན་རྣམས་དང་། །	འགལ་བའི་ཕྱིར་ན་སེལ་བ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異與諸餘異	相違故能遣

異義之聲，謂諸與自，為於總義得自在故，互相違逆，如諸王子。故由餘義則相忍耐。如說此是樺樹。

樺樹之聲，由與樹同時相，則遮擔木等樹，而安立為自境。如是於餘亦爾。如是且於異聲，捨置一實故，於餘差別聲義，除遣非理。若如瓶等不相繫屬之餘總異義，如何除遣耶？謂：

སྤྱི་གཞན་ཐ་དད་དོན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། །	རང་དག་སྤྱི་དག་འགལ་བ་ཡིན། །
餘總諸異義	208. 自總等相違

謂由樹聲，於瓶等之為地所造得自在故，是其相違。

故於彼所斷事，如友之怨而生隨喜。義亦知彼已斷除彼。此等是說餘總之諸異，如功德等，及彼之差別色等，諸有繫屬及非繫屬。當知如友與友之怨是能除遣，及能捨置。

其中：

དེ་དེའི་དངོས་སུ་གསལ་བྱ་མིན། །
彼非彼親遣

如樺樹聲，非親能遣瓶等。何以故？

སྤྱི་ནི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་ཉི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總非相同性

若是親能遣者，則與樹聲義應相同也。

དེ་གཞན་ཁྱད་པར་གཞན་རྣམས་དང་། །	དེ་ཡི་སེ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如是與餘別	209. 彼非能除遣

如以樹聲，不除遣波羅沙（樹名）等。如是樺樹聲，亦應不能遣。彼相同故。若謂無過，以能遣多少各異故者。如是不應道理。如樹與樺樹之聲，各別詮說樹性與樺樹性之各別事故。詮說極異義故。如是此中亦成不相雜義，言能遣多少者，義亦應爾。

若謂能遣餘差別義者，如何說此功德與餘功德，共同所依。如說甜味中潤性、清涼及重性耶？此不相違。何以故？

གང་ཞིག་གཞི་མཐུན་གྱུར་པ་དེ། །	ཡོན་ཏན་དང་ནི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གཞན། །
若是同所依	功德與餘德
དེ་རྫས་གཅིག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གཞི་ཡིས་མི་འགལ་བར་བྱས་ཉིད། །
於一實轉故	210. 所依不相違

於實有者，則於甜味，可設立潤性等功德。由於一義和合性故。無彼過失。

མ་མཐོང་ཕྱིར་ཡང་སེལ་བ་ཡིན། །
不見故亦遣

又各異聲，於餘異義由不見故，亦即能遣。何故不見？謂於事義，唯以我慢執以為足，為破彼故。

如是：

རང་ཐ་དད་ལ་སྤྱི་སེལ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總當遣自異

若由不見便能遣者，則言總聲，於各自諸異法亦皆不見，應成遣他。

གཞན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་པས་མཐོང་བ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
餘非理見故

言「見」者，謂由時等總聲而見別也。

དེ་ལྟ་དེ་སྣང་ལ་ཐེ་ཚོམ། །

211.如是現彼疑

若如是者，則彼總聲，於差別現，理應生疑。若謂：若於彼等見先所見，且於豎立者，

ཐེ་ཚོམ་ཟ་བར་རིགས་ཤེ་ན། །

若謂疑應理

（信慧本為：「若謂疑非理。」）作如是念，若由時等，及義勢同行可得者，如何生疑耶？

ངེས་པར་ཡན་གར་བ་ལ་དེ། །

彼單獨決定

不應如是說。言於具彼等生疑者，謂於具義等決定事，後時由單獨而生疑。

ཡན་གར་ཐ་དད་ལ་མེད་ཅེ། །
若異無單獨

若謂總聲，於諸差別，不見單獨。如說云：種類之聲，非諸異法之能詮。曰：

ཉན་པ་པོ་ལ་ལྟོས་པ་མཐོང་། །
212. 待聞者則見

謂諸聞者，遣他總已而求單獨。如問：此樹為從地大生，抑從五大生？曰：從地大生。如彼決定者，言於彼樹，說從地大生之聲。是從何生疑？言彼決定，從此單獨生疑。由唯聞說，從地大生。有單獨量式，故無過失。如義是遣他。如是總亦爾。（如此義遣餘義，是為義總，如是此聲能遣餘聲，即是聲總。）

སྒྲ་གཞན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བཅད་ནས་ནི། །　སྤྱིའི་སྒྲིས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[41]
遮遣餘聲已　由聲總能詮

如由所作性，遮非所作，以總了知無常等。如是遮遣餘聲，由聲總詮說。非是於義。

དོན་གང་ལ་གཅིག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ཟ། །	དུ་མར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ཟ་ན་ཡང་། །
於何義疑一	213.於多義亦疑

何處於何義等聲義，疑為車支等。即彼一聲，於多義亦生疑。如於拔瓦等聲，亦疑為有性等，然由聞者於彼總聲，亦作別聲觀也。又如說聲遣除餘義而詮自義，如何無有前說過失？曰：

སྒྲ་ཡི་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མ་མཐོང་ཡང་། །	རང་དོན་ཆ་ཤས་སྟོ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不見餘聲義	顯自義分故
སྒྲ་ཡི་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སླ། །	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ཉིད་ཀྱ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聲繫屬性易	214.錯亂亦非有

隨行與回返者，由聲詮義門，於彼等相同處則轉，於彼不同處則不轉。其中於相同處，不說決定遍轉。

以於無邊義中容有一類未說故。於不同處，縱然是有，於無邊處非能遍轉。不說者唯由不見故。（不同者雖有無邊，然由不見故，能說不轉也。）故除與自相繫屬者，餘不見故。遮彼之比量，即能詮自義也。

若由隨行門，比度一事，如樹聲於樺樹等現相生疑。

如是從地大生，於非實等現相亦應生疑。若彼樹聲，

於非地大生等不見故，由彼返性而能比度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又曰：	ཤིང་དང་ས་ལས་འབྱུང་དང་རྫས། ། 樹地生及實
ཡོད་དང་གཞལ་བྱ་རིམ་བཟློག་ལས། ། 有所量逆次	བཞི་གསུམ་གཉིས་གཅིག་ཟེ་ཚོམ་དུ། ། 四三二一疑

འགྱུར་གཞན་ངེས་པའི་རྒྱུ་མཚན་ཡིན། 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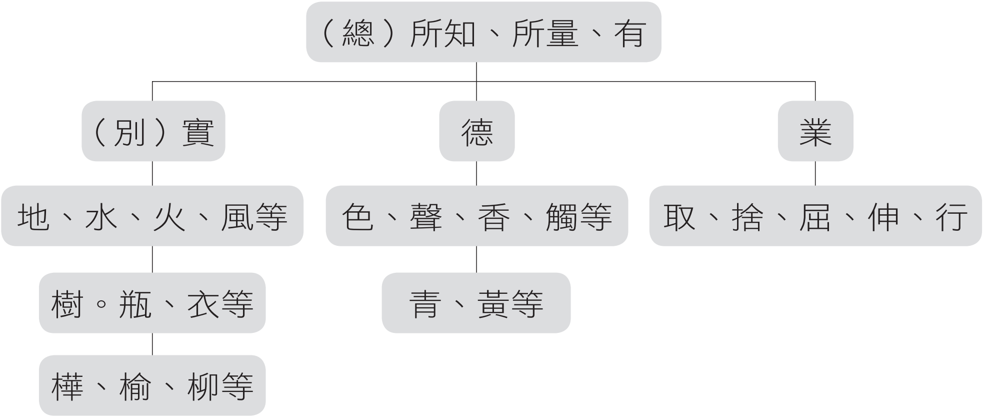
215. 餘是決定因

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་དག་གོ། །

是中間頌（見附表）

除有繫屬外，餘聲或因性，非能詮義，以於多義，不能一切皆詮說故。然於自義亦非錯亂，以各異詮說故。如是且無前過。彼非有。云何？

總別關係表



別望總決定，總望別不定。如樺樹必是樹，樹必屬地大，地必屬實攝，實必是有。有法不定是實，如德、業等。實法不定是地，如水火等。地不定是樹，如瓶、衣等。樹亦不定是樺樹，如楡、柳等。餘亦類知。

གཞན་ལ་ཁྱབ་པ་བཀག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ཐ་དད་དོན་དེས་ཐ་དད་མིན། །
破餘周遍故	彼異義非異

由其總聲，遣除餘義，而不引自之差別，故與異聲，屬同所依，可應道理。故無與異義（差別義）聲異之過失。彼說同聲，與遣他義之義，二俱是聲之所詮也。如是於自義不錯亂，以單獨者，非於他轉故。

亦無後過失。如何？

དངོས་འཇུག་ཟ་དད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་ཡང༌། །

親轉無異故

非取他義之聲，於各自諸異義轉。故無由他自在不引導法之過失。

ཟ་དད་ཐུག་པ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དང༌། །

216. 其異無窮故

非能遍故，非是能詮，故亦無總過失。唯遣他義。

非各異故，非是實故亦爾。是故此中，不應尋求總具餘差別。以是親障餘義故。如是由無前說過故，唯遣他義，許為聲義，最為端嚴。由何知然？

རིགས་ཀྱི་ཆོས་རྣམས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གནས། །

諸類法安住

言「諸類法」者，謂當觀為一性、常性，周遍一切別法為相。即安住此性，以不異故，所依不斷故，了達一切義故。如是由無所說過故，有功德故，說諸事之聲，遮遣餘義，為差別性。若爾，

གང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སེལ་ངེས་ཤེ་ན། །
遣他由何定

若謂色之聲，遣除味等，未增說顯色故，雖已遣餘法，然極相異彼如何遣？若許諸不異色者，則彼過非有。青等即色，味等非有故者，無彼過失。謂：

འཇིག་རྟེན་གྲགས་པ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མི་བཙལ། །
世許不應求

世尊亦說：於眾生名不應耽著，於世間名亦不應棄捨。是故吾等，於有因緣者及普宣說者，是隨世間名言，不尋求真實義。當如世間了解。世間許色之聲，於青等成就，非於味等。

དེ་ལྟར་གཟུགས་ཉིད་ལ་མཚུངས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217. 如是色應同

又極異故，彼色性為何於青等轉，而非味等？若於味等不轉，亦應於黃等不轉。若謂此中有因，眼所取性，與青等不異，於味等無，是由自性各異故者。若爾者，

མིག་གཟུང་བྱ་ཉིད་བྱ་བར་བྱས། །
眼所取作用

由眼取為所取，名眼所取。如是則由作用因緣於青等說色聲，非由種類因緣也。若眼所取性無異者，為何是色？若謂由與色性繫屬因緣，說為眼所取者。若爾，則眼所取性或作用和合，或顯現色性也。

眼所取總性亦由何決定？決定應依事自性。

རྫས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ལའང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實等亦應爾

實、數、量等，亦是眼所取故，則彼等亦應有色性。

復次：

དཀར་མིན་སོགས་ལ་ཁྱད་མེད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非白等無別

眼所取性無差別故。應無青、黃、大青、極青等差別。是故即無眼所取，世間共許於青、黃等異法，亦說色之聲，非於味等。由是遣他決定。若謂不待遮他義，能詮聲義。若如是者，

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ལས་འགྲུབ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218. 應唯隨行成

若如能詮聲義者，則非許由隨行與逆返，以定取餘差別及二俱說，皆有果故。說於逆品能詮義，如說殊勝所作為業。若謂若唯遣他是聲義者，應唯逆返是能詮者。日：若不許隨行者則應爾，然由事品，

ཁྱབ་པ་དངོས་སུ་འདོད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
非親許周遍

於諸事中或異或不異種類非有，如前已說。言未見餘聲義，此時於無種類，由遣他義所差別義，聲隨行逆返，是無他義。有作是說：如說牛等所遣，由一切無轉變，成一切體性故，應從無成為有體也。

此中

ཐམས་ཅད་མེད་པ་དང་འབྲེལ་ཞེས། ། གང་ཞིག་ཁས་ལེན་དུ་འགྲོ་ན། །

若有許一切 與無繫屬者

ཡོད་དེ་དུ་མའི་བདག་ཉིད་ལས། ། ཡིན་ཞེས་ཅི་ཞིག་གང་གིས་སྨྲོས། །

219. 由何說何法 有由多體性

若如是許者，謂一切皆與無繫屬。彼中除有性所有餘牛等無，增益為牛等有，應許一切皆由隨行。不應答言：一切應無。又有說云：於無與有，知不應異，如知碗等皆屬泥性。亦見自性知轉變故。對彼曰：

འཛིམ་པའི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་ཁམ་ཐོབ། །	ལ་སོགས་ཐ་དད་བློར་འདོད་ན། །
若許由泥異	碗等異覺者
མེད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་ཡང་། །	ཐ་དད་ཅི་བློ་ཅི་སྟེ་དགག །
220. 無離異非他	何為破異黨

如非離泥為他者，應成唯爾許覺。如何由表詮門許碗等覺異？如是於無有覺異，如何不許由聲自性異之力耶？（由泥異句，信慧本為：「泥無別。」意謂泥與碗等無別，由覺異故安立碗等為異。如是無與有無別，如何不許由覺異故，安立有法為異耶？）即於汝（數論）宗：

ཡོན་ཏན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མཆོག །	སྣང་བའི་ལམ་དུ་འང་གང་མ་གྱུར། །
諸德勝自性	非屬所見道
སྣང་བའི་ལམ་དུ་གང་གྱུར་པ། །	དེ་སྒྱུ་མ་བཞིན་ཤིན་ཏུ་སྟོང་། །
221. 凡屬可見道	皆如幻甚空

ཕན་ཚུན་ཐ་དད་དག་ཡོད་ཀྱང་། ། 雖有互差異	ནོག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་མཐོང་བ་ལས། ། 然由見犎等
དེ་བློ་དཔེ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འགལ་བ་དེ། ། 222. 彼覺喻相違	ཁྱོད་ཀྱི་ལུགས་ལ་རྟེན་པ་ཡིན། ། 是依汝宗義

（「犎等」信慧本等皆作「胡等」）如從非牛返，彼牛之覺，是由見犎等因緣而說牛與犎等其聲各異，雖異除遣，然汝宗所許，雖然相違，猶決定說。

དེ་མི་ལྟོས་ཞེས་པ་འདི་ནི། ། 此無觀待知	རང་གི་རྣམ་རྟོག་སྤྲོས་པར་ཟད། ། 唯自分別化
སེལ་བ་མིན་པའི་སྒྲ་ཡིས་ནི། ། 223. 以非遣之聲	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འགལ་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མི་བྱ། ། 不詮任何性

於犎、胡等無餘具總體性，不觀待者則定非有，如前已說。自性非所詮故，不應由彼門而異。有說應無最初識。對彼曰：

ཐོག་མ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གྲུབ། །
無始故樂成

言最初識者，唯屬非有。以名言因果展轉相傳無始時故。若無最初識者，不能遍具種類，亦不能從具種類返；或不返，非於一多轉。當有彼諸過失。有說：識無真實轉。對彼曰：

སྤྱི་ཡི་སྒོ་ནས་སེལ་བ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由總門除遣

非有實物而能遣他，猶如種類。唯由總法於所遮境（說為能遣）。此亦唯顯於異類處不見，而為比度，前已說訖。汝宗亦犯此過。若於同類遍轉者，於所遍非有邊際。是故如說：以有角故非馬。凡不見有角，即隨所遮而比度故，非各別遮黃馬等，及各別轉趣牛等。如汝計覺退返與隨轉，此中亦如是應理也。

བདག་གཞན་ཡོད་པར་ཁས་ལེན་ན། ། 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བརྟགས་པ། །
224. 若許有餘我 觀一性多性

དེ་དག་དངོས་པོ་ལ་མི་རིགས། །
彼於事非理

若我有實事者，觀待一性多性，皆不應理。若不許有餘我者，

ཁྱོད་ཀྱིའང་གསལ་བ་ནུས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汝顯能亦爾

若無實事，彼觀察應理者，汝之顯與功能，亦應相同。若諸功能之顯與不顯是一性者，則應無顯之分別。若是多性者，離諸功能非是他故，言最勝是一，則成相違。

སྒྲ་ཡི་བརྗོད་དོན་ལ་སྤྱོད་པ། །	འདི་ཡང་དབང་པོའི་སྤྱོད་ཡུལ་མིན། །
225. 觀聲所詮義	此非根行境
གང་ཞིག་སྒྲ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་འདིའི། །	འཇུག་པའི་དབང་པོ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མིན། །
若此聲等轉	非各別諸根

非各別諸根諸現量境無可顯示。如無顯示者，謂說無餘我，即是餘我。故此非現量轉。此亦云：

གང་ཞིག་ཚིག་གི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འདི། །	ངག་ལས་དོན་དུ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བརྟགས། །
226. 若言詞所說	假設為語義
ངག་དོན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སྣ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གང་། །	དེ་ཡིས་དང་པོ་ཉི་བར་སྐྱེད། །
詮別現語義	從彼初生起

言詞所說已無實義。零散者無能故。如教所立，語亦如是安立。如自性與緣。言教所立者，諸餘教中，不應理

故。此是安立餘義。故受持詞義之方便，是語義顯現初未串習之聲義繫屬。語性與彼義，直接於聲義中無差異故。後由緣聲義之增上慢，安立，如無鈎制故。若諸於各別所現義，謂餘外義，或彼所繫，棄捨此已了達語義。若如彼說，亦唯是分別。

何以故？

ཇི་ལྟར་གོམས་པའི་ངག་དག་ལས། །	དོན་ལ་མེད་དུ་ཟིན་ཡང་སྐྱེ། །
227. 如由串習語	無義亦生心
རང་གི་རྐྱེན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ས། །	རྣམ་པ་དུ་མ་སོ་སོར་རྟོགས། །
由自緣相屬	各了多種相

由觀待串習外義習氣之語，如能作義而生了解，如說常等，及彼無別，雖無外義，由與自緣相屬，能生種種分別。如聞愛情詩詞，諸有貪者則起隨順貪心；諸離欲者，則起隨順厭心。

དེ་ཡང་ངག་གི་དོན་གཞན་ལས། །	རྣམ་པར་བཅད་པའི་དོན་དུ་འདོད། །
228. 彼由餘語義	許為所遮義
འབྲེལ་པར་ཤེས་པའི་ངག་གི་དོན། །	འདི་ཡང་རྗེས་དཔག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མིན། །
知繫屬語義	非異於比量

如實各別現，亦是異於他語，由了知繫屬而生，故非異於比量（即是比量攝）。

གང་ཞིག་གང་ལས་སྐྱེས་པ་ཡི། །	རྣམ་རྟོག་སྣ་ཚོགས་ཤེས་པ་ནི། །
229. 若何從何生	種種分別識
དེ་ཡང་རང་རིག་ཡིན་པས་ན། །	མངོན་སུམ་ཉིད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彼亦是自證	非異於現量

分別是自證故，即是現量。不應分為餘量。若問：諸有原因之聲，可由遣除餘義而詮聲義，諸隨欲聲又如何耶？曰：

འདོད་རྒྱལ་ལ་ཡང་དོན་དབྱེ་བས། །

230. 隨欲由義別

隨欲聲中，如帝答塔果等聲，是淫說總。即由彼總之差別而說。若問：種類與總聚諸聲，有何差別？

曰：無少差別。種類之聲，由共許力，有者於各別支分而假立，云：不應食聚落之豬（說豬肉為豬）。

ལ་ལར་དངོས་སུ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有者親詮說

དེ་དཔེར་ན། གྲངས་དང་ཚད་ཉིད་དང་ [42] ནི་དབྱིབས། །
如有不觀待

ཆུ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ཐིགས་པ་དང་། །
231. 如水等諸滴

ལྟོས་པ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རབ་ཏུ་འཇུག །
數量形而轉

འདུས་པ་ལ་ཡང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聚合而詮說

ལ་ལར་ནི་ཡན་ལག་འབའ་ཞིག་ལ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ཏེ། དཔེར་ན།
有者非唯於支分而轉

དབྱིབས་དང་ཁ་དོག་ཚ་ཤས་ཀྱིས། །
如由形顯分

ཁ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ས་ནས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
差別而詮轉

སྒྲ་ཡིས་དེ་ཡི་ཚ་ཤས་ལ། །
232. 聲於彼支分

རབ་ཏུ་འཇུག་པ་དམིག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不見能詮轉

形狀差別者，如說輪、圓、長、方，非唯以支分而說，是拳、結、鬘、耳嚴等亦爾。顯色差別者，如雜色、花墊等。有支之差別，如百、千、升、斗、月、年、兩等。非於諸支分轉。聚集之聲，亦有於各別事，圓滿聲轉。如云：

去來等。有者假立，如以身業，說為我業。有者不轉。（不於支分轉。）如云：水、雲、林等。若問：有者不作繫屬顯示聲義，如云波那薩果。（信慧作「此波那薩」。應有「此」字。）

於彼如何比度耶？曰：彼非由波那薩果聲，乃知其義。何以故？

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དོན་ནི་བསྟན་ཕྱིར་རོ། །
顯所達義故

是由言此之聲，與手指示或舊名稱相繫屬，了解彼義。非由波那薩果聲，了解彼義。謂於彼名所顯示之義，是名義與言此之聲共同所依。是二者所詮，非是為彼而作名義。若爾，與波那薩果相繫屬，應是聲之所量？曰：

འབྲེལ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བརྟག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非繫假立故

繫屬者，謂波那薩果之義與聲，由他量緣已，謂此即是此（此果即此名，或此名即此果）。了知與波那薩果相繫屬。以與所量相繫屬故，而為比量。是故聲量非是餘量。餘比喻量等云何非他量？曰：

ཕྱོགས་འདིས་ལྷག་མ་རྣམས་ལའང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
233. 此方亦說餘

且比喻量，如為了解黃牛與青牛相同故，或從他聞而解，即是聲量。或自了解謂先以餘量了解二聲義，次以意了解彼相同。故彼亦非是餘量。如是思維，由是比知與彼相同，故應了知非餘量。以非比量分別之外，故是遣他。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གཞན་སེལ་བརྟག་པའ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ལྔ་པའོ། ། །
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五終

卷六

觀反斷品

若量唯二種，唯應說量，何故亦說似量缺減性等？曰：

ཚད་སྣ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རྣམས་ལ། །	རིགས་པའི་ཆ་ཤས་སྨྲ་པོ་བཞིན། །
諸說似量者	顯非如理分
ཕྱོགས་གྲུབ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་མ་ཡིན་ཞེས། །	བསྟན་ཕྱིར་མ་ཚང་ལ་སོགས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宗成就相同	234. 故說缺減等

有諸唯善語言，於如說實成就宗之能立，欲說為似成就，謂是他性非彼能立。為破成就宗故，說缺減等成就過失。（此說諸敵人，對於無過之能立量，欲妄出缺減等過失，說宗不成也。對於無過之能立量，妄斷為有過，故名反斷，或反決。即似破名。）

དེ་ཉིད་རབ་ཏུ་བསྟན་ཕྱིར་དང་། །	ད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為顯彼性故	及說彼似故
ལན་འདི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རིགས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	ལྟག་ཆོད་ལ་ནི་རྗེས་མཐུན་ལན། །
此答說應理	235. 反斷是似答

（信慧譯為：故為顯示彼，言說應理答，言說彼相似，似答是反斷。）此說立者成就，此中應答無缺減等。為顯缺

減等故所說應理。故反斷者是有過答，以彼不能知立者之能立過失。彼無失故。彼中

ཕྲད་དང་མ་ཕྲད་དག་དང་དུས། ། 會不會三時	གསུམ་ལ་འང་རྟགས་སུ་བརྗོད་འད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 說因非所樂
ཕྲད་དང་མ་ཕྲད་རྟགས་བརྗོད་དེ། ། 說會不會因	མ་ཚང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རྗེས་མཐུན་ཡིན། ། 236.缺減因相同

如舉因之喻云：「勤勇所發性故，聲是無常。」敵難云：若此因與所立會合，能成立者，則與所立應無差別，如河水與海會合。非未成就。若與已成會合者，所立已成，此是誰因？若不會者，由不會合，則與諸非因無差別故，亦非能立。如是會與不會相同。於三時中亦說非樂。若於所立前，因能立者（因在宗前），所立未成，此是誰因？若於後成者（因在宗後），未成就故，則非是因。若謂同時是因者（因宗同時），如因已有則不須成，如牛左右二角。如是非因相同。此等與缺減因相同（相似）。何以故？以不具正理，一切有喻之因皆遣除故。若於此中唯以不會合之同法，便說因相相同，豈應道理？

即使應理，亦說非是因。如是，若因先能立者，唯名不可得故，便說非能立者亦爾。應成自害之過失，此中破亦

相同故。（此三段文，信慧譯為：「若由唯不會同法於具因相，而云：當成非因。如是唯於所立前，而云不可得故，此有何理？破相同故，當成自害之過失。」意謂以會與不會，及三時之理，觀察能破與所破。汝自宗亦同犯過也。）如是且說，覺為所立，其因具三相。言彼缺減是相似過。（信慧譯為：「如是且說言說為因，覺是所立。三相之因，是似缺減。」當知所立有二：一、所生謂覺，即比量智；二、所知謂義，如無常性。因亦有二：一、能詮語；二、義，如所作性。此處且約所立覺與能立言。）

དོན་རྟགས་མ་གྲུབ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ཡིན། །
義因似不成

若時以義為因，爾時由於語言未破除故，說彼義不成，是相似性。以非理破一切法之因故，如前。（此說以義為因。敵謂因不成者，此因乃宗法性。宗既成就，其法即成。故言因不成者是相似性，即似能破。因非不成故。）如二種因（言說及義），於所立義，彼非因果事故。（非是能生所生，乃能知所知、能立所立。）彼等非理。（彼等謂由不會故，及於所立前故，便非是因。皆不應理。）以理遣除為性，應即能破。（以上似說缺減過性之似破。）

རྟག་[43]བརྗོད་མི་རྟག་པའི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། ། དེ་དག་མི་རྟག་པར་ནུས་མིན། །

說常無常隨　彼非能無常

ཕྱོགས་ཀྱི་སྐྱོན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མཐུན་བརྗོད། །

237. 說宗過隨順

如說聲是無常，敵難云：應與彼無常之常結合，以諸法所得自性永不捨故。以是應成常性。彼是常相同之似破。此亦相似宗過。此中堅著無常性故，非離無常，有餘常轉。諸事從未起而起（所無而有），當說是無常。即彼分位，亦以事緣（事緣是聲明中詞），當說是無常性。如說果性等。（此中意說，外人執無常異於諸法，即於法上增益無常。實非離法別有無常。是說諸法從無而有，有已還無，名為無常。即在現有之分位，亦是無常。言如果性者，謂諸法自體成就，觀待前因之作用，而名為果，非離法體別有果性。如是說聲無常，亦非離聲外，別有常恆不變之無常性也。）

སྔར་བརྗོད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མེད་པ་ཡིས། ། 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མེད་པར་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། །

先說由無因　應無有所立

མ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མཚུངས་

未說同

喻說如前（如說：勤勇所發性故，聲是無常）。敵難云：若由此因，是無常者，前未說彼因。由無因故，不能成立無常。是未說相同。（未說相同，是敵人所出過。）對彼曰：

སྒྲོ་བཏགས་ནས། །	སྨྲ་པོའི་ངག་གིས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	མ་གྲུབ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
增益	238. 說者語能立	似不成

若於某義，說者先知自所比，引生定智。次欲令他引發定解，故將彼義向他宣說。彼義若無，則犯不成。

他人由說者語，增益宣說，成立彼義。於未說前則無彼義，而諍彼義不成，故是不成相似之似破。（此二段，似是說出立宗過性之似破。）

ཉུང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། །	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ལས་སྔར་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ེད་ནི། །
似少	若說前能立

若於言說之前，增上增益是能立故，是缺減因相似（似缺因之似破）。於成立時，若不說因，尚成缺因。此於未說之前，則更非能立也。此中諍論無一切因義故，當知亦是喻缺減相似。（似缺喻之似破。）

མ་གྲུབ་པ་དང་འགལ་བའི་ངག །
239. 不成相違語

བརྗོད་པ་ལས་སྔར་རྟགས་མིན་ཕྱིར། །
說前非因故

མ་སྐྱེས་པ་མཚུངས།
未生同

（信慧譯作：生前非因故。）喻例如前。敵難云：言說之前，聲應非勤勇無間所發性。非勤勇所發故，亦應是常。如是所說，即不生相同。（是敵所出過。）如是亦有：

གཉིས་སུ་སྒྲོ་བཏགས་པ་ལས་འདོད། །
許由二增益

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།
二種

其中由增益說前為能立故，是不成相似。諸已生聲，由勤勇無間所發性故，成立為滅性。彼於爾時亦是有性。諸非勤勇所發性者，以義增上，增益為常性。

故是不定相似。（此說二種似破）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མི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སྟོན་པ། །
240. 顯不成所立

འབྲས་བུ་གཞན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་ཆ་ན། །
果由他性分

དེ་ནི་འབྲས་མཚུངས་
彼果同

喻如說云：聲是無常，以是果故，如瓶。敵難云：若由餘瓶之果性，所作是無常者，何成此聲之無常？

是果相同（敵所出過）。

སྨྲ་པོའི་འདོད་པས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སུམ། ། 說者欲三種	དེ་ལྟ་བུ། ། 如是

若諍云：若說者說瓶之果性，則於聲非有。爾時是不成相似。若諍云：若說聲之果性，則於瓶等之無常非有。是相違相似。若諍云：彼（聲之果性）於常性亦非有者，是不共故。是不定相似。又顯示同法故，亦是喻過相似。何以故？是取總法比度，非取別法。以彼義各別決定比量應無故。（若取別相則無正因，故不能比度決定諸義也。）

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དཔེ་ཡིས་གཞན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། ། 241. 同法喻成他	ངེས་བསྟན་[44]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་དག་ལས། ། 所說諸異品

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པར་མཚུངས་བཞིན་དག་ནི། །
為同法相同

言成他者，謂成反義，為能作因。喻如說云：聲是無常，勤勇所發性故，異法喻如虛空。敵難云：所說虛空，亦

與無質礙等為同法故，能成立為常。如是此等因中，以瓶為同法，與彼異品虛空亦說為同法。如是為同法相同（敵所出過）。

ཆོས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པས་
餘異法

　　言由所說異品，成立餘者，二喻如前。與瓶為異法喻。（如云：聲是無常，勤勇無間所發性故。以瓶為同法喻。敵難云：若由與所說瓶為同法故，由勤勇無間所發性，聲是無常。由與瓶喻是異法，由無質礙性故，則應是常。如是又如：聲是無常，勤勇無間所發性故，異法如虛空。敵難云：由異品喻與瓶是異法，無質礙故，則應是常。是約異法相同為難。）如是等之。

གཞན་ལས་མ་གྲུབ་བསྟན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　　　　མཚུངས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
顯餘不成故　　　　相同

ཐུན་མོང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། །
242. 共似有二種

　　若謂此由與無質礙等同法、異法相同故，對餘諍論不成者云：如吾等唯由同法異法，不成。汝亦如是。

彼是共不定相似。然於前宗，如無質礙性，勤勇無間所發性則不定非有。（意謂：如於後宗，無質礙性，於同法性及異法性，是不決定。而於前宗，勤勇無間所發性，則非不定。故不相同。此是共不定相似。）

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འགལ་བ་མི་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ཅན་བཞིན། །
樂成相同故	如相違決定

若作是思，如汝唯由同法，而樂成者，吾亦如是。

故是相違決定（不定過）相似。（以上是似因過之似破）

འདི་ཡང་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མེད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དཔ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འི་སྐྱོན་བརྗོད་ཡིན། །
此無隨行故	243. 說是似喻過

二種俱是不定相似，以未顯示於有因處宗隨行故，及未顯示無所立處因不有故。如後宗義，前宗亦爾。

喻相似之諍，亦配無隨行。

རྗེས་འགྲོ་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ཉིད་ལས། །	དཔེ་དང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འདྲེས་པ་ཉིད། །
由隨行顛倒	喻所立合雜

多唯由惡分別，而相比喻。如云：聲是如瓶，聲非虛空。彼中如是合雜，雖是顛倒，然有隨行。如云：諸無常者皆勤勇所發。及云：諸非勤勇所發見彼是常。

如是作已，應結云如是，及非如是。如後宗義，前宗亦如是。應相同故。彼是相似亦應道理。唯顯譬喻，則前後二宗，隨行顛倒相同。如於瓶二法皆應理，如是於虛空亦爾（二法，謂所立能立）。如是亦：

རྟགས་དེའི་བདག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་དབྱེ་བས། །	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རྣམ་པ་གཉིས། །
由因體差別	244. 似錯亂二種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ཕྱོགས་གཅིག་ཏུ་ངེས་པ། །	སྔོར་བ་སྨྲ་མ་ལ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། །
因一向決定	前量式非有

如是吾等隨世間量式轉，顯示同法異法相同。勤勇無間所發性，許為一向決定事因。說為似顛倒決定。

於前宗中，未有如吾等量式顯示一向決定。如是作同法相同，亦唯是他性無繫屬故。

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ས་ཆོས་མཐུན་ལའང་། །	རྣམ་རྟོག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།
說別於同法	245. 分別同

喻如前。敵難云：由瓶同法而說無常者，其中縱有同法，然由是所燒及眼所取等差別，唯瓶是無常。

聲非如是（非所燒等），唯聲應常，以非所燒，及是所聞性等故。由違所立而分別，故是分別相同。

或除譬喻，如餘法雖亦是所作性，然有是所燒與非所燒等。如是亦分別說是常、無常（聲常、瓶無常）。故名分別相同。

འདི་ལ་ཡང་། 此中	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ཅན་གྱི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གིས། ། 由錯亂差別
རྟག་པ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བ་ད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། ། 應常彼相似	སྤྱི་མིན་གྱིས་ཀྱང་གཅིག་ཉིད་དུ། ། 由不共亦爾

此中由有錯亂及不共因，如是應常，或應能破。（此即是說：由非所燒性等差別，或由所聞性等不共法，應是常故。彼是相似，似能破。）如自宗不成，顯示他不成故，應是能立。若是能破，則是共或不共不定之相似。若是能立，則是相違決定諍之相似。餘相亦是不定相似。（如外道計非實非業之聲，亦是不定相似。）

若說與所燒並存之勤勇無間所發性是無常之因者，則單獨現事與非眼所取性，由實性等，成為不定。此並存決定

之因，亦非如是。以單獨勤勇無間所發性亦具因相，故是不定相似。（敵謂必須二法相合乃是因，單獨一法則非因。如單以現事，或非根所取，則非是因。以實性等成不定過。

曰：非如是。以單獨勤勇所發性，亦是正因。故彼所說不定過，是似能破。）

ཐལ་བར་འགྱུར་ཕྱིར་ཁྱེ་བྲག་མེད། །
246. 應成一無別

以是說同法時故，彼等應成一性。（彼等指所立與同法喻。）敵對（非所立法）非所聞故，如其無有，由何了解為所立？（此句尚須研究。）言無別者，謂應無差別。何法與何法無差別？由無差別故與一切無別。

喻如由顯示同法喻瓶故，與諸餘法亦皆無別。故瓶上所有一切諸法，聲上亦皆應得。由是一切諸法互為同法故，皆應成一性。此中亦應無差別故，如瓶，而顯聲差別性故。由分別相同，非有極大差別。故是不定相似。於前宗中，非唯由同法說為無常，及非唯無差別而說無常。唯由不見無別，而能遮返，故是不定相似。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རྟགས་ཁྱད་མེད་ཕྱིར་ཡང་། ། མ་ག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ར་འདོད། །
宗因無別故　亦許似不成

為顯異於前說無別相同，故說亦字。其中除與分別相同無差別外，當說其餘無別相同。謂由宗因之義無差別故，喻例如前。敵難云：由非畢竟生故，所立與因之義非有差別。答彼曰：如是亦是不成相似，以於先無而生，增益為所立性，遂說宗因無差別故。

成者，謂先有已滅，當成為無。復應說為無差別相同，謂勤勇無間所發性既成立無常，復能成餘法，是無差別。如是亦是妨害所立之能立，即相違相似。

所燒性等是不定故，於一向決定，相違諍者，當說若見則非能害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་ནི་གནོད་ཆོས་ཀྱང་། །
又曰：　法能害所立

མཚུངས་པ་ཉིད་ཀྱིས་བྱེ་བྲག་མེད། ། 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སྐྱོན་ལ་འགལ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། །
247. 亦相同無別　因過似相違

སྐྱོན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་ཏེ་ཕྱོགས་ཕྱི་མ། །
非有過後宗

彼等謂同法相同等為後宗。若由後宗於一向決定，由同法等一向決定，應成相違。若於前宗，由所說不定，彼由破門及立門，以相違及不定妨害所立而相諍故，彼等是餘能破。若見不能害，如有相違者，勤勇無間所發性，於無常性是不錯亂。如是非所聞性亦爾。如是亦應說聲非所聞。

如是此中現見能害所聞性，而不見聲常性。由何能得無常性之比量能轉？由立宗過性，於前非所聞性不成。於何若見一向決定則無違害？如說第二塵，必是一塵為先，是粗色故，猶如瓶等。如諸極微，亦能成立為粗色，以瓶等諸法必以粗塵為先故。於彼當有何解答？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་གནོད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	གནོད་མི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འགལ་ཉིད་ཡིན། །
成害所立故	248. 無害則相違

於所立者，此中於法或有法皆可。若於彼成害，彼即相違性。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ས་[45]གཞན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ཀྱིས། །
宗由餘因顯

བསྟན་ན་དམིགས་པ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འོ། །
是可緣相同

若所立宗，亦由餘因顯示者，彼是可緣相同。喻例如前，成立無常。敵難云：此因於電等非有。此外由現量等亦成無常。若彼無而仍有，則彼非彼因。

除彼之外，以餘比量，此非無常之因，無遍相故。

如由林樹夜眠，而成立有心也（敵所出過）。對此亦云：
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དེ་དང་རྗེས་མཐུན་ཉིད། །
249. 因與彼隨順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དུ་མ་བཀོད་པ་ལ། །
列眾多所立

若以餘因成立為常，如是無常則成錯亂。故以餘因成立，則非是因。彼於無、無常不見。若能作因，成立餘果，則不成為彼之因故，非能了因。故是不定相似。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འི་དངོས་པོ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ཕྱིར། །
達所立事故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ཀྱིས་ནི་མ་ཁྱབ་ཀྱང་། །
因雖不能遍

ཐམས་ཅད་རབ་ཏུ་སྒྲུབ་མ་ཡིན། །
250. 非成立一切
མ་གྲུབ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སྒྲ་གནས་ཀྱི། །
似不成住聲

諸說不遍，非能立者，彼於無常復無餘因，於聲亦非無。假立為無故，是似不成。唯於所立無故，是為能破。彼

因於聲非無。於聲有故，亦非一切皆能立所立。如以蛇等所有夜間睡眠，便以成立林中所住皆有心思。

ཐེ་ཚོམ་བརྗོད་དོན་ཐ་དད་ལས། །
由疑說義異

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ཐེ་ཚོམ་རྩོམ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། །
於因起疑諍

若由假立宗義，因錯亂故，說為猶豫。因義於常，亦猶豫相同，是為反斷。喻例如前。敵難云：勤勇無間所發性，現見有顯有生，故成猶豫。此為說所顯，抑說所生耶？此不應理。若由彼因言無常者（為生無常者），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སྒྲོ་བཏགས་མ་ངེས་པ། །
增宗似不定

若見此勤勇無間所發性，成立滅性，如是增益無常生起。彼不定故而起疑惑。謂有由勤勇無間所顯，如草、水等。是似不定。以壞滅是所立故。諸所顯者，亦有滅性。故是不定相似。

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རྟགས་མ་གྲུབ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། །
251. 因則似不成

當知說增益因。若增益因勤勇無間所發故，生而破除者，是不成相似。以是見為勤勇無間所發，而說為因。非是勤勇無間所生故。

དོན་གྱིས་འདོད་[46]མིན་མི་མཐུན་ཕྱོགས། །
非義許異品

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རྗོད་དོན་གོ་མཚུངས་འདིར་ནི། །
說成義解同

如云：若勤勇所發是無常者，則以義說非勤勇所發之電等即應是常。如是為義解相同（敵所出過）。

དེ་ཡིས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་ད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། །
252. 成所立彼似

འཁྲུལ་པ་གཞན་གྱིས་བསྒྲུབ་བྱ་ལ། །
此由餘錯亂

本由勤勇所發性成立無常性。敵以非勤勇所發性增益常義。彼是增益不定，前已說。故是不定相似。

彼亦非成立常住之因，由何於所立當成不定。又由勤勇所發性故，成立為無常性。敵諍云：即無彼勤勇所發等，電等亦成立為無常故。彼亦是不定相似。

彼於常住亦非有故。

ཐལ་འགྱུར་མཚུངས་པར་འདོད་པ་ཡང་། །
許應成相同

གང་ཡང་གཉིས་ཀ་གཏན་ཚིགས་ལམ། །
二俱是因道

喻例如前成立時。敵難云：且此中言唯瓶無常，此有何因？

དེ་ནི་དཔེ་ལྟར་སྣང་བ་བཞིན། །
彼猶如似喻

彼如現見瓶無常成立，猶相諍者，謂是無所立隨行之似喻故。即彼相似。前於果相同中，已說無因隨行（喻過相似）。此等是：

ལྟག་ཆོད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ཕྱོགས་ཙམ་མོ། །
253. 諸反斷方隅

如彼諸反斷中，由缺減等相似性，非理而答。如是其餘相同等，（增相同、減相同、響相同、非響相同、道理相同、對喻相同、分位相同。）亦爾（亦皆非理，皆是似破）。彼等唯由量式少許差別，便成無邊。（非由義理差別。）

其中吾等說為缺減相似，不成相似等者，是於能詮立

所詮名。否則應說為缺減諍相似（似缺減諍）、不成諍相似（似不成諍）等。如是其文太繁，謂有處以不解反斷而顯示者，是由彼與反斷相繫屬故。有處以不定相（中性）顯示者，是由與彼答相繫屬故。言相同之聲，是一切之結句，當知成反斷相同也。如是吾等且說諸反斷中缺減相似、不成相似等。

ལྟག་ཆོད་རྣམས་ལ་རྩོད་སྒྲུབ་ཏུ། ། 論軌說反斷	ཕྱིན་ཅི་ལོག་དང་བརྫུན་ཉིད་དང་། ། 顛倒與虛妄
འགལ་བ་ཉིད་དེ་སྐྱོན་གསུམ་སྟེ། ། 相違性三過	གསུམ་པོ་ཐ་དད་དུ་[47]མཚོན་མིན། ། 254. 非表三各異

《論軌》中說：「有顛倒性、不真實性、及相違性答說過失。」其中「顛倒」者，謂同法、異法、分別、無差別，會與不會等中，有因可得。果相同等，說為猶豫。其中四種顛倒性者，謂於一向決定因所比而言不定者，謂由同法等說相違性。

一向決定者，如與不定成顛倒，亦是相違，是不共住故。如一向決定量，雖是真實，而言不定，則是虛妄。然能說為分別相同。此不應理。非無所燒性等便不見無常，以扇風等無常性故。他是以非所燒性及非眼所取性等，說聲為

常。非以所燒性等，成立瓶無常性。

對彼應作是說：非所燒等，非唯於常乃見，然於無常亦見。此是說他宗不定過失。此於前者能遍，若不能遍即非是因。他非於聲以勤勇所發性故比度為非所聞，而是以所聞性故，說聲應常。其答非與前宗相屬。

若謂：以同法宣說實爾，然以異法，是顯由無所立則定無因，非說若無所立，便無非所燒性。曰：縱然如是，然由隨行與倒返，顯二種喻，《論軌》中無。如說：無所聞性，無見常性，非所聞性亦不決定，故非是常（此數句尚須研究）。諸以同法及異法，比度為常。彼於此中若異法有性為喻者，則見所聞性為無常性也。（似應是：則見所聞性為常性也。）若如此作異法喻量者，則云：電是常，非勤勇所發性故。應無過失。非勤勇所發之虛空是常，及勤勇所發性是無常。亦見一向決定。他說：第二無差別相同，是諍無因。彼中無顛倒故，是說餘過。

如是以會不會非因相同等，總遣一切因故。又此非以能生宗義門宣說因過，是以能了。以彼與會不會之過失相繫，故非顛倒因。所緣相同，亦非顛倒因。以他亦非作如是諍論。是說無常另有餘因。然彼等是以不成所立故亦非是因，若法雖無（而彼能有），則此法非彼之因。如是當成此答，否則前宗當說餘事。第二、非能遍故，非顛倒因過。疑

因相同，亦非顛倒因。謂是增益所立與因義。若由立宗顛倒，而計為所說顛倒故，則一切因應皆成顛倒。

未說相同，亦非說為顛倒因。他非以能滅為因，是說於前已有說。亦非說時，得聲無常，已滅壞故。

果相同亦非說顛倒因，是以總內所攝之差別說故。

是故彼諸反斷，未見為顛倒因。「非真實」者，謂應成相同與義解相同等。其中且說應成相同，非是真實。以未見義因，而說所立故。此中亦能說為顛倒與相違，以是未見言見之顛倒與相違故。如是義解相同亦爾。如未緣所立無，而得緣無，即非真實。如是亦是顛倒與相違。「相違」者，謂未生相同與常相同等。其中由無先生聲性，故成相違。

若言無亦無常，亦是相違。如是亦非真實。有是常故，無則常性，無故，亦是顛倒故。常相同亦知其相違，亦能說是顛倒與虛妄，以無常與常相違故。

如是亦是顛倒與不真實，以說無常為常故。是故諸反斷中，顛倒、非真實、及相違性，皆相合雜，故不能說無有過失。

ལྟག་ཆོད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ལན། །	དཀའ་བར་རིགས་པ་ལྷ་མོར་ཡང་། །
反斷相難答	微理亦應知

ཤེས་བྱ་རིགས་པ་བརྟག[48]པར་ཡང་། ། ལྷག་ཆོད་གཞན་ལ་དེ་ཕྱོགས་ཙམ། །

理觀察亦爾 255.餘反斷少分

微細道理，謂同法異法相違而住。由觀察彼反斷，亦當成眾多反斷。由彼行相與會不會因，及異法相同等，皆非是有。於此喻中，無有同法異法相違而住。

未說反斷等，如說是牛故。牛實不成而謂成等，一切皆應廣以理觀察而了知。如是諸餘反斷，此說彼等少分。謂諸餘師若立若破若彼相似，僅略顯彼少分過失。其各別廣破及各別廣破所量者，於觀察勝論派理及足目派理中應知。了知一切外道之所量，唯是分別。彼所遍計諸事，非現量境故，如彼所計不堪觀察。

問：此由何義破其所量？曰：為顯此所量能量難以成立之外道宗無心要故，及為遮止彼樂著故，而造此論。非唯由此能入如來聖教。以佛正法非分別境故。若棄捨彼，聽聞大師法性，無大劬勞當能獲得。遠隔離故。

ཡང་བརྗོད་པ། རྟོག་གེའི་ཕྱོགས་ཙམ་སྨྲ་སྨེགས་ཀྱི། ། དེ་ཡང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་མ་བསྟན་ཅིང་། །

又曰： 分別力外道 彼相未顯示

རང་གི་སྒྲོར་བ་དང་ཡང་འགལ། ། འདོད་དོན་སྒྲུབ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མིན། །

亦違自量式 256.非能成樂義

གང་ཞིག་རྟོག་གེའི་ལམ་ནས་ཆོས་ཉིད་ལ་ཁྲིད་ན། །

由分別道引法性

ཐུབ་པའི་བསྟན་ལས་ཆེར་བསྒྲིངས་ཉམས་པར་གྱུར་པ་[49]ཡིན། །

遠離失壞能仁教

དེ་ལྟའང་དེ་བཞིན་གཤེགས་པའི་ཆོས་རྣམས་ཀྱི་མཚན་ཉིད། །

如是如來諸法相

གལ་ཏེ་གཞན་དུ་འགྲོ་ན་དཔྱད་པར་བྱ་བའི་རིགས། །

257. 若趣餘義當觀察

ཚད་མའི་ཕུང་པོ་སྐྱོན་དང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རྒྱས་པ་ཏུ། །

廣顯量蘊諸德失

རབ་གསལ་བྱས་ལ་འདི་རུ་དགེ་བ་ཅི་བསགས་དེས། །

此中所集諸福善

སྐྱེ་བ་སྐྱེ་བར་ཡོན་ཏན་ཡོད་མིན་ཤེས་པ་ཡི། །

生生知滅無德宗

གྲུབ་མཐའ་ཞི་ཞིང་འགྲོ་ལ་རྣམ་ཐར་སྟེར་བར་ཤོག

258. 願給眾生真解脫

ཚད་མ་ཀུན་ལས་བཏུས་པ་ལས་ལྷག་ཆོད་བརྟག་པའི་ལེའུ་སྟེ་དྲུག་པའོ། ། །

《集量論》略解卷六終

附註：本論藏文有兩種譯本；一是持財護論師與雅瑪參貫譯本（德格版論藏本），二是金鎧論師與信慧譯本（北京版論藏本）。今依前本，參考後本譯成漢文。該二本出入亦多，尚難定孰正。復有多處難以理解，尚企賢者更加研討，諸有誤譯亦盼校正。

法尊譯於中國佛教協會

一九八〇年三月九日至七月二十四日

註釋

❶「敬禮定量欲利生」另譯為「敬禮成量欲利生」。
❷ 此藏文字「རིག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ུས།」。
❸ 此藏文字「རྟོག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ྟག」。
❹「有翳膜等諸根識」原作「有翳膜等所根識」，此經校定者改正。
❺ 此藏文字「བྱ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དབྱེ།」。
❻「諍」字原作「征」，此亦為校定者改正。
❼ 此藏文字「ཉུ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ཉུག།」。
❽ 此藏文字「བསལ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གསལ།」。
❾ 此藏文字「རུ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ུང་།」。
❿「現義覺是果」另譯為：現義覺非果。
⓫ 此段法尊法師未翻之。
⓬「由所作義顯」另譯為：由非作義顯。
⓭ 此藏文字「རིག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ེག」。
⓮ 此藏文字「མི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མེད།」。
⓯「破《論軌》」原作「例破《論軌》」，此經校定者改正。
⓰ 此藏文字「ལ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ལེན།」。
⓱ 此藏文字「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པ།」。
⓲ 此藏文字「ལྷུ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ལྷོན།」。
⓳「總隨轉非愚」另譯為：總隨轉是愚。

⓴「翻此名相違」另譯為：翻此因相違。
㉑「若所樂違害」另譯為：遮所樂違害。
㉒「及返應成因」另譯為：非返應成因。
㉓ 此藏文字「མ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པ།」。
㉔ 此藏文字「བརྟེ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ྟེན།」。
㉕ 此藏文字「མི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མི།」。
㉖ 此藏文字「རྟག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ྟག」。
㉗ 此藏文字「གི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ཞིག」。
㉘ 此藏文字「རྒྱུ་བ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ྒྱུད་ལས།」。
㉙「非彼二過破」另譯為：非彼二過故。
㉚「無許為不許」另譯為：無所為不許。
㉛ 此藏文字「ཡི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མིན།」。
㉜ 此藏文字「གྲུབ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དྲུག」。
㉝ 此藏文字「བཅ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བཅད།」。
㉞ 此藏文字「གྱི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ན།」。
㉟ 此藏文字「ནོ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ནོར།」。
㊱ 因為這是偈頌，藏文應該是七個字，所以在此刪除了藏文版原有的ཡང་། 字。
㊲ 此藏文字「འཕང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འཕགས།」。
㊳ 此藏文字「བྱ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བྱ།」。
㊴ 此藏文字「པའང་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མ།」。
㊵「聲非捨身義」另譯為：聲非捨自義。
㊶ 此句藏文「སྒྲའི་སྒྲིས་རྗོད་པར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སྒྲ་ཡིས་སྒྲི་རྗོད་བྱེད་པ་ཡིན།།」。
㊷ 此藏文字「དང་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ཀྱི།」。
㊸ 此藏文字「རྟག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ྟགས།」。
㊹ 此藏文字「བསྟན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བསྟེན།」。
㊺ 此藏文字「ལས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ལ།」。
㊻ 此藏文字「འདོད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འདོན།」。
㊼ 此藏文字「དུ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དུས།」。
㊽ 此藏文字「བརྟག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རྟག」。
㊾ 此藏文字「པ།」《大藏經》作「མ།」。

集量論

班智達網址　http://www.panditatranslation.org/

作　　者	陳那菩薩
譯者與略解	法尊法師
中藏對照與編校	班智達翻譯小組
出　版　者	班智達翻譯小組
地　　址	72046台南市官田區南廍里79-26號
電　　話	0933-265-314

主　　編	班智達編輯群
文學統籌	班智達編輯群
封面設計	江宜蔚
內頁版型	菩薩蠻
排　　版	菩薩蠻
校　　對	班智達編輯群
印　　刷	沈氏藝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2015 年 11 月	初版

內頁小喇嘛插圖授權：陳冠榮

ISBN 978-986-92561-0-0

版權所有　翻印必究　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

◎免費結緣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（CIP）資料

集量論 / 陳那菩薩作 ; 法尊法師譯.
-- 初版. -- 臺南市 : 班智達翻譯小組,
2015.11
248 面 ; 17×22 公分
ISBN 978-986-92561-0-0(平裝)

1. 因明

222.14　　104026411